浪人・美女・劍

上冊

原作者：柴田練三郎
編譯者：黎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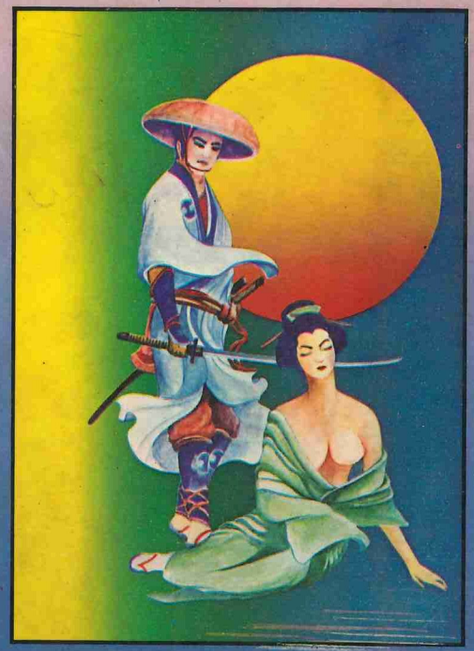
法律顧問：王富茂律師
封面設計：傅惠生

浪人・美女・劍

上冊

原作者：柴田練三郎
編譯者：黎　光

原作者：柴田練三郎
編譯者：黎　光
浪人・美女・劍
上冊
金蘭文化出版社印行



金蘭出版■必屬佳作

劍·女美·人浪

柴田錬三郎 著
黎 光 譯

金蘭文化出版社印行

絶世嬌妻

一

從飯盛山麓到龍釋村北邊，是昔日葦名家的重臣石部氏的舊館址。自從葦名家沒落之後，這一所耀人眼、醒人目的艷樓華閣，已被焚毀，只賸得一攤燒成灰黑的地基，看上去，今非昔比，淒凉異常。

但不知過了多少歲月之後，這一塊土地上，長出一棵高三丈六尺的櫻花樹，樹根盤繞好幾平方公尺，樹梢參雜著紅、白色的櫻花，蔚爲一大壯觀，人稱之爲石部櫻。每到一年一的度花季來臨，這裏更是三教九流、龍蛇雜處的好地方。尤其是若松城的人們，更不會忘了前來欣賞這樣花團錦簇的盛景。小攤販、做小生意的，也當然要到這裏來好好的撈上一筆了。

在樹梢頭不停搖幌的花朵，像極了一朵朵彩色的飄雲；當花瓣落下，帶出一陣花香，更令人感到心曠神怡，猶在仙境。這個地方眞是美極了！許多人趁着美好的花景，前來飲酒暢談，或是執筆爲詩，更深深助長了這一分迷人的氣氛。

附近，妙國寺的鐘聲響起了，就像落花一般，滲入人們的心扉。

在石部櫻樹下的一邊，來了三個彪形壯漢，昂頭濶步，腰上還掛著大刀。他們三個，年紀都還輕，很像是望族的家侍。他們還不停的對著路過的女嬌娃兒指指點點，說這個皮膚細嫩潔白，說那個身材豐潤；猜這個是多情小姐，猜那個是牀上娘兒們……他們愈說愈不像話。

突然間，他們三個人的六隻眼睛，同時瞪住一個地方。

「喂！崗部！你看！」其中一位大漢，用手肘推推身旁的伙伴。

「什麼？邪呼！那來這麼標緻妞兒呀？嘿！黑川！你認不認識她？我猜她可能不是普通武家的娘兒。」

「我不認識她。唉！只要漂亮就好，管她是誰家的人？你說是也不是？角井！」

「是呀！他媽的！眞够漂亮的！」

他們的眼光中，有羨慕有，嫉妒，還有一些邪惡的色彩。眞像是三匹餓了發昏的野狼。而那個被他們讚不絕口的女郎，也的確是漂亮。約莫二十來歲，穿一身樸素的衣裳，淡淡的妝，走起路來婀娜多姿。不要說是三個大漢，幾乎所有和她擦肩而過的男士，都要忍不住多看一眼。其實，這個女郎也只有在一年一度的花季，才會出現在賞花的人羣裏。但是她這一出現，簡直就像故意配合似的，人面櫻花相映紅，誰能不誇？誰能不讚？

「喂！」岡部、角井、黑川三個人互相使了個眼色，然後裝成醉漢一般，跌跌撞撞的向那個角井面前走去。岡部還故意朝著女郎豐滿的胸脯撞了過去。

二

這一撞，險些把女郎撞倒。

——啊！

女郎嬌嫩的叫了一聲，抬頭看了一看。那受了驚惶的眼神，若嬌若羞，更叫人無限的憐惜。

「啊！抱歉抱歉！眞抱歉！」岡部虛僞的笑笑，點了個頭。

「沒關係，不要緊的。」女郎也輕輕點個頭，正打算轉身離去，角井用手牽住她。

「喂喂喂！先別急著走，我們請妳去對面那家茶棚裏喝喝茶，算是我們對妳陪罪，妳意下如何？」

「不必了！對不起！我失陪了。」

「不不不！這是我朋友特地要向妳陪罪的一番心意，如果妳不答應，實在太不給面子了。」這時候黑川牽住她另一隻手。

獨自行動的婦女，常會遭受醉客非禮。但來找麻煩的又大都是身懷武技的武士。所以一

般人怕惹禍上身，對這種場面，即使心抱不平，也只是袖手旁觀。所以這三個莽漢，也就更加囂張。再加上這個女郎衣著普通，不像是貴族家的妻女，於是便加以非禮起來，故意用手撫摸她的身體。

「走啦！喝一杯茶有什麼關係？」

「同樣是加藤藩裏的人嘛！自己人何必這麼不給面子呢？」

女郎含著欲哭無淚的眼光，巡視四週環境，布望能有個救她脫離困境的救星出現。

「啊！你……」她突然轉悲爲喜，輕叫了一聲。

這時，走過來的是一個年約三十歲左右的武士，身材高大，面容清瘦而且沉鬱。

這個人一語不發，猛力向抱著女郎不放的角井、黑川一拳擊去，再一拳打中岡部的胸口，這三個人被打得東倒西歪，站身不住，女郎立即轉身跑回這個武士的身邊，緊緊的偎著。

「你是什麼人？上來報名！」

「膽敢向我們無禮，我們絕不饒你！」

惱羞成怒的三個人，看見對方也用沉靜可怕的眼光怒視着他們。

「你是那一家的人？」

岡部被擊了一拳，好不容易才穩住搖幌的身體，瞪住這個陌生的人，大聲威嚇的問：「我在本藩中沒見過你呀！」

「我是堀主水的家臣，五百江修太，她是我妻子照代，我不准你們對她非禮！」

這個人低沉的聲音，比他的年紀更老一些。

三個人相互使了個眼色。

三

「原來不過是個家臣的家臣，小小一個鼠輩，竟敢向我們如此無禮！」角井壯起膽子，向前走了一步。

堀主水是若松城藩主加藤明成的家臣，這個人自稱是堀主水手下的人，那就是家臣的家臣，職位是很低很低的。而另外那三個莽漢，是明成手下的人，雖然職位也很低，但直接侍候明成，比起來威風多了。

於是，三個人滿臉洋溢著仗勢欺人的傲色，全然不把修太放在眼裏。修太看到這種情形，非常憤怒的說：

「我不管你們是何方人士，反正誰欺侮我的妻子，我就教訓誰！」

「你胡說！我們並沒有欺侮你的妻子，我們只是要請她喝杯茶，陪個罪而已。」

修太看此等宵小，並非是可以理喻之人，於是轉身對妻言道：

「他們像是喝醉了，我們先走吧！」

正要帶妻離開現場的時候，三個人又橫路相阻，吆喝道：

「站住！」

三個年輕武士眼看著四週周圍觀的人愈來愈多，而堂堂一個明成手下的武士，怎可受此等低職位的人隨意捉弄？三個人顯然放不下臉，威脅修太說：

「向我們道歉以後才能走！」

修太停下脚，說：

「是你們不對，我沒要你們賠罪就已經算是不錯了，你們竟然還要我道歉？」

「什麼？要我們賠罪？可惡！眞是可惡之至！」

「你忘了你是什麼身分的人？」

修太聽完這些戲謔之言，微皺了一下眉頭，清瘦但結實的身體更加抽緊起來。

——哼！

用鼻腔哼了一聲，提起脚步又想走。

「等一下！」

「你想逃啊！」

「向我們道歉」

三個人同時叫出來。

修太這時似乎已經忍無可忍，這三個人說他是鼠輩，又仗勢欺人，始終糾纏不清，不給他們一點顏色看是不行了！於是，修太對妻子說：

「照代，妳先回去。」

「可是……」

「回去！去呀！」

照代懷著不安、擔心又恐懼的心情，漸走漸遠。

「我就不向你們道歉，你們又能怎麼樣？」

「你自己不想想是什麼身分，難道想跟我們比劃不成？」岡部沉不住氣，話才說完，大刀就已在照代面前閃著殺氣。修太只看了他一眼，轉向角井、黑川說：

「另外兩個人要幹什麼？」

四

「眞是個畜牲！不宰不行了！」角井和黑川被修太一句話，問得怒氣沖天，也咻——一聲，拔出大刀。

「哇！武士要打鬪了！危險哪！」

「快逃呀！不然會被殺掉啊！」

週圍圍觀的人羣嘩然而逃，但還是有很多人躲在安全的地方，繼續好奇的觀戰。

陰霾的天空，沉悶的空氣，三把武士刀在修太眼前不停的幌動，而修太却一動也不動，連手都還沒碰到刀柄，只靜靜站著，凝視著三個狂妄的對手。

「你爲什麼不拔刀？害怕了是嗎？」

「還是向我們道歉算了吧！」

「你那個漂亮的老婆已經回去了，向我們道個歉也不丟你的臉，快啊！」

三個人陸續的威嚇，要修太道歉，修太全然不看在眼裏，像似胸有成竹的說：

「請你們也報上名來吧！免得做個無名之鬼！」

「他媽的！好狂的口氣！」

「報就報嘛！怕什麼？」

「我是小姓組角井三兵衞。」

「黑川伍助。」

「烏廻役岡部彌在衞門。」

三個人昂然的各自報出姓名。

「島原之亂已經事過三年，天下好像很太平無事。」修太莫明其妙的說出這句話來，使得三個莽漢有如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你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少胡說，拔刀來！」

「如果不想拔刀和我們較量，就跪下向我們賠禮！」

修太依然動也不動，鎭靜得有如一座泰山似的。慢條斯理的用他那低沉的聲音說：

「虧你們還是藩中有名的武士，我看你們連拿刀的方法都不會！」一股明晰的冷笑，掠過那清爽的臉頰。

「放屁！」

「拔刀出來！我比劃給你看！」

修太這時才緩緩的，用右手推住刀柄。

「我看……是應該由我來教教你們！」

「畜牲！少廢話！」角井再也沉不住氣，呀——了一聲，一刀斬去，誰知此時修太早已拔出刀來，咻——一聲擊中角井的右手，角井手中的大刀，頓時拋向半空之外。修太又在角井的頸項上賞了一刀，轉向右側來襲的黑川狠命的擊過去，打中了黑川的左肩膀。

岡部站在一旁，看這個不到兩分鐘的打鬪，早已嚇得臉色全變。修太跳到岡部面前，用刀抵住他的喉頭，更使得他氣也不敢喘，僵直的站著，兩脚直發抖。

「要不是我用刀背跟他們兩個人打鬪，恐怕你們幾個都要見閻王去了！」修太仍是很沉

靜的說：「走吧！把他們兩個帶回去！這一次饒了你們三條狗命！」

五

照代回到小得只有三間房間的屋子，胸口七上八下的跳個不停。好不容易，聽到修太的脚步聲自不遠的地方傳過來，連忙衝到房門口：

「修太！你有沒有受傷？」

修太不顧妻子的關問，逕自爬上榻榻米，笑也不笑的躺下來，說：

「都是一羣笨蛋！」

那些人怎麼了？一定被你打得很慘吧！」

修太靜靜的凝視著照代美麗的臉孔，細嫩的皮膚，他想：我實在沒有資格娶這麼漂亮的女孩爲妻。

修太曾經不只一次這麼想過，每一次凝視著照代的時候，都要這麼想一次。

「我教訓了兩個，留一個帶他們回去！」

「我看他們不是普通家老的下手，恐怕……會惹出麻煩來。」照代不安的說。

「是他們自己不對，在場的證人又那麼多，不要緊啦！」

「是。」照代溫順的低下頭，露出白皙的後頸，襯托著那一頭秀髮更烏黑，更美。

「唉！我實在放心不下！」

「爲那些人嗎？」

「不止是爲他們那些人。」

「那你還有其他煩心的事嗎？」

「我太不放心妳，因爲妳長得太迷人了。」

「你少胡說！」

「事實如此，今天這種事已經不是一次、兩次，以後還不知道多少年輕人要爲妳的美色迷得神魂顛倒呢！」

「好了！你在胡說些什麼呀！」

「我能娶妳爲妻，實在是三生有幸，爲妳做任何事都應該是義不容辭的。可是，萬一妳的身體遭受到傷害，那……唉！我眞是不放心妳！」

「不會啦！會發生什麼事呢？」

「妳不知道，美色是最容易引出麻煩的禍端，如果可能的話，我眞想把妳藏起來！」修太把手臂在腦後交叉起來，當成枕頭，眼睛瞪著天花板說：「今天實在不該帶妳出去，每次帶妳出去都要出事。」

「可是，一年才一次哪！」

「問題就在這裏啊！我不能老把妳關在家裏，又不敢帶妳出去，妳……唉！眞是！」

六

修太的神道流刀法，是無人不誇，無人不讚的。但是他的爲人，在朋友之間，却得不到好評。

這並不是因爲他做人奸小，而是因爲他太過於爽直，經常在言辭之中得罪別人。他的朋友說他是開不得口的人，他一開口，就會令人很不高興的走開。

修太的父母早死，只留下一個弟弟修次郎是他唯一的親人。後來，修次郎又進入成瀨家做養子，藩主明成看他面貌淸秀，於是召他爲近侍。修太自己，則只是藩主明成手下的家老——崛主水的家侍，地位極低，俸祿只有五十石。

在這種處境之下的修太，本來是壓根兒也不敢想要娶妻的，誰知上天有意安排，竟然讓他娶得了一個絕世嬌妻，經常使他感到非常幸運，也非常不安。

照代的父親藤木安左衞門，是若松城前一位藩主蒲生忠卿的家臣。寬永四年，忠卿死後，由加藤明成代立爲藩主，於是照代的父親便遷居山中，退隱爲鄉士。

安左衞在三年前病歿，照代獨自照顧年老多病的母親，生活非常困苦。由於十八歲的照代，已長得婷婷玉女，許多人前來提親都被謝絕，最後，險些被惡棍宵小騙賣於江湖，好在修太正好繳糧完畢，在返鄉途中，救了照代母女。

照代母親，看修太厚實，很是喜歡，於是在臨死之前，把照代的終身，委託了修太，因此修太就娶了這位年紀比他小十三歲的嬌妻照代。

這眞是一件巧妙的姻緣，修太連作夢也沒想到自己會這樣幸運。其他的友人，更是投以羨慕的眼光，使修太憑添不少欣慰。但是，緊跟著幸運而來的，是層層重重的不安和危險，因爲，實在有太多的男人在覬覦照代的美貌，修太要是不加以小心防備，不知何時，照代就會被其他歹徒奪去了。這種事，並不是沒有發生過，就曾經有人寫信給照代，被修太逮著，削去頭髮，那個人發誓再也不敢接近照代以後，就消匿無踪，到底到那裏去了，恐怕只有修太的大刀知道。

也許，正因爲這個原因，修太全身上下都洋溢著一股殺氣。但是，即使如此，修太和照代，還是一如新婚夫婦一般恩愛著。

七

石部櫻樹下之事發生過後，修太和照代各有煩惱：修太擔心還會有更多的人來找照代的麻煩，照代擔心那三個武士，會找那些城中其他的人手來報復修太。結果，還是照代的煩惱首先應驗。

城裏的刑事組長，名叫越村吾兵衞，他受命要求崛主水交出修太，由刑事組查辦這件事情。但崛主水拓絕了。因爲刑事組本來是無權提出這個要求的，崛主水務必把事情詳細調查一番以後，才能下決定。

崛主水召喚修太來到跟前，問明事情原委之後，再給刑事組答覆說：

「這件事情，根本就是角井、黑川、岡部三個人的不是，還要我交出修太讓你們調查，這話要從何說起？我絕不交人！」崛主水的語氣非常堅强果決。

「川合先生和井上先生也希望能拿到修太，他們說這樣比較好辦事情。」刑事組只好又搬出兩個助陣幫手，打擊崛主水。

所提出來的川合和井上，一樣是加藤明成藩主手下的家臣。但是，由於崛主水的態度嚴正不阿，許多其他家臣都與他不和，就連城主明成，也相當忿妬崛主水。無奈崛主水是前大將軍秀忠交給前一位藩主的——也就是嘉明時代的家臣，要處罰他，必須先上告幕府。明成不願讓幕府知道自己城內紛亂的情形，對於崛主水，他也只好隱忍下來。

再說，自從大坂之役以來，雖然事過二十五年，但是那一股餘風仍然遺留下來，家臣不再像以前那樣絕對的服從藩主了。更何況崛主水是年資已老的老家臣，不但不必太過於服從藩主錯誤的命令，並且還可以直接指出藩主的錯誤，甚至於，如果在此地實在待不下去了，可以另外找個藩主投靠。只是一般人還不敢輕易抱有這種態度，免得變成一個無主的浪者。

因爲要找第二個藩主，畢竟還是不容易的，而且成爲浪者之後，就更不可能再登朝爲官。所以一般家臣對藩主，總是卑躬屈膝，不像崛主水這樣態度强硬的與與藩主對峙。

藩主明成對於崛主水既無法壓制，又不願忍受他那有話必說的態度，只好漸漸疏遠崛主水。但內心的怨恨，還是像火一樣的燃燒著，只要有機會，明成就想抓住崛主水的尾巴，找他的麻煩。

「這個死老頭兒，每次都喜歡在我面前誇耀先代的功勞，根本就不把我這個藩主放在眼裏。」每當崛主水要明成學習嘉明藩主的勇武明智，明成就在暗地裏，這樣痛罵著崛主水。

八

「崛主水先生的手下五百江修太，仗著崛主水的勢力，膽敢向我們無禮！眞是無法無天的暴行！」角井、黑川、岡部來到刑事組的時候，是這樣通報的。

刑事組組長越村，心底暗自嘲笑這三個人大如牛的武士竟然敗在一個小小的修太手下，該不知是如何醜陋的場面。但因爲越村一向和崛主水不和，所以也樂得趁這個機會找找崛主水的岔兒。但一個人力量不够，必須聯絡川合和井上兩位先生才行。

於是，越村、井上、川合一同來到崛主水府中，要求崛主水交出修太。

崛主水的佣人篠村，看見三個城裏的高級長官，來勢洶洶，嚇得趕緊通報崛主水。

「斷然拒絕！沒有第二句話好說。」

「是！」篠村又慌慌張張的跑出門外。

——糟了！他們果然找上門來了！

崛主水心裏有數，漠然的搖搖頭。正在思索之際，果然川合和井上兩位先生親自前來提出要求。看來，崛主水不能不採取行動了。

第二天，久不上班的崛主水來到城殿，與川合九郎兵衞，和井上加之助兩人，大聲吵鬧了起來。

「岡部、黑川、角井三個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調戲良家婦女，本來就有罪，更何況他們調戲的是修太的妻子，修太以保護妻子的立場稍給他們一點教訓，有什麼不對？爲什麼苦苦要我交出修太讓你們治他的罪呢？」

「事情並不是這樣，據他們三個人的供述，當時因爲他們不小心弄髒了修太妻子的衣裙，正在向她陪罪的時候，修太自己喝得酩酊大醉，不問青紅皂白就大打出手，打傷了這三個人。」

「修太從來是滴酒不沾的，你有何證據，證明修太的不是？」

「有的，現場有人親眼看見，可以作人證。」

這個證人，其實是密探椋十的手下，他們用重金買通這個人作僞證，以便加害於崛主水和修太。

「哦？是眞的？你從頭到尾都看得一清二楚？」

是的！我看得很清楚。」

「如果眞是這樣，三個年輕力壯的武士，竟然被一個醉客打得如此模樣，倒也有趣。」

川合九郎兵衞等人，此時啞口無言，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井上加之助才接著說：

「他們三個人因爲看修太醉酒，不想和他計較，所以當時沒有還手。」

「沒有還手，那爲什麼手上的刀會被打入半空中呢？唉！我看武士道的精神沒落了！」

「崛主水！你怎可爲了庇護自己的手下，竟然侮辱起藩主手下的人沒有武士道精神？」

「既然是藩主手下的武士，更應該有武士道那種知廉恥的精神才對，像這種敗壞武士道精神的武士，早該切腹自殺才對。」

九

川合、井上兩個人說不過崛主水，於是向明成提出控訴，話中當然是說些對自己有利的。明成聽罷，更是火上加油，對崛主水更加憤怒。

「崛主水膽敢侮辱我的手下，我絕不善罷干休！去！用我的命令，非叫崛主水交出修太不可！」

殊不知，崛主水得理不讓，對於藩主明成公文式的命令，也不予理睬。

「縱然是藩主親自下達的命令，事違情理，我也絕不服從！」崛主水倒並不是一昧袒護修太，而是他實在無法聽從城主明成昏昧的判斷。再說，明成對他怒怨的心情，他並不是不知道，但是這種命令，分明是感情用事，故意與他挑釁，如何能聽？如何能從？

明成得知崛主水頑固的不服從命令，早已氣得全身發抖，狂聲大吼的說道：

「可惡的死老頭兒？連我的話都不聽了？那以後，我拿什麼來維持城中的規矩？」

「明的不成來暗的，我們不妨暗地殺掉修太，不就萬事太平了嗎？」

「嗯！」

凡是反對崛主水的家臣武士，集在一起討論一番之後，則向明成這樣建議，否則，明成和崛主水之間，恐怕要永遠僵持不下了。而明成也爲了要逞心中之快，於是答應由他們私底下去解決。

因此，修太的屋旁每到夜晚，就有來路不明的黑影出沒不定。但是這些黑影也許是害怕修太的刀法，一直不敢輕舉妄動，而且崛主水府中，其他的武士也說不定隨時會出來助陣，如果輕舉妄動，只恐怕到時要得不償失。所以，修太家中，一時尚還平靜，只有照代時時刻刻都在提心吊膽，深怕出事。

「我好害怕，不知道會不會發生什麼事。」

「別怕！只要有我在，絕不讓他們動妳一根汗毛。」修太摟緊打哆嗦的照代，溫柔的安慰她。

「可是，萬一他們趁你不在的時候……」

「是啊！我也正在爲這個問題煩心。」

白天，修太必須到崛主水府中工作，其他宿舍的武士也是一樣。萬一歹徒趁著大家都不在的時候，非禮照代……修太每一想到這個問題，腦子就像要迸裂開來一樣難受，但他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整天在家保護照代的。

——如果失去了照代，我活著也就沒什麼意義了。修太總得想出個萬全之策才行。於是他向崛主水提出了這個問題：

「崛主水主君，我想，我想辭職。」修太低沉的說：「我想帶著照代離開這個地方，免得那些凶神惡霸，每天都在算計照代的美色。」

十

「照代？」

崛主水只想到與藩主明成嘔氣，對於引出事因的照代，全然不放在心裏。這會兒聽修太提起，才稍稍注意起出事的根本原因來。

「是的，對我來說，任何東西、任何代價，都不能取代照代在我心裏的地位。」修太以鄭重的語氣說出這句話來。

「你眞是個傻瓜！」

「我承認！」

「嘖！你！唉！我說你呀！男子漢大丈夫，應該拿出意志來呀！」

「可是，我實在深愛我的妻子。」

崛主水被弄傻了，以他這個老武士來說，女人，不過是尋歡生子的工具而已，對於什麼愛情，他根本從來沒有想過。

「你眞那麼愛她？」

「是的。」

「長得很漂亮嗎？」

「天下絕色！」

「你這個傻子，說話還眞坦白哪！」

「是，可是，我，我只會這麼講呀！」

崛主水再一次仔素的端詳修太消瘦而蒼白的臉，這張臉應該是與女人無緣的，怎麼會如此痴迷呢？

「如果眞是這樣，那你就把照代帶到我府內作女侍吧！」

「哦？」

「除非有人吃了豹子膽，否則誰敢來我府內冒犯呢？你覺得這個主意如何？」

「是，一切就依您的意見。」

修太也覺得這個方法頗爲妥當，請長假，又能帶著照代躲到什麼地方去呢？再說，逃出去之後，生活又成了一個問題，豈不更苦了照代？」

「承蒙主君恩寵，我，實在感激不盡。」

「好，你同意了，就把她帶來吧！」

崛主水的俸祿，足有八千五百石，多養一個照代，應該是不成問題的。

當天，修太就把照代帶到崛主水家中作女侍，這裏是非常安全的，修太很放心。可是，臨別依依的滋味，却也是很不好受的。

「照代，我們就要分別一段日子了。」

「請君多保重，我暫時不能在你身邊侍候你了。」

「唉！一想起要跟妳分開，活在世上就完全失去了意義了？」

「不要胡說，短暫的分離又有什麼關係呢？等風聲放鬆一些，我們不就又可以相聚了嗎？」

「照代，妳眞有勇氣，我眞佩服妳！」

修太緊緊的擁著照代，那種依依不捨的戀情，眞不像個神道流的高手，難怪常有人說：英雄難過美人關。

手足情深

一

修太獨自坐在黑暗的房間裏，雙手抱在胸前，本來就已經很陰沉的臉，這時候變得更黯然失色了。

把照代留在崛主水府內，獨自回家之後，他就一直呆呆的坐著。一切都沒有改變，天氣也頗算清爽，但是，修太就是提不起勁，彷彿失去了照代的世界，就是再也沒有生氣的世界。

——唉！照代……照代不在這個屋裏了。

一向血氣方剛的修太，這時候才知道他是多麼需要照代，是多麼深愛著照代。一旦照代不在身邊，這一股令人難以忍受的孤寂空虛，猛烈的襲擊著他，其勢之洶，要强過任何與他敵對的力量。

除了空虛寂寞之外，修太仍舊很不放心照代，儘管崛主水府中是最安全的地方，但每一

想起其他人對照代不懷好意的眼光，修太就要感到全身抽緊，血液沸騰，彷彿整個人就要燃燒起來似的難以忍受。

——崛主水府中雖然很安全，會不會還有其他男人要欺負照代？

——我讓照代離開我的身邊，到底做對了沒有？

——唉！我應該放心才是，崛主水會幫我照顧她的。

——照代……好想妳……。

修太消瘦的臉頰，顯起了一點紅暈。三十多歲的大男人，怎的像個不經事的少年呢？修太也覺得很不好意思，暗自笑笑，站起來想弄點東西吃。可是一想到煮煮炒炒的工作，又覺得很麻煩，乾脆不吃算了。

要是平常的日子，照代早已經把晚飯準備好，用嬌柔的聲音請他吃飯了。即使是粗菜淡飯，也會覺得非常滿足，但是照代不在，他連一點胃口也沒有。

——照這樣下去，我明天以後要怎麼生活下去？不行！我要站起來才行！

一再勉勵自己，還是起不了作用，修太仍是呆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不知過了多久，修太突然警覺的跳到牆邊，緊緊的貼著牆，手裏拿著刀，慢慢移到門口，豎尖了耳朵，輕輕打開大門。

果然不錯，正向著門口的巷子裏，有兩個相向的黑影。

二

這兩個黑影，其中一個是年約二十多歲的年輕武士。但是看他的穿著，不像是附近收入微薄的人士。這個人的對面，站著一個全身穿著黑衣服的密探，形體有如青蛙，看不出有多大年紀。

「什麼人？報上名來！」原來兩個人並不相識，不是同道的伙伴。

覆面的黑衣人，被對方威嚇的問了一句，並沒有回答，反而向後面跳開約三公尺，然後說：

「你是成瀨嗎？後會有期，失陪了！」覆面人說完之後，隨即像隻飛鳥般消失了。

「等一下！」

年輕武士正想追去，修太趕忙喊住他：

「修次郎，算了！」

「啊！大哥！」

年輕武士轉身過來，緊張的表情瞬間放鬆不少。

原來，這個年輕武士不是別人，正是修太唯一的血親——現在正被成瀨家收養爲養子的弟弟——修次郎。

修次郎被城主明代召爲近侍，隨侍在城主身邊。

「修次郎，你現在是明成城主的人，同時也是成瀨家的養子，沒什麼事，不要隨便到我這裏來，知道嗎？」修太一臉嚴正的說：「千萬不要因爲我，影響到你的前程，你好不容易才被城主召爲近侍，要好好把握！」

自從父母雙亡，修太就把全部心力，全部希望，寄託在比自己小十歲的弟弟身上。雖然名分上是兄弟，但實際上，修太疼愛自己弟弟的感情，更甚於一般父親疼愛自己兒子的感情。在照代還未出現以前，弟弟就是他全部的生命。儘管照代在修太心目中佔有很重的分量，但修太仍無時無刻不惦念著弟弟的一切。

以修次郎而言，修太是他唯一同脈同根的兄長，不管修太口氣多麼冷淡無情，他還是十二萬分的欽佩著修太。他常說：

「如果見不到大哥，我就不要住在成瀨家。」

每當修太聽到這一句話，也就再也忍心不下，一定要弟弟回去不可了。

三

話雖如此，但現在自己身上有了麻煩，而且崛主水和城主的關係也日趨惡化，修太實在不願讓弟弟也被牽涉在內。更何況修次郎被成瀨家收養的七年當中，沒有任何人知道他們之間的實質關係，萬一事風敗露，對誰都是有害無益的。

「有什麼事嗎？」修太故意用很冷淡的聲音問。

「我有事要告訴大哥。」修次郎根本不把修太的冷淡放在心裏，還是用很明朗的聲音回答。

「剛才逃走的那個人是誰？」

「我不知道，我來的時候，他正好也朝大哥家的方向走來，好像要密探大哥家裏的情形。要不是他逃得快，我一定要抓他回來，好好的問一問。哦！大哥！他這個人身手很敏捷呢！」

「我看，很可能是密探。」

「嗯，很有可能！」

「最近常有行踪不明的人，在我家四週出沒，這種時候，你還是不要來，免得危險。」

「是，可是……」

「這裏說話不方便，進我屋裏來。」

修次郎隨著修太進入屋裏，向四週不停的巡視。

「大嫂呢？」

「在崛主水府內。」

「嗯！這樣很妥當。」

「你是不是聽到什麼風聲了？」

「有一個叫角井三兵衞的人，大哥認不認識？」

「在石部櫻樹下，被我制服的三個人當中，好像有一個人報過這個名字。」

「對！就是他！我聽到他跟他的同伴黑川伍助在商量一件事，跟大哥有關！」

「他們說什麼？」

「他們要趁著大哥不在的時候，來把大嫂帶走。」

「眞是卑鄙的小人！」

還好，照代現在在崛主水府中，一時不會有什麼問題的。修太想了一想，又說：

「你就是爲這件事情來的？」

「是的。」

「眞謝謝你，修次郎！不過你放心，照代在崛主水府中很安全，不會出事的，難道他們這羣宵小，眞敢闖入崛主水府中拿人嗎？」

四

「可是，外面關於大哥的風聲很緊，大哥要多小心才好。」

「你放心，他們還沒有那個膽量來冒犯我。」

「我相信，可是……」

「我最擔心的，還是崛主水和城主之間，關係日趨惡化，我眞是不願意他們爲我的事情爭執不休。」修太緊鎖著眉尖，很憂鬱的說。

「是啊！明成城主非常怨恨崛主水，而且井上和川合也千方百計要陷害崛主水。

「我就是怕爲了我的事情，影響到你的將來。還好，知道你是我弟弟的人不多，你可千萬不要向外面人透露。」

「你是我大哥，我是你弟弟，我覺得很光榮啊！爲什麼要隱瞞事實？」

「傻瓜！我平常是怎麼告訴你的？能隱瞞多少，就隱瞞多少，不要隨便暴露身份！」

「可是，要是大哥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總不能不聞不問吧？你是我唯一的親人哪！大哥！」

「你不要忘記你是成瀨家的人。」

「這個我知道，但是，事非得已的時候，我還是要站在你這邊，我寧可不做成瀨家的人。」

「不行！絕對不行！」

「大哥！你說什麼話我都聽，只有這句話，恕不能從命！」修次郎語意堅定的說。

修太看著自己弟弟忠實的臉孔，也不能再說些什麼了，只好拍拍弟弟的肩膀，說：

「唉！修次郎，我知道你的用心，但是……除非事非不得已，不要隨便來找我，我如果發生了什麼事，你就當作沒看到好了。」

「是！」

「你回去吧！」修太說：「如果被人家看到你在我屋裏，事情就不妙了。」

「剛剛那個密探看到我，他還知道我的名字！」

「不要緊，他不知道你我是什麼關係？你以後少來我這裏就行了。」

「我盡力去做就是了，但我要是聽到有什麼風吹草動，還是會馬上來通知大哥的。」

修次郎依依不捨的離開修太，垂頭喪氣的漸走漸遠，消失在通往桂林寺的大路上。

五

成瀨家的隔壁，是擔任城裏管賬職務，俸祿六百石的內藤右京。

修次郎的養父已過逝多年，家除了佣人、妹妹以外，沒有多少人口。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修次郎經常溜到內藤右京的院門，向裏面窺視。

又是一個有著朦朧月色的晚上，村內一片寂靜，修次郎又步履蹣跚的走到內藤家門口，好幾次墊起脚跟，向裏面偷看，但是除了透過樹縫間，灑在地上的月色以外，什麼也沒有。

修次郎似乎很失望的，重新在內藤圍牆外徘徊，繞到後院門口，又繞回前院門口。繞了好一會兒，修次郎發現後門微微打開了兩、三寸，儘管月色朦朧，修次郎依然可以看到有一張白淨的臉孔，自門內探出來。

「修次郎！」

「阿妙！」修次郎肯定對方正是他所等待的人，就欣然雀躍的靠過去。原來，對方是個面貌清秀可愛的女孩。

「你說八點來，害我剛才緊張了好半天，在院子裏等了很久。」女孩不安的再向屋裏面看了一眼。

「你家裏的人呢？」

「我爸爸去川合先生家裏，媽媽受了點風寒，正在屋裏休息。」

修次郎聽完女孩的話，才放心的牽起她的手，女孩也嬌羞的偎在修次郎懷裏。隱隱的暗香，自女孩身上散發出來。修次郎聞到這種令人欲醉的香味，滿腦子都浮現出五彩繽紛的圖畫，彷彿已把所有的煩惱，都拋到九霄雲外了。

「阿妙，那件事情怎麼樣了？」修次郎問。

「我拼死也要拒絕這門親事：」女孩嘟起小嘴說。

「妳拒絕了？」

「嗯！可是我爸爸媽媽都很生氣，都一直逼問我爲什麼原因要拒絕，我……」

六

「這也難怪妳爸媽要認爲這是一門天賜良緣，因爲川合先生俸祿五千石，又是居任城裏要職，他的兒子八彌將來必定會繼承父親遺棄，那種榮華富貴，那裏是我能比得上的呢？」

「唉呀！人家煩都煩死了，你還在滿口胡說什麼，我可不稀罕什麼榮華富貴。」

「阿妙，我很相信妳的心意，可是妳父母親……」

「不管我爸媽怎麼決定，我一定不順從這門親事！修次郎！你……快點向我爸爸提親嘛！」

女孩兒已經把最難爲情的希望說出來了，修次郎不能再不正視這一件事。但是論及婚嫁的事情，並不這麼簡單就可以實行。除了大哥的事橫阻在前，自己的身世，更是一大問題。結婚的時候，身分是要被詳細調查的。一旦被人家知道他只是成瀨家的養子，必然要繼續調查他原來的姓氏家族，如果內藤右京知道他是五百江修太的弟弟，那是斷然不會把女兒嫁給他的。這倒並不是因爲羞恥，而是因爲修太的主人崛主水，與藩主和城中其他家老敵對得很厲害，修太這會兒又惹了一身麻煩，使得崛主水和城主之間的關係更加惡劣，誰願把女兒嫁給一個牽連到這種關係的人呢？

——唉！眞是……

修次郎雖然覺得婚事最大的阻礙，還是來自於大哥修太，但是，這事無論如何，也不能怪罪到大哥身上。只好自己隱忍下來，等待時機到來，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了。但這件事，必須向阿妙解釋明白才行。

「阿妙，妳聽我說。」

「嗯！」阿妙眨眨純稚閃亮的眼睛，凝視著修次郎。

「妳知道，我是成瀨家裏的養子。」

「是啊！是不是因爲成瀨家女兒……」

「不是，妳不要亂猜，我要告訴妳，我本來是五百江家的人，五百江是崛主水的手下。」

「這有什麼關係呢？」

「阿妙，那個叫五百江修太的，是我大哥。」

「啊？五百江修太是你大哥？」修太的事，阿妙略有耳聞。但她做夢也沒想到，惹了一身麻煩的修太，意然是自己愛人的哥哥。

修次郎點點頭，說：「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我暫時不能向妳父親提親，等這件事過了以後再說，好嗎？」

七

阿妙只好無奈的低下頭，突然又想起什麼似的，猛一抬頭。就在這一剎那間，她看到修次郎背後有一隻黑影躍過。

「啊！那是誰？」阿妙驚叫了一聲。修次郎立即身手敏捷的把阿妙推進屋裏，把門關上，回頭一看，那黑暗正在馬路轉彎的地方，向這邊看來。

——那個人是誰？這麼晚了，到這兒來幹什麼？

修次郎正在猶豫是否要若無其事的向黑影走過去，還是回頭走掉比較好些。

——對，這個時候，最好少惹事爲妙，趁他還沒看清楚我是誰，走了就沒事了。

修次郎於是轉回頭，自顧自的跑了一段路，以爲沒有人追踪過來，停下脚步回頭一看。

——啊！天哪！他是怎麼追過來的？

那隻黑影，像個不散的陰魂似的，停在一百步遠的地方。修次郎簡直被這隻黑影輕步如飛的追踪，嚇得魂不守舍，連忙拔腿再跑，跑了好一會兒，停下來回頭一看，那隻黑影還是緊跟著他。

——天啊！那有人的輕功練到如此火候；一點兒脚步聲也聽不到？

——好吧！既然他要追過來，那就看看他想幹什麼？

修次郎壯起膽，大步大步的向黑影站處靠過去，直到可以明顯看到對方的時候，才站住脚停下來。

——哦！又是你！

原來，這個人就是在修太家門口遇到的那個人。

「下流！你爲什麼緊跟著我？」修次郎憤然叫道。

「成瀨先生，你又爲什麼老躲著我？」對方暴出一聲冷笑，用輕蔑的口氣說道：「怕我？是不是？」

「笑話！」

「那又是爲什麼呢？你倒是說出原因來呀！」

「你先報上名來！」

「咦？是我先問你，應該由你先回答才對呀！」

「我，我並有躲著你呀！」

「嘿！難道成瀨先生，走路一向都是這麼快的？咦？這也不對呀！你剛才在內藤家門口，又像隻蝸牛似的，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你幹麼老纏著我，說！你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曉得該怎麼說，大概，我生性就有跟踪人家的劣根性吧？」

「下流！」

「嗬？下流？我下流？那，三更半夜的，像隻貓一樣溜到人家後門，和大家閨秀幽會，這可算是上流的嘍？」

修次郎這時已氣得全身發抖，但自己的確有些難言之隱，不便與對方爭執，只好忍下來，瞪着對方。

「你想想怎麼樣？要錢，我給你錢。」

「哈哈哈……」對方昂然大笑道：「你眞聰明，想用錢堵住我的口？」

「是呀！要錢，給你錢，這算得了什麼？」

「好！賞你一次光，拿來！」對方伸出手來，等著修次郎把錢放在他手心裏。

「哦！」修次郎自懷中掏出一兩二分錢，放在對方手心裏，道：「我身上只有這些，拿去吧！」

「有多少？」對方保持原來的姿勢，動也不動。

「一兩二分。」

「一兩二分？太少了吧？」

「我說過了，我身上只有這些！」

「那不行，我這張嘴這麼大，起碼要五兩錢才能堵得住啊！這樣好了，不够的，我明天來拿，你把錢放在後院牆上就成啦！我自己會來。」對方把手心一收，笑道：「這個，我就先收下嘍？」

「可是，今晚上的事，你一個字都不能說。」

「沒問題，只要五兩到手，我什麼都不說，嘿嘿！我這個人啊！別的好處沒有，挺健忘的，哈哈……」

「還有，我問你，你去五百江家裏幹什麼？」

「哦！五兩錢，還攀不上這個交易。」對方猙獰的笑笑。

「那我再加一兩。」

九

「再加一兩，好！够意思！我說！」對方道：「我是藩裏的密探，受上司之命事辦，如此而已。」

「上司？五百江家裏有什麼問題嗎？」

「我不知道，上司只是叫我去看看五百江在家裏做什麼，我就奉命行事，去五百江家裏

看看，就這樣而已呀！」

這麼說，事情僅此而已。

「好，你去吧！」

「別忘了明天，一共六兩……」

「知道，不會忘的」修次郎苦笑一聲，回到屋裏，佣人左內從屋裏走出來。

「唉！你到那裏去了，這麼晚才回來。」

「沒有去那，找朋友聊聊天。」修次郎淡淡回了一句，逕自回房去，倒在牀上，滿腦子擠滿了大哥的事，阿妙的事，輾轉反側，難以成眠。」

——只要崛主水先生和藩主明成之間的關係搞好了，一切都會沒有問題。

——唉！有什麼辦法可化解他們之間的成見呢？

還未得到答案，修次郎就沉沉睡去。

第二天，修次郎來到明成的府邸上班。一大早，川合先生和井上先生就來求見明成。

井上加之助向明成說道：

「主君！崛主水那個老傢伙，根本就不把殿下的命令放在眼裏，他說什麼，也不肯交出五百江修太。」

修次郎一聽到是有關大哥的消息，耳朵就豎得尖尖的，仔細聽下去。

「崛主水……」明成咬著牙齒，憤憤的叫了一句。

其實，明成根本不在乎職低祿薄的修太犯了什麼法，最主要的，崛主水這位老家臣，始終違抗他的命令，使他恨之入骨。

「這個老傢伙，就靠著先將軍的賞賜提拔，這樣耀武揚威，目中無主，眞是不知死活的東西！」

更可恨的，是明成對崛主水　除了乾瞪眼以外，却沒有辦法處置他。因爲沒有幕府的許可，藩主不可以隨便處罰家臣，更何況崛主水又是個前將軍的心腹長老。

「主君，如果再不想個辦法，家中還有規矩嗎？」

十

明成氣得臉色鐵青，一條條靜脈漲得又粗又大。

「川合！」

「是！」

「崛主水不交出五百江修太，你帶幾個武士，去把他抓來！」

「這……如果崛主水阻止，要怎麼辦呢？」

「就跟他拼到底！哦！不！就說藩主明成的命令，把他殺——掉！」

井上加之助趕緊湊上一步，道：

「主君，且慢！」

「嗯！你要阻止我的行事嗎？」

「哦！不敢！可是，如果江戶幕府知道這件事，恐怕對主君不利。」

「那怎麼辦？難道你叫我隨便他去？」

「當然不是，我有辦法叫崛主水吃不了兜著走。」

「喔？什麼辦法？」

「派密探殺掉五百江修太，不管他們用什麼辦法，只要把事辦成了，崛主水少了一名大將，至少也減去不少威風。」

「嗯！」明成正在猶豫，這個辦法雖好，但不免有些卑鄙。明成還未決定，只聽有人喊道：

「主君，我有事稟報！」

「成瀨嗎？有什麼事？」川合九郎兵衛正開口問道，修次郎已三步併作兩步，來到明成面前。

「主君，方才井上所說的做法，對武士來說，實在是太卑鄙了一點，請主君考慮。」

「成瀨！」井上怒呵道：「這沒有你說話的餘地。」

「不，我一定要說！崛主水對主君無禮，主君當然生氣，但這和五百江修太的事一無關連。再說，角井、黑川、岡部三個人聯合起來，讓五百江修太在衆人面前蒙恥，本來也不是五百江修太的錯，主君之所以責怪修太，無非是因爲修太是崛主水的家臣，而來遷怒。但是，主君，修太武藝高强，是難得的武士人才，主君應該器重才對，現在，反而要以卑鄙的手段暗殺修太，實在太令人不可思議了。」修次郎一口氣說完一大篇道理，臉上沒有一絲驚惶。

「成瀨，你爲什麼要幫著五百江說話？」

「因爲我是他的親生弟弟。」修次郎抬起頭，堂堂然的說。

一一

明成以及御殿裏的衆家臣，都被修次郎這句意外的話，嚇得目瞪口呆，誰也沒有想到，成瀨修次郎和五百江修太，竟然有著同脈血統的關係。

明成雖然看過藩中名册的記載，但對於郎次修由五百江家，轉由成瀨家收養一事，全然沒有印象。修次郎本是他所寵愛的近侍，這一來，豈不使得明成左右爲難嗎？但是，話已經脫口而出，要收回是不可能的。

「成瀨！」明成放下臉色。

「是！」

「我們在談公事，你和五百江的關係是私事，怎麼？你想把兩件事湊在一起，讓我免了你大哥的罪嗎？」

「我不是要求主君赦免我大哥。」

「嗯？」

「我只是强調說：我大哥並沒有錯。」

「你可是也想反叛我？不然你怎麼說你大哥沒有錯？」

「我大哥眞的沒有錯，他對主君，一向很忠心的。」

修次郎的態度，還算恭敬，並沒有不服從明成的表示。但靜坐一旁的川合九郎兵衞，看明成無話可答，用扇子重重敲了一下榻榻米。

「成瀨！你說的是什麼話，五百江的主人崛主水，明明不服從我們主君，這大家都看到的！」

「那是崛主水先生的事，與我大哥無關。」

「都是你的話！嘖嘖！」

「我是依事論事，並不過分。」修次郎挺起胸堂，面色嚴正的回答。

一旁靜坐的井上加之助，好一會兒都沒開口說話了，這下子才緩緩開口言道：

「成瀨，你說你大哥並沒有忤逆主君？」

「是的。」

「一點兒都沒有錯？」

「一點兒都沒錯。」

「那好，你去叫你大哥來，當著主君面前，澄清這件事。」

「這……」

「如果你大哥果然很忠實殿下，應該會來才是。」

「可是……」

「難道你剛才的話全是騙人的？」

「我說的話，句句屬實。」

「那就把修太叫來吧！」修次郎白淨的上額，滴下了豆大的汗珠。

「主君，我求求您！」修次郎哀懇的說。

「說看看。」明成以輕蔑的聲音，回答修次郎。

「如果我把大哥帶來，對望主君能够公平裁決。」

明成一聽此言，眼睛瞪得像銅鈴一般大，怒斥道：

「成瀨，照你所說，難道是我的裁決不公平？」

「不，因爲我沒見過主君裁決事件，但是，剛才川合先生和井上先生，口口聲聲要殺我大哥，好像已咬定我大哥的罪名，所以，我怕主君……不過，我大哥絕對沒有錯，我可以擔保。」

「成瀨！」

「是！」

「照你所說，我如果不答應你保全你大哥的性命，你也不會照辦，是嗎？」

「我大哥……」

「好！退下！」

「主君，我大哥……」

「退下！以後，不要來見我！」

「主君！」修次郎想起身拉住明成，但又被旁邊的侍兵按住。

「主君叫你退下！」

「膽敢無禮？」

「主君生氣了，還不退下！」

這些隨聲附和的人，平常很嫉妒修次郎受明成寵愛，這下子，正好抓住機會，讓明成從此怨恨修次郎，修次郎如果要挽回明成的寵愛，勢將至難。這些人又可少去一個競爭敵手了。

修次郎退出御殿，在回家的路上，有人自後面追來，說藩王明成下令，要修次郎閉門謝客。

被罰閉門謝客的人，大門要被青竹交叉封死，不准與外界任何人見面。佣人左內見此，嚇得臉色慘白，來來回回不安的走動著。

「唉呀！你怎麼可以向明成主君暴露身分呢？」

「我不說，不行，他們要殺我大哥。」

「可是，你好不容易才得到主君寵愛，這下子，你的前途不就又砸了嗎？」

「唉！顧不得這些了，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趕緊通知大哥，不然，大哥的性命就很危險了。」

「這怎麼可能？我們出不得大門一步呀！而且，連信也不能寫，這才糟呢！糟呀！」

「如果正面敵對，我大哥一個人可以對付好幾個人，可是井上他們要是用暗殺的手段……唉！明槍易躲，暗箭難防，不通知大哥，絕對不行。」

一三

修次郎爲了想辦法通知大哥，直到三更半夜還未入睡。

「成瀨先生！」

「誰？」

「我。」

環顧四週，並無他人。修次郎打開紙門，來到廊上，向四下一瞧，也未見人影。

「出來！到底是誰？」

「我在這兒！」房中又有人應聲。

「啊！小豆丸！」修次郎面轉喜色道：「你從那裏進來的？」

「從你房間可以出入的地方進來。」

「啊！你好厲害！好厲害啊！」修次郎讚不絕口。

小豆丸看修次郎面有憂色，於是說道：

「成瀨先生，你是不是有困難？要我幫忙嗎？」

「對呀！我怎麼忘了找你！」

「你要是記得找我，我不來，你也沒辦法呀！」

「說得也是。」

「所以呀！我就親自送上門來啦！有什麼事，告訴我吧！」

「你能幫助我嗎」

「廢話！你看小豆丸這麼沒分量嗎？」

「那太好了，你知不知道我大哥五百江修太？」

「我不認識，不過，你告訴我地方，我馬上就去。」

「麻煩你去告訴我大哥，井上那一般人要暗殺他，可能用槍，可能用毒，叫他無論如何要小心才好。」

「什麼？他們想這麼做？」

「不錯，說不定會派你擔任這分差使呢！」

「我？哈！成瀨先生，你放心，他們要是找到我，我就在家睡覺，天塌下來了，我都不管。」

「謝謝你，我也相信你，可是他們不會只派你一個人去呀！」

「嗯！對，那些人哪，像狗一樣，主人要他死，他就去死，眞沒辦法。」

「小豆丸，修次郎這一生就拜託你這件事，來日有機會，必定盡力報答。」

「唉！不必這麼說，僅管我能力有限，我還是會盡力的。」

「有勞你了！」

「你怎麼這麼見外呢？過去您對我的一番恩情，我如今有機會報答，高興都還來不及呢！」小豆丸縱身一跳，說道：「等我的消息吧！」然後隨即消夫得無影無蹤，身手果然不

凡。

——小豆丸，萬事拜託你了！

修次郎望着遙遠的地方，內心發出一聲感嘆。

一四

修太自從事發之後，每天都是寢食難安，爲着崛主水和藩主明成之間的關係發愁。再就是愛妻照代，自從送入崛主水府中，至今以來，還未見過一面，每天獨自擁衾而眠，非常寂寞，也由此更加深他對照代的思念——那溫暖的身體，那溫柔的話語，那淡淡的暗香……

——不知道照代在崛主水府中，是否還過得習慣？我每天到崛主水府中上班，却都看不到她。

——唉！我怎麼這麼沒用處，還沒娶照代進門的時候，我不是一樣的過生活嗎？

罵罵自己，提醒自己，還是不能打起精神，讓自己的思緒鎭靜片刻。唉！一個年逾三十的男人，竟爲了一個照代，而心緒不寧。

突然，修太警覺的跳起來，就好像有人偷看他腦海中的照代似的。

「是誰？」修太大聲呵道。

「是我，受成瀨先生之託而來。」

「什麼？」修太已把大刀緊握在手。

「不必擔心，我是你弟弟的朋友。」從破舊的紙門邊，不聲不響的站了一隻黑影，全身黑衣。

「你是密探？」

「是。」

「你是常在我屋邊走動的那個人嗎？」

「不是，我今天第一次來訪。」

「你剛剛說，是修次郎……」

「是的，是受修次郎之託，前來通知你一件事。」

「什麼事？」

「今天，修次郎在御殿裏，聽到川合向藩主提起處置你的事。」「喔？」

「他們想派些密探暗殺你。」

「眞是卑鄙！」

「你千萬要當心才好，免得遭他們毒手。」

「原來如此，眞是有勞你遠來通報。」

「唉！成瀨先生在藩主面前掩護你，被處分閉門。」

「什麼？閉門？」

一五

修太一聽到弟弟被處分閉門，心中甚是難過。

「勞你專程前來通報，眞是感激不盡，但你到底是……」

「哦！這你不必放在心上，我曾經受過成瀨先生的恩情，這一點小事，算不了什麼。倒是你，千萬要自己保重。」

「嗯！我知道了。」

「好，這就好。」

「拜託你告訴我弟弟，大哥的事自會安排，請他不必掛心，應該保重。最好能請求藩主原諒，恢復職位。」

「好的，我一定照辦」。小豆丸取下面巾，說：「看淸楚我的臉，我叫小豆丸。」

「嗯！小豆丸先生，眞謝謝你。」

「再見。」

小豆丸一溜煙，又不知往何處竄去，身手之靈捷，使修太深感佩服。

修太回到微弱的燈火下，雙臂抱在胸前，又是整整苦思了一夜，未曾闔眼。

——唉！我在崛主水的庇護之下，明成永遠不會化解他滿腹的忍氣。

——唉！可憐的弟弟，好不容易才得到明成恩寵，這會兒，爲了我……唉！都成泡影了。

第二天一早，修太求見崛主水。

「主君，我想……」

「有什麼事，僅管說。」

「我想和照代見一面。」

「你這個傻瓜！」

「不是我傻，而是……」

「你眞那麼想她嗎？」

「是！」

「我就說你傻嘛！是不是？」

「說不定……今生就此永別了，我不能不見她一面。」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想去見藩主。」

「你胡說些什麼？我不准你去。」

「我們這樣僵持下去，總也不是辦法，我弟弟修次郎也爲了我，被藩主處分閉門，所以，我打算去見藩主，把這件事了了。」

「住口！」

「我去了，說不定藩主和主君之間，所有的不愉快就可以化解了。」

「不行！如果我把你交給藩主，那我這張臉要往那兒放？」

「可是，我……」

「別說了，不准你去就是不准你去！」

朦朧的月色

一

一下午霪雨霏霏的，好不容易到了晚上才停，朦朦朧朧的月色，從白雲端裏透出來。

獨坐在寂靜走廊上的阿妙，靜靜看着朦朧的月色，和一叢叢暗黑的樹影。尙還是個青春少女的臉上，已流露出一股初戀的氣息的哀愁。長長睫毛下的眼睛，閃着少女癡情的火光。

——好幾個晚上了，看不到修次郎，到後院去打暗號，不見反應，到他家附近來回不停的走動，也沒有人影，害得我好幾個晚上睡不着，到今天才曉得他被處分閉門。

——唉！修次郎，你到底是犯了什麼錯？雖然你家就在隔壁，只要喊一聲，你就可以聽到，但是我不能喊，也不能講，好苦……

——修次郎……

阿妙只有把滿腔思念之情，默默的向月光投訴。

「小姐，原來妳在這裏，大家都在找妳呢！」下女阿蘭跪在她面前說道：「川合九郎兵

衞的公子來了，正在前廳等妳呢！」

川合九郎兵衞的公子八彌，好幾天前來提親一次，沒有結果，今天想必又是爲這件事情來的。父親右京，母親美枝，就因爲八彌是上司的兒子，禮遇款待，無微不至。但是八彌對右京夫婦的表現，毫不放在眼裏，一心只想見到阿妙。

阿妙情不得已的來到前廳，八彌的眼睛，隨即瞪得又大又亮，直往阿妙身上看着。

——好漂亮的女孩！這麼漂亮的女孩，就快要成爲我的妻子了。

八彌內心中的興奮，盡流於顏表。

「阿妙小姐，十二號那天是我生日，請來當我的客人，好嗎？」八彌爽朗的說道。

「是啊！好不容易有這機會，妳就去吧！」右京在一旁也插嘴說道。

阿妙低下頭，一句話也沒說。

八彌頗有學問，五官也算端正，本來是沒什麼可嫌棄的地方。但是老是喜歡張揚他是家老的兒子，好像憑着這一點，就可以爲所欲爲，取所欲取似的，很令人討厭。

右京夫婦互相擠了個眼色，右京於是道：

「阿妙，妳好好款待八彌，我們有其他的事要辦。」夫婦於是相隨着走出客廳。

這時，客廳裏就賸下八彌、阿妙兩個人了。八彌輕咳了一聲。

二

「阿妙小姐！」

「是。」

「今天晚上的月色，朦朦朧朧的，很美，是嗎？」

「是。」

「我已經二十一歲了，每天從早到晚勤習武藝，忙得很，一到有這種月色的晚上，心裏却很難平靜，妳會不會呀？」

「我？我不會呀！」

「是這樣嗎？哦！很奇怪！」八彌似有些窘態的搓搓手，說道：「唉！我不會講好聽話，乾脆坦明的說好了，阿妙小姐，前幾天我才和妳父親談過，希望妳能答應我。」

「什麼事呀？」

「我們的親事。」

「哦？親事？」

「妳？不知阿妙小姐的意思如何？」

「嗯！哦！嗯……」

「妳不肯？」

八彌緊張的瞪大眼睛，看着阿妙低垂的長睫毛。

「請妳坦白給我一個答覆。」

八彌的神色，好像很不相信像他這種人前來求婚，也有遭人拒的時候。阿妙心裏很不耐煩，但又不敢露於形色。

「我，還不想嫁。」

「爲什麼？妳已經十七歲了呀！」

「我還想留在父母身邊。」

「唉呀！都十七歲了，還講孩子話？妳不能永遠留在家裏呀！何況妳還有妹妹呢！」

「但是……」阿妙雖然溫柔，但却也相當頑固。

「阿妙小姐，難道妳有別的心上人？」

——是，我有個親愛的成瀨修次郎。

阿妙心裏這麼喊着，但又苦於不能直說，這件事，連雙親都還不知道。

「沒有。」

阿妙好像愧疚於對成瀨修次郎撒了謊似的，很悲哀，很無奈的搖了搖頭。

「如果沒有最好，只要妳接受我的要求，結婚典禮可以慢一點舉行，但必須要有個約定，免得妳被別的男孩子搶走了，哈哈……」

阿妙看着八彌滿有自信的臉，心裏很是生氣，眞希望他快點走了算了。

三

——不管用什麼辦法，只要能殺掉五百江修太就好。

長老井上加之助，命令椋十、凡七、宇介三個密探，前去執行這個任務。

「嗯！這個人並不好對付喔！」椋十對同伴說道。

「怎麼？你認識這個人？」

「認識呀！以前受井上之命，曾去夜探他的行踪。這個人是修次郎的親大哥，也是神道流的高手。」

「喔？是這樣的嗎？」凡七說道。

「管他功夫多好，可是我們三個人一齊攻上去，好像太沒面子了。」宇介說道。

「不！我試過他的功夫，如果看輕他的功夫，定會吃大虧的。」

「照這麼說，我們明天早上先分三路進攻，探個虛實再說，你們看呢？」

「不要想爭功名，一對一是不可能取勝的。」

「知道了。」

三個人仍是散開各別行動。

凡七直接來到崛主水府裏，打扮成園丁的樣子，一邊剪樹枝，一邊察看府內的情形。

有個人，向另一個人，叫了聲「五百江修太」，凡七隨卽記下了五百江修太的相貌。當修太下班回家，凡七背着工具箱，隨後跟着。

——他媽的，椋十說的還眞不錯，找不到一點下手的空隙。雖然如此，我還是要把握這次立功的機會。

修太像是兩肩負荷着很沉重的擔子似的，面容暗淡的走着。他正爲了崛主水阻止他進城一事煩惱，但又不得不服從崛主水的命令。加上見不到照代，更使他心情沉重。

正要轉身進入屋裏的時候，修太突然感到背後的空氣有些異樣，警覺的，迅速的，扒在地上，再轉身一看，一個工人模樣的可疑人物，箭一般逃逸而去。一隻手裏劍正插在門上，着着實實的插進三寸之深。

——小豆丸要我注意的，就是這件事。

修太拔下手裏劍，心想：

——這些畜生！不知道還會用什麼卑鄙的辦法對付我。

修太進入屋裏，一想到要親手煮飯洗衣，內心又一股悵悵的感覺升起。但不吃不行，累了一天，肚子挺餓的。

修太於是起火煮飯，另外只燒了一鍋味噌湯，其他不想多弄什麼。飯湯煮好，放在桌上，才喝了一口味噌湯，感覺味道不對，忙到厨房吐了出來。然後再把一鍋湯倒到後院溝裏，不知何處來的野狗正好趁機享受，但，不幸的，喝了幾口之後，隨卽悲鳴而死。

——哦！他們已經在味噌湯裏下毒了？敵人無時無刻不在暗算我，我一定得小心才行。

住在隔壁的石丸源五，這時正好過來找修太。

「五百江，你怎麼啦？臉色那麼難看？」

修太一語不發，呆若木人似的指一指倒在地上的狗。

「是怎麼死的？」

「他們在我的味噌湯裏下毒。」

「啊！」

「我剛進門的時候，也有人向我投射手裏劍。」

這些同僚，早已受命崛主水，要同心協助修太。一聽修太已有危險，石丸源五非常緊張的說道：

這事情要趕快通知大家。」

「算了！」

「怎麼可以算呢？」

石丸源五拔起腿來，就往每一間同僚宿舍裏跑，不一會兒，已有七、八個人聚集過來。

「五百江，到我那兒吃飯吧！」

「謝謝。」

「以後，我們必須一同去上班，才會安全。」

「這樣不好，會牽連各位。」

「三、四個同行，他們就不敢來了，再說，如果你有個三長兩短，我們是會被主君責怪的。」

五

僅管同伴們也幫忙留意，但是修太身邊，仍有着飄忽莫測的暗影，要來暗殺修太。

晚上，修太把燈火吹熄，右手握着刀，身體靠緊牆壁，一面裝睡，一面注意門外的動靜。從窗戶外透進來的一點光線，可以讓修太明顯的看到窗外閃動的人影。那隻人影，似乎是停在窗邊，小心翼翼的打開約莫二、三寸，朦朧月色隨着射進屋裏來。

——哼！如果窗戶被打開了，還不知道，那算什麼武士？

修太縱身跳起，破門而出，但人影已經消失無蹤。

當修太回房間一看，一把利劍，不歪不斜的插在枕頭上。

——呵！這個人可眞有耐心，半天的時間內，來了三次！

修太重新倒在牀上，稍稍吐了一口氣。

在味噌湯裏下毒的是椋十。

射出利劍的是宇介。

最早投出手裏劍的是凡七。

三個人立功不成，各自敗興而歸，心裏都非常沮喪，到第二天早上，三個人會合的時候，臉上却都沒有一絲痕跡，也沒有一點慚色。

「怎麼樣？凡七，有什麼動靜嗎？」

「沒有，宇介，你呢？你探出什麼消息？」

「椋十的話一點也不錯，如果不是我們三個人合力起來，這小子可眞不好解決。」

「要怎麼做呢？」

「下毒！宇介道。」

「沒有用，他吃東西一向很小心謹愼！」椋十道。

凡七瞟了椋十一眼，好像暗示道：

這傢伙八成先過招了。

六

「這麼說，這個人不能單獨對付他嘍？」

「不錯。」

三個人雖然都很不自願，但也都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

「我們三個人必須合作。」

「我看，他那些伙伴們很幫忙，如果想在他屋裏把他幹了，可能不太容易，最好能把他引出來。」

「他那頭豬腦還不壞呢！有什麼辦法可以把他引出來？」

「我有妙計！」椋十道：「他弟弟就是成瀨修次郎，你們知不知道？」

「聽說過。」

「他很疼愛他的弟弟，只要告訴他，成瀨修次郎有麻煩了，他一定會出來。」

「對呀！好辦法！」

「等他走出來，再幹掉他！」

三個人主意打定，便開始進一步計畫：

我們之中，由一個人潛進修太的屋裏，傳言說藩主要修次郎切腹自殺，修太一聽到這個消息，一定馬上趕到成瀨家。那時候，另外兩個人藏在成瀨家附近，等修太一到，我們一擧夾攻，萬一我們還是沒辦法制服他，還可以請附近的藩士幫忙，正面跟他拼到底！

「對！好辦法！」

「我讚成！」

「好！凡七！你去五百江修太家裏傳話，我和宇介在成瀨家附近，等你會合。

「好！一言爲定。」

天黑時分，凡七潛入修太屋裏。

爲了避免被修太的手裏劍傷到，凡七僅在遠遠的地方，往透着燈火的破窗戶裏，投進一只通牒。

一剎那的功夫，屋裏的燈火熄了，窗戶被打開來，人影從屋裏跳到門口。

——什麼人！

凡七躲在暗處，裝出一種奇怪的聲音說道：

「成瀨修次郎先生被命令今晚切腹！」

七

照代、修次郎，兩件事情就像沉重的車輪一般，輾過修太的腦際。

——修次郎被命令切腹？那有這種事？

——那怕是藩主的命令，那怕是把死人堆成一座山，我也要把修次郎救出來！

修太拿定主意，腰間胯着雙刀，飛箭一般的跳到外面馬路轉彎處。

——哦！有人！

眼前突然閃出兩隻人影，其中一個，看見修太出現，就頭也不回的拔腿跑開。另外一個，仍停在原處，開口問道：

「五百江先生！有什麼不對嗎？」

「啊！小豆丸！」

「有密探在你家附近出沒，所以我特來看看。要不要緊呢？」

「不要緊，放心吧！」修太說完，又正要離開。

「五百江先生，你要去那？」

「什麼？你不知道我要去那？不是你來通知我修次郎要切腹嗎？我正要趕去阻止他啊！」

「修次郎要切腹？我不知道啊！」

「什麼？不是你來通知我？」

「你可能中了他們的圈套了！不要隨便聽信別人的話，這一定是他們的圈套。」

「可是，萬一我弟弟眞的……」

「那你在這裏等我，我去探一下虛實再來通報。」

「不行，太慢了。」

「那……你跟我來好了，不過一路上要特別小心，不要靠近成瀨家，免得危險。」

「好！就這麼辦。」

小豆丸健步如飛的向前奔去，修太尾隨在後。

這時候，凡七已跑回成瀨家，伏在地上吹哨子。椋十、宇介聽到暗號傳來，都分別靠近凡七身邊。

「凡七，你看他會來嗎？」

「唉！失敗了！不知何處來的同夥，半途阻止我的行動，我看，很可能是小豆丸。」

八

「小豆丸？嗯？對！他最近的行踪很可疑，可是，他爲什麼要幫助修太呢？」

「不知道。」凡七回答。

「噓！有人來了！」

三個人都看見一隻人影，飛鳥一般跳進成瀨家裏。

「果然是小豆丸，他一定去探虛實，然後再去同報五百江的。」

「他媽的！」

「事情被他弄壞了！」

「凡七！」

「什麼事？」

「等小豆丸出來，我們就以眼見爲憑，拿他個與閉門中人會見的罪名，殺掉他也無妨。」

「同伴之間，要互相制裁，不是要經過組頭小左衞門的許可嗎？」

「我們可以裝作不知道他是小豆丸啊！我們只要上報說發現行踪可疑的人，出入閉門中的成瀨家，就成啦！」

「這倒是好辦法。」

「而且，要是成瀨修次郎擔心他大哥，跑了出來，哼！我們還可以敲他一筆！」

「你很厲害！」

「哈哈……」

「喂！小豆丸出來了！」

「去！」

「嗯！」

小豆丸跳出成瀨家圍牆之後，凡七、宇介隨即跟在後面，椋十則睜着兩隻貓頭鷹似的大眼睛，在暗處窺看。

成瀨家的院子裏，除了一顆巨大的櫻花樹以外，什麼都沒有。

——嗯！這小子不上當啦？

椋十不見修次郎出來，正失望的打算離開，突然，又閃身一躲，仍舊藏在暗處。

原來，他看到內藤右京的後院門裏，走出一個女孩，躡手躡脚的靠近成瀨家牆角，不斷的向屋裏看去。

這個女孩，就是阿妙。

由於八彌逼婚，父親內藤右京又加以强迫，事已緊急，一定要找到修次郎想辦法才行。所以，阿妙不顧一切的偷偷來到成瀨家。當然，要會見修次郎一面是絕不可能的，只有稍一封信進去，或許還有點希望。

九

阿妙抖着兩條腿，漸走漸近成瀨家的圍牆邊。

右手拿好包着石頭的信紙，正想舉起來投進圍牆裏，右手霍然被一隻粗壯的手臂抓住。

——啊！

想要藏起信來，已經來不及了，信已被椋十搶去。

「這是信嗎？」椋十得意的幌幌手中的戰利品。

「還給我！還給我！」阿妙使盡全身力量，想把信搶回來，可是狡猾的椋十，又跳開了好幾步遠。

「哇！嘖嘖！原來是一封甜如蜜糖的情書啊！」

「還給我！還給我！」

「嗯！這怎麼可以？跟閉門中的男人互通情書……」妳可知該當何罪？」

「這是我的事，跟成瀨先生無關，把信還我，求求你，把信還我！」

「嗯？可以這樣嗎？」

看着阿妙苦苦哀求的小臉蛋兒，椋十猙獰的面目，也跟着在朦朧的月光下出現了。

「拜託你，把信還我，你要多少錢，我都給你！求求你還給我！」

「妳要給我錢？」

「是的，哦！我把身上所有的錢都給你，都給你！」

「有沒有十兩？」

「哦！沒那麼多。」

「五兩？」

「也沒那麼多。」

「三兩？」

「哦！我記得，好像有一兩多。」

「一兩？也不少了！」

「一兩多全部給你，請你把信還給我，請……」

「嘿嘿！等一下！」

「嗯？你……」

「除了錢，我還要一樣……」

「頭釵？佩玉？你要什麼，全都給你。」

「嘿嘿……我還要妳那張可愛的嘴唇，哈哈……」

「啊？」阿妙猛一抬頭，看着椋十，罵道：「無恥！」

「是啊！我一向無恥。」

「卑鄙！」

十

椋十的兩隻眼睛，露在覆蓋的臉上，冷冷的、邪惡的看着阿妙。

「我無恥？那妳呢？三更半夜的，找男人投情書，這事情，羞不羞呢？」

阿妙被激得無話可說，只能怒視着椋十。

「別生氣啦！有話好商量嘛！」椋十湊近阿妙的臉，說道：「只要那張可愛的小嘴唇讓我親一下，不就萬事太平了嗎？」

「討厭！」阿妙急急躲開椋十。

「奇怪？那妳跟修次郎親嘴，怎麼就不討厭？」

「我跟成瀨先生沒怎麼樣！」

「可是，照妳這封情書看來，你們兩個人分明在戀愛嘛！」

「你好卑鄙！」

「無恥也好，卑鄙也好，爲了親親小姐的嘴，一兩次無恥卑鄙也沒關係啊！」

說著說著，椋十又靠近阿妙。

「不要！走開！討厭！」阿妙躲得遠遠的，胸口不停喘著氣。

「好吧！既然妳不願意和修次郎以外的人親嘴，那我就要抱歉啦！明天，我把這封信拿給刑事組，嘖嘖……」

「看劍！」阿妙突然從身上抽出一把短劍，衝著椋十刺過去，但不幸的，嬌嫩無力的手又被椋十一把抓住。

「如果我要使强，還是可以親到妳的嘴，可是，看在妳還是個名家閨秀的份上，讓妳自動的把小嘴唇兒送出來，如何？」

「作夢！」

「怎麼老想不開呢？讓我親一下，不痛不癢的，又可以把信拿回去，我看妳還是答應吧！」

「死也不答應！」

「唉！可憐的傻女孩，好吧！我不强求妳了，讓妳自己想開了，來求我！」

「我不求你！」

「嗯！難講喔！說不定會影響到成瀨的性命安危！」

「你想把他怎麼樣？」

「被處分閉門，還跟名家閨秀交換情書，要是被人家知道了……」

「我告訴過你了，這是我的事，跟成瀨先生毫無關係，你聽不懂是嗎？」

「是這樣的嗎」椋十推開阿妙，暴出一聲奸笑。

一一

小豆丸離開成瀨家，直往金剛寺，找到修太落脚的地方。

「五百江先生。」

「小豆丸，修次郎怎麼樣了？」

「他平安無事的正在看書，並沒有受命切腹啊！」

「哦！原來如此，要不是你，我可能早已陷入歹徒圈套，唉！眞感謝你。」

「以後，他們還不曉得要用什麼更卑鄙的手段對付你，你千萬要小心才好。」

「是的，我知道。」

「那你快走吧！我馬上也要走了。」

修太點點頭，向自己家的方向走了約莫二十步，突然一轉身，向原處跑了回來。

「小豆丸，發生了什麼事？」

只見小豆丸受宇介、凡七夾攻，正坐在地上，準備反擊。

「五百江先生，不要管我，沒有問題的。」

「這怎麼可以，留你一個人在這裏太危險了。」修太說著，就跳到小豆丸身邊，面對著宇介說：「這個交給我！」

小豆丸笑道：「一對一，易如反掌！」

——糟了！

凡七和宇介，一看修太和小豆丸會合，心中很是害怕。凡七開口說道：

「小豆丸，你違背了藩令，該殺！殺！」

宇介也說道：

「五百江修太，你會合小豆丸，與閉門中的修次郎會面，也該斬！」

修太與小豆看丸此情勢，不殺掉對方是不行了！

「來吧！小豆丸。」凡七一邊說，一邊向後退。

「五百江！注意了！」宇介也往後退。

小豆丸和修太，也逐步靠近凡七宇介，却都一直無從下手。原來，凡七宇介就是想要巧妙的引誘小豆丸和修太，漸漸走近刑事組組長越村吾兵衞的屋前。

一二

時機已到，宇介轉身跑向越村的屋子前，大敲其門。

「有兩個人藏進閉門中的成瀨家，快出來抓人啊！快出來抓人啊！」

刑事組屋內數十名藩士，聞風齊動，紛紛從屋裏跑了出來。

「兩個人？」

「就是五百江修太和小豆丸。」

修太和小豆丸一看到這種情形，咬牙切齒，憤怒異常。

——糟了，中計了。

——事逼緊急，只有展開一條生路，逃往崛主水府中去。

「小豆丸！展開血路！」

「五百江先生，不必擔心我！」小豆丸回答。

突然間，數十個捕手的隊形，被一陣紛亂的爆聲、火花、白煙，給攪成一團亂陣。

「那是火藥玉，不要緊的！」宇介、凡七正這麼大聲叫喊之際，小豆丸和修太早已竄入附近的樹林裏去了。

「別讓他們跑了，快追！」

附近藩士，聽到這一陣騷動，也都紛紛加入亂陣，幫著追捕小豆丸和修太兩個人。

宇介和凡七，一心想要追捕到小豆丸，以逮到反叛者的名義在藩上立功。所以他倆緊隨小豆丸背後跟去，而其他的藩士，則拼命追擊修太，兩方情勢都非常危急。

修太被二十多名藩士，追到阿彌陀寺時，突然站住了脚，心想：

——還是狠下心來，跟他們廝殺一場吧！等回頭一看，追兵已到，修太已準備妥當，口中大喊一聲：「殺！」就朝著第一個追兵，一脚踢去，未來得及查看受害者的下場，又是一聲：「去死！」，第二個追兵又挨了修太一掌，接下來，第三個、第四個……不知多少應鳴嘶喊之後，一個個血淋淋的屍體，橫橫豎豎的倒了滿地。

美麗的阿紺

一

阿彌陀寺屬淨土宗，本山是下野圓通寺。乃慶長八年（西元一六〇三年），良然和尚所開的山。

寺廟背後，有一間建築不同於寺廟的屋子。本來，此屋是城下富主，系屋賣線傳兵衛的金屋，金屋裏所藏的嬌妾死後，屋主離去，後來的屋主是誰，無人得知。

最近，附近的人們都聽說此屋來了個屋主，是個名叫阿紺，長得絕頂迷人的女人。另外，還有一個與阿紺關係不明的男人，也住在裏面。

阿紺與此男人，不像是夫妻。聽說這個美女在江戶長大，常用粗魯難聽的髒話，指使咒罵這個男人。而這個男人却處處唯唯諾諾，對阿紺百依百順。如此聽來，這一男一女，有些像是主僕。

阿紺脫下外衣，正面對著鏡子前化妝，對站在身旁的男人，好像完全視若無睹。

「兵六！」阿紺叫了一聲，那男人趕緊頭兒一點，端端的站正，以候命令。

「我不管你啦！你是不是不讚成？」

「哦！不敢，我完全服從夫人的意見，可是……」

「唉唷！我拜託你！不要老愛說什麼『可是』『可是』的，難聽死了，多聽幾次你那個『可是』，不生病才怪呢！」

「老大別生氣嘛，我只是……」

「是什麼呀？只是，只是，煩死人啦！」

「不曉得四谷的主君會怎麼說咱們，我很擔心哪！」

「這有什麼辦法？我已盡我全部的力量去做了呀！難道你敢說我沒做？」

「有，有，有，老大，妳當然已盡了全力了，再說，我們來到這個鄉下，一住就是個把，老大妳的忍耐性，還實在很令人佩服呢！」

「那就好，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沒有，但是……」

「你這頭豬！又來了！」

「哦！是是是，好好好，哦！不，不但是了。」

「那你倒是說呀！豬！」

「好，我就明說了，我想咱們還是在這裏多待一段時間，探探外面風聲再講，說不定事情已經發生了呀！」

「千等萬等，就是等這擋子事兒，唉！我已經沒辦法再忍耐下去了！他們做事怎麼就像個蝸牛似的，眞受不了！」

「這倒是眞的，我也有這種感覺。」

二

「他們到底要怎麼處理那個名叫五百江的人？」

「還不清楚。」

「唉！眞是，四十萬石的堂堂藩主，連個小家臣都對付不了，算什麼大名？」

「可是，老大，妳得知道，崛主水也不是一只省油的燈呀！不管主君發多大的脾氣，下多大的命令，崛主水脖子不軟一下，哈！誰能拿得了那個五百江？」

「崛主水不也是加藤藩裏的老家臣嗎？」

「話是不錯，可是他跟其他家臣又大不相同了。這個人骨子硬，不是順他心的事兒，他連瞧也不瞧上一眼，管你是誰？如果實在跟他過意不去的話，他也很敢上諫言，指責主君呢！」

「喔？他敢指責主君，很有骨氣？那你也很有骨氣，也敢來反抗我嘍？」

「開……玩笑，我那有那麼大的膽子呢？我是老大的忠僕，一生願爲老大效命，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豬！」

「哈！只要老大說我是豬，我也很樂意當一頭豬。」

「哼！無藥可醫！」

「是！」

「我不管啦！反正我已拿定主意要回江戶，只要把事情原委，詳詳細細的報告給主君聽，不就萬事太平啦？」

「但是……」

「好啦！又來你那個『但是』！」

「是，可是這太可惜了，咱們已等這麼久了，是不是？說不定加藤藩的藩主，跟咱們那個主君，還有一場狗咬狗的好戲要上場呢！」

「要看好戲，你自己看！我呀！才懶得費那個神！」

「不行呀！我怎麼！我怎麼能讓老大一個人回去呢？」

「我又不是娃娃，怕什麼？」

「哈！眞是一個娃娃，我才懶得管呢！就是妳，妳才叫人費心呢！」

「講什麼鬼話，我聽不懂！」

「我是說呀！老大一個女人家走那麼遠的路，恐怕……」

「怕什麼？說呀！」

「嘿嘿……」

「什麼鬼笑聲，難聽死了，討厭！」

「嘿嘿！老大，妳自己照照鏡子吧！」

「照鏡子？怎麼樣？」

「妳自己看看，那個男人不被妳那白嫩的皮膚，迷得神魂顚倒，六神無主？連我這個忠實的兵六，也會被老大迷倒的，何況是別人？如果沒有我保護妳，那怎麼可以呢？嘿嘿！……」

「愈說愈像一頭豬！」

三

「是！豬！嘿嘿……」

「你在不在都一樣，我自己可以保護自己。」

「不行啦！男人看了妳這個漂亮的小仙女，什麼事都做的出來的耶！沒有我保護妳，不行啦！」

阿紺很不耐煩的，把梳子朝著兵六的臉上擲去。

「唉唷！好痛！」

「看要去那裏死，快滾！」

「那，老大眞要準備明天出發？」

「嗯！」

兵六一臉無可奈何的樣子，撿起地上的梳子交給阿紺，遂向隔壁房間走去，突然「呀！」的一聲，又跑回阿紺的房間。

「老大！妳來看，那是什麼？」

阿紺跟著過去，順著兵六所指的地方一看。

「啊！好像有人打鬪。」

又接連好幾聲慘叫，只見山脚下，黑暗中，刀光閃閃。阿紺立卽回房披上外衣。

「老大，算了，人家打架殺人，干我們什麼事？」

「又不要你去幫著打架，操什麼心？」阿紺說完，卽一躍而出，向山下飛奔而去。

「等我一下，嘿！老大，我也要去，忠臣兵六要隨著老大去！」

阿紺身穿睡衣，脚穿木屐，頭也不回的直奔到阿彌陀門口，却情不自禁的停下來。

十多個追兵抵擋不住一個武士的場面，早已令她愕然，接下來又是追兵陸續的被殺被斬，更讓她目瞪呆獃。

——哇！好可怕的劍法。

那個以一敵十的武士，就是修太，看修太殺得那副模樣，似乎已經走火入魔。瞪著火花似的眼睛，手中緊握著血紅的長劍，身上的衣服，早已噴滿血水、汗水，一頭蓬亂的頭髮，正隨著淒厲的夜風飄動。

「喂！還有人要來送死嗎？」

「命只有一條，你們知不知道？」

修太每進一步，追兵們就退後一步，到最後，其中一名追兵大喊：

「逃呀！」

其他的追兵，似乎也早就在等這個口令，一聲令下，所有追兵全部逃得無影無蹤。

修太這時，鬆了一口氣，倒在地下。

四

阿紺小心翼翼的靠近修太，保持一段劍揮不到的距離，然後繞到修太面前。

「武士先生！」

阿紺確非泛泛之輩，她看得出倒在地上的修太，其殺氣仍未減低，如果在他背後，很可能被他轉身一劍傷到，所以才繞到修太面前，輕輕的喊他。

「妳是誰？」

突然有個穿睡衣的女孩站在前面，使得修太著實的嚇了一跳。

「不要怕，我是這附近的人，你有沒有受傷？」

「他們眞是卑鄙，有人趁我不注意的時候，在我小腿上傷了一刀，大概沒有多大關係。」

「你能够以一敵十，武藝高强，令人折服，來，到我住的地方來，我替你療傷。」阿紺伸手，準備牽起修太。

「不要緊，我自己可以走。」

「那些追兵都跑光了？」

「是。」

「嗯！他們可能會去叫幫手來。」阿紺攙著修太，道：「趁那些人還沒來之前，快走！」

「嗯！」

「兵六！你死在那兒幹什麼？快來幫忙呀！」

「不必了，幫我敷點藥就行了。」修太面容微有苦楚，似乎是傷口作痛。

「從這邊來。」阿紺扶著修太，好不容易回到阿彌陀寺。

「兵六！拿酒和紗布來，快點！」

「是。」

阿紺很迅速的，把修太的傷裹好。

「多謝小姐相救，我這要告辭了。」修太起身，準備離開，却被阿紺一手擋住。

「不行！你這一出去，一定又會再遇到那些人。」

「我跟他們拼了！」

「不行！鷄蛋碰石頭，必敗無疑。你今晚就住在這裏。」

「我怎麼可以在此打擾，萬一連累到你們生命安危，那可怎麼好。」

「不會牽連到我們的，你放心。」

「可是，他們一定會找到這裏來的。」

「我自有辦法應付他們，你先委屈委屈，躲在被櫥裏吧！」阿紺變有自信的說。

五

修太尚在猶豫之際，早已被阿紺推進被櫥。阿紺隨卽又回到梳妝臺前，若無其事的打扮自己。

不一會兒的功夫，外面果然傳來許多脚步聲。

「開門！開門！」粗莽的喊門聲、叫門聲，嚇得兵六面色全變，不知如何是好。

「去開門呀！把武士先生的草鞋藏起來。」

「我會的，老大。」

「去開門呀！快！」

兵六藏好修太的草鞋，然後打開大門，七、八個粗壯的莽漢，一窩蜂的衝了進來。

「喂！」

「有沒有一個年紀大約三十三歲左右的武士來這裏？」

「沒有。」兵六說。

「你要是敢撒謊，看我饒不饒你！」其中一名莽漢，一把抓起兵六的衣襟，大聲吼道。

「不敢，不敢！」兵六幾乎被嚇得六神無主。

「兵六，外面發生了什麼事？」阿紺躲在房裏，嬌滴滴的問了一句。

「喂！搜！」莽漢們一聽還有內房，於是紛紛往屋裏衝。那領在隊前的人，才打開紙門，却被嚇獃了似的，楞在門口。

原來，阿紺仍舊是脫去外衣，嫵媚的在鏡前化妝。

「唉唷！」阿紺故作其事的叫了一聲，但並沒有遮掩她那白嫩得迷人的身體，甚而轉過身來，兩個豐潤的乳房朝向門口。

「你幹什麼一直看著人家嘛！多不好意思！這麼晚了，你們還會有什麼事呢？」

「沒，沒什麼事，我們來找一個武士，年紀大約三十三歲，你們看到沒有？」

「算了，如果有那麼可怕的人來我這裏，我不早嚇昏了才怪！」

「哦！」站在門口的男人，簡直就像個木偶似的，不進前，也不後退。其他的追兵看無動靜，又派了兩個人前去查問究竟。

「篠村，查到沒有？怎麼這麼慢哪！」結果，這兩個人也照例的驚叫一聲。

「你們三個人到底怎麼了嘛！一直看，一直看，人家會很不好意思的哩！」

「哦！我們追一名奸細，追到這裏來，妳有沒有看到什麼可疑的人物沒有？」

「沒有啊！我剛剛聽到有脚步聲往山上跑去，我還以爲是狗呢！」

「啊！往山上跑去？」

「是呀！」

「快追！」一大羣莽漢不禁都看了阿紺一眼，才依依不捨的往山上追去。

六

兵六關好門之後，像散了線的木頭人似的，癱在阿紺門口。

「呼！老大！妳眞了不起！妳看我，嚇了一身冷汗。」

「有什麼好怕的？」

「當然嘍！妳有那麼白嫩迷人的皮膚作擋劍牌，我可沒有。」

「你也可以打個赤膊，露露你那個鍾馗刺青呀！」

「不行，萬一我的鍾馗刺青被劈成兩半，那我可不願意。」

「一點鍾馗刺青有什麼好寶貝的？」

「哼！當然寶貝，比妳那個白嫩迷人的皮膚還寶貝。」

「好了好了，別多嘴了，剛剛那個武士一定還沒吃飯，你快去準備呀！」

「是。」兵六應了一聲，轉身離開房內。

阿紺這才打開被櫥，讓修太出來。

「多謝小姐費心相救。」修太深深鞠了一躬，說道：「我是會津藩裏，崛主水家臣的家臣，五百江修太。」

「什麼？你？」阿紺提高了聲調，顯得非常訝異。

「怎麼？小姐認識我？」

「哦！略有耳聞，聽說主君和崛主水先生之間，很不和氣，可有此事？」

「什麼？風聲已經傳到這裏來啦？」

「那些追兵，不就是藩裏的藩士了嗎？」

「是，正因爲如此，我不能久留在這裏，他們那些人沒追殺到我，是萬萬不會善罷干休的，我受小姐照顧，恐怕會連累到小姐。」

「好了，別說傻話。」阿紺微微一笑，道：「我不會讓你離開這裏的。」

「嗯？」修太被阿紺一語，說得莫明其妙。

「我阿紺做的事情，要是一旦被人家破壞，那我是絕對不能忍受的。我保護你，就不准別人動你一根寒毛。」

「哦！原來妳是阿紺小姐。」修太道：「我們素昧平生，妳爲什麼要這樣捷力相助呢？」

「緣份呀！能有機會保護你，這是緣份。」

「妳一個女人家，不知天高地厚，妳可知道保護我，要冒多大的風險啊！妳這是爲什麼呢？」

「你不知道我爲什麼？」

「不知道。」

「呵呵！」

「到底妳是爲什麼？」

「我對你呀！一見就鍾情啦！」阿紺嫵媚的瞟了修太一眼，陣陣情波，送往修太心中。

七

第二天早上，兵六在後院古井邊對阿紺說：

「我昨天晚上，煩得一夜沒睡。」

「哼！睡得像一頭死豬一樣，還說沒睡！」

「是嗎？」兵六摸摸腦袋，尷尬的說：「我是說呀！我眞怕那些追兵還會再來。」

「我看這兩、三天，他們不會來。」

「妳怎麼知道？」

「再過幾天，可能會一個一個來。」

「對，他們一個一個來，嘿嘿，吃老大的嫩豆腐，嘻嘻……」

「去你的！豬！」

「是！」

「哼！要騙騙那些人，還沒什麼問題。」

「哦！可是……」

「你眞是的，又來了！」

「哦！是，老大！」兵六故意湊近阿紺耳邊，小聲的說：「妳怎麼不想回江戶啦？是不是因爲那個五百江？」

「當然！」

「那，我去煽動五百江……」

「叫五百江先生！」

「哦！是！我去煽動五百江先生，讓他來幫助我們搜集崛主水和藩主不和的情報，然後拿去上報我們的主君，嘿！老大，妳眼光眞不賴呀！」

「兵六！」

「是！」

「我告訴你，不管我是不是要去煽動五百江先生，我完全沒有野心，不是爲了給自己立功。」

「老大，妳怎麼這樣說呢？咱們好不容易才得到一條線索，妳……」

「好了，別說了，我告訴你，我愛上他了！」

「什麼？眞的嗎？」

「眞的。」

「確定了？妳眞的愛上他了？」

「確定了，我眞的愛上他了。」

「唉唷！好在我心臟還在跳。」

「如果你要回江戶，就自個兒回去吧！」

「老大，妳也愛得眞快呀！昨天到現在，不過是一個晚上嘛！」

「豬！」

「是！」

「愛情是沒有理由，也不須要時間的，昨晚上，當我看到他匹馬單槍的對付那麼多人，那英勇的戰姿，就已經深深打動我的心了。」

八

「哇！天哪！」

從此，我對他一見鍾情，愛上他了。」

「唉！」

「你自己去唉！我可沒空陪你唉！」

「老大，那妳要怎麼樣對四谷的主君交待？」

「四谷主君的事，我自會料理。」

「但是……」

「眞是的你煩不煩呀！你是四谷主君的家臣，還是我阿紺的手下？」

「我是阿紺老大的忠僕！」

「那就少廢話，我心意已堅。」

「唉！妳們女孩子的心，眞難捉摸。」兵六茫然的搖搖，嘆著氣。

「好啦！我好久好久沒遇到一個像這樣讓我傾心的武士，好不容易遇到了一個，我很高興呢！」「唉！好，好，高興！」

「兵六，你怎麼啦？嫉妒？還是羨慕？」

「我當然嫉妒！眞沒意思！」

「沒意思回江戶去！我沒有要你陪在這裏。」

「老大！別生氣啦！我雖然有點吃醋，可是，我還是老大的忠僕呀！再說，老大這段戀情，恐怕也只能維持個半個月，一個月的。」

「豬，你不知道！」

「是嗎？我不知道……」

五百江修太，這時已起得牀來，走出門外。

「兵六，準備早飯！」阿紺吩咐完畢，趕忙跑進修太房裏。

「唉！像個狐狸似的武士，有什麼好愛的？要愛，也應該愛上我這個英俊瀟灑的兵六才對呀！」

阿紺進得屋裏，向修太稍一欠身，道：

「你醒了？」

「阿紺小姐……」

「不要稱我小姐，我也不要稱你先生，從現在開始，我要叫你修太，好不好？修太！」修太被阿紺的開放熱情，嚇得手足無措，不知該說些什麼。

「昨晚上那些人，沒有再來了？」好不容易，修太才擠出這一句話。

「是，你不必擔心！」

九

阿紺用她那閃著熱情光芒的眼睛，直盯著修太不放，看得修太混身不自在。

「我會派人去藩裏打聽風聲，你就待在這裏，靜靜養傷，什麼都不要管。」

「這太麻煩妳了。」

「嗯？你又來了！」阿紺又瞟了修太一眼，說道：「告訴你多少次，不麻煩！不麻煩！」

「是這樣嗎？」

「來，我替你換藥！」

「我自己來，我自己來！」

「我來！怎麼？不是你太太，你就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呀？」

「沒有的事。」

「喂！聽說你太太很漂亮？」

「那是大家的說法。」

「你不認爲嗎？」

「我也同感。」

「你這樣說，人家會吃醋的。」

「哦！我沒有輕侮妳的意思。」

「唉！其實也沒關係。」

「妳千萬不要生氣才好。」

「我不生氣。」阿紺再一次拋給修太一個媚眼，羞得修太蒼白消瘦的臉頰上，頓然泛起了一陣紅暈。

——這個人，活到這把歲數，怎麼還那麼單純，一心只愛自己的太太。

「修太，你一個人離鄉背井的，不擔心你太太嗎？」

「我妻在崛主水先生家裏服侍。」

「喔！那你一定很寂寞嘍？」

「是！」

「啊！嚇死人了，你講話怎麼這個樣子？」

「哦！不，不，我……」

「『沒有的事，請妳不要生氣』，喂！你只會講這一套，煩死人了！」

「既然被妳搶先說了，我又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我才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像你，老把太太掛在嘴上，討厭！」

「哦！很慚愧！很抱歉！」

「噗哧！」阿紺看到修太如此認眞的模樣，不禁笑了出來。反而，更親近修太的，服侍修太進餐。

「兵六，你去藩裏，探探昨晚上的事。」

十

兵六滿臉不高興的走出門去。

奇怪的事，一夜之間，十數個藩士被殺，應該是一件大事，爲什麼一點風聲也沒有？

聽說刑事組組長越村吾兵衞正在爲這件事生氣，自己手下一夜之間被殺了十幾個，已經够窩枉了；修太又沒抓到，不知該如何向主君交待才好。越村吾兵衞只好全力掩蓋事實，另一方面，佈下法網，繼續追殺修太。

在崛主水家，也得知修太失踪的消息，正派人四處打聽。

再一個行踪不明的人物，就是小豆丸。小豆丸自從與修太背道逃走之後，形影消失，不知去向。凡七、宇介仍然繼續追踪。

兵六探得了所有消息，立即轉回，一一詳細的向阿紺報告。

「修太，這麼一來，你更不能隨便露面了，雖然你很善長用劍，但是，如果他們用槍，你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嗯！」

「等藩裏風聲放鬆一些，你再出去。」

「嗯！」

「你好像很不滿意，很不甘心似的。」

「嗯！哦……不，沒有的事。」

「反正你現在回去，太太也不在家嘛！」

「嗯！」

「既然這樣，你何必趕緊回去呢？」

「嗯！」

「我可以代替你太太，爲你做任何事。」

「嗯！」

「你是不是不喜歡我嘛！」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沒有的事，那爲什麼你總是嗯！嗯！嗯！嗯！提起精神來！」

「嗯！」

「你是不是傷口在痛呀！」

「不是！」

鶴谷城內

一

在會津盆地正當中，屹立著一棟五層樓高的樓閣，若松城的人，稱之爲鶴谷城。乃是先前蒲生氏鄉，廢去葦名氏的舊館之後，以甲州式的作法，完成了這座名城。時爲文祿二年。寬永四年，加藤嘉明舉藩遷移到四國松山。八年之後，嘉明死，明成繼立藩主，在寬永十六年，改建北出丸、西出丸，並把七層城樓，改建爲五層。

幕府已經注意到明成改建城樓的事情，派了許多密探，潛入會津若松，暗查底細。其中，以一個名叫阿部對馬守重次的閣老所派出的密探，爲數最多。

近來，明成和崛主水之間的爭執，已日趨明顯化，許多密探已探得有關明成失政的風聲，紛紛傳報江戶。

藩主明成，除了與先代功臣崛主水爭執不休，此外，對領國之內人民百姓，也加重課稅，大興土木。自己則沉於逸樂，盡情奢靡。他早該注意到自己的惡名將已傳入幕府，可

惜，明成不是個聰明人，尚未覺察於此。甚而有變本加厲的趨勢，不但不努力於武藝政道，而且常與貼身近臣大開酒宴。

這一天與往常一樣，明成帶着羣臣正沉迷於酒色之中，忽聞小姓組角井三兵衞來到禦前傳報：

「昨晚上，有人以密文投進我屋裏。」

「密文上寫什麼？」明成很無趣的問。

「密文上說，成瀨修次郎在被處分閉門，却還帶著一個女孩在屋裏私會，這裏，還有一封信爲證。」

明成一聽，突然驚愕的坐正起來。

「成瀨與女子私會？」

「是。」

「可惡之至！去！命令越村趕緊調查眞相，如果所報屬實，絕不饒他！」

「是。」

角井在石部櫻樹下，被修次郎的大哥修太羞辱，餘恨未消，趁此機會，正可以狠命的報復一番。於是，趕緊飛報刑事組組長越村，並且把密文也給越村過目，大加煽動越村，而越村正好因爲手下多人被修太所殺，怒氣正旺，與角井一搭卽合，立卽派人逮捕修次郎來到刑事組，苛嚴的審問。

「關於此事，我一無所知，請你要詳細調查。」修次郎在刑事組，憤然的回答。

——如果是與大哥修太連絡的事情暴露，那我甘心受罰，爲大哥求饒。

二

——若是提起女孩，我除了阿妙之外，就沒有別人。但我並沒有把阿妙帶進我房裏啊！他沒有想到，阿妙會往他家裏投擲情書。

「可惡！拉下去關起來！」明成命令。

於是，修次郎被關在刑事組的牢房裏，修次郎明白，這是因爲明成怨恨修太的緣故，所以把積憤加諸他的身上。

阿妙一聽說修次郎被關，嚇得花容失色。

「修次郎先生怎麼會把女孩帶進他的屋裏？是不是那個密探用我寫的信作證據，加害於修次郎先生？」

阿妙守在窗邊，不停的觀望成瀨家的屋頂，好像是只要看到成瀨的房院，就可以看到修次郎似的，然而其內心的不安，使得阿妙情不自禁的掉下了眼淚。

「阿妙小姐。」聲音從樹頂上傳來。

阿妙急忙抬頭一看，只見樹縫間有一張像狐狸一般，令人可怖的臉。」

「你是誰？」

「眞是貴人多忘事，才不過兩三天的事情，妳就把我忘啦？阿妙小姐，妳在想誰？又是成瀨嗎？」

「一定是你去誣告成瀨先生。」

「不錯，是我。」

「卑鄙的小人。」

「有什麼嘛！我不過添了一點油下去而已。」

「你……」阿妙氣得兩手握緊了拳頭。

「哈哈哈……」那個人拍拍結實的胸脯，說道：「喂！妳的情書還在我這裏，如果，我把信拿給刑事組，這後果……哈哈哈……」

「把信還我！還我！」

「可以，只要妳那小嘴兒讓我親親。」

「下流！」

「是！我卑鄙！我下流！我完全承認。」

「你還是不把信還我？」

「誰叫妳不讓我親嘴？」

「我絕不那麼下賤。」

「若是如此這般，我只好把信交給刑事組嘍？」

「隨便你！」阿妙倔强的說。

三

阿妙到此地步，已經心裏有數。

要救修次郎無罪脫身，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去刑事組自首。

阿妙爲了要救愛人，已經顧不得一切後果，勇敢的向刑事組走去。

——這封信，是我寫給成瀨先生的，但是成瀨先生毫不知情。

這時候，被掠十搶去的情書，已到越村手中了。

越村看到在藩中立有相當地位的內藤右京唯一的女兒，因與修次郎連絡，而自首來到刑事組。心中感到非常棘手，但事到如此，也不得不辦。於是越村把事情原委，一併上報明成。

明成對這事頗感興趣，說道：

「叫那個不知死活的女孩子過來，我親自調查這件事。」

阿妙被帶到明成面前，臉色慘綠，一如庭中的樹木。

——可憐！這麼標緻的女孩！

在明成殿裏的每個官僚，似乎都同有這種感覺，

——這麼端莊溫柔的女孩，也會和閉門中的男人私會嗎？

多少人的眼光，含有嫉妬，也有害怕。

明成用異樣的眼神，靜靜的看著阿妙的臉。

「妳是內藤的女兒？」明成用沙啞的嗓音問道：

「允許妳直接回答。」在一旁的越村插嘴說道：

「是，你是內藤在京的女兒，名叫阿妙。」

「聽說你跟閉門中的越村私會？這封信可是妳親手所寫？」明成把信拿在手中幌著。

「是的。」

「寫了這一封信之後，一定也有私會。」

「如果我能見到成瀨先生，又何必寫這一封信？」

「嗯？」明成的聲音轉爲粗魯：「妳也會耍嘴皮子？難道妳不是爲了私會成瀨，才寫這封信？」

「寫信是我的不對，請處罰我一個人好了。」

「妳認罪了？」

「是的。但是成瀨先生對於這封信，毫不知情，請主君饒放他吧！」

「成瀨有寫信給你嗎？」

「沒有？」

四

「你承不承認與成瀨私通？」

「沒有不義的事發生。」阿妙理直氣壯的抬起頭。

「沒有經過父母同意，就自作主張的談戀愛，這就是不義，妳跟成瀨交往，內藤右京知道嗎？」

「家父不知道。」

「哼！這不是不義私通，是什麼？」

「私通？這麼難聽，其實這是我在單戀他，與他無關。」

阿妙無時無刻，都在袒護著修次郎，一切責任，願由自己一人肩挑起來。

「妳還要狡辯！信中明明要成瀨早日向妳父親提親，如果是妳一個人單戀這信中內容，如何解釋？」

「這是我想要成瀨早點知道我的心意，才這麼寫的。」

「如果妳這句話是眞的，那妳可眞是個可怕的淫婦。」

「小女知過，一切聽憑主君處罰。」

在一旁的人，都可以判斷出阿妙的話不是眞的。但阿妙却一口咬定成瀨不知實情。明成又說道：

「小女孩子，嘴皮子却這麼硬，拉下去關在月見樓，讓她自己來透露實情。

明成望著阿妙窈窕的背影，臉上有著一種很特殊的表情。在一旁的角井，雖然刀法不很精鍊，但一雙眼珠子，倒是相當明亮。這時候，只有他看穿了明成的心思。

等衆人散去，角井靠近明成身邊，說道：

「主君，阿妙小姐長得很不錯，是不是？」

「嗯！嘴皮子是硬了一點，但是這臉蛋兒倒是挺可愛的。」

「主君好像很有意思？……」

「嗯？哼！」

「我去說說看，主君意下如何？」

「可是，瞧她對成瀨一片癡心，有可能嗎？」

「主君怎說這樣的話？在這個藩裏，誰敢不服從主君的命令？」

「嗯！」

「「只要主君一句話，小的這就去辦。」

「好，你去安排吧！」

看來，明成好色的心理，已經被煽起火焰。角井於是乎狡猾的鞠了一躬，忠實的說道：

「請主君委任小的去辦！」

五

月見樓在本藩城樓的東南方，是一個土牆砌成的樓閣。

角井站在月見樓前，嚥了嚥口水，陰險的笑笑，然後？門進去。阿妙在黑暗中，靜靜的坐著。

阿妙的心情，異常的平靜。因爲她已心中有數，準備迎接明成對她所作的任何處罰。而角井反而不能安靜，好像有超越與阿妙言談本意的邪念產生。

「阿妙小姐。」

阿妙抬起頭，說：「決定好要怎麼處罰我了？」

「不是，有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藩主看上妳啦！」

「嗯？這話是什麼意思？」

「唉唷！笨女孩！藩主愛上妳啦！」

阿妙聽角井一說，羞得紅起臉來，說道：

「雖然我有罪在身，但請你還是要尊重我！」

「我沒有不尊重妳的意思，藩主是眞的愛上妳了，要妳留在他身邊侍候他呢！

「這是什麼話？」阿妙生氣的說。

「爲什麼？難道有比侍候藩主更光榮的事？」

「我一心只愛慕成瀨先生。」

「妳愛他，他又不愛妳，會有什麼結果呢？」

——他愛我，我也愛他。

阿妙在心裏大聲的喊著。但這是一句苦不能言的心語。

「成瀨被關在牢裏，說來說去，還是爲了妳。」

「所以我心裏很難過。」

「如果妳順從主君，成瀨不但會被免罪，說不定也會解除閉門。」角井摸摸鼻頭，說：

「妳看，妳父親也爲了妳的事，被主君責備。」

「實在對不起父親……」

如果妳順從主君，一樣可以得到原諒。」

「是。」

「那妳願意嘍？」

「不！」阿妙抬起頭，堅決的說。

六

「妳眞是個不知好歹的東西，受主君寵愛，可以得到榮華富貴，又可以解決一切事情，這一點道理，妳都想不通嗎？如果，妳拒絕主君，哼！說不定成瀨會被命令切腹喔！」

「成瀨先生又沒有犯罪，爲什麼要切腹？」

「誰管他有罪沒罪？違抗主君的命令，就要切腹！」

「身爲主君，怎可以如此無理？要死，我願意死。」

「可是，主君偏偏不要妳死，嘻嘻，主君啊！愛死妳了！」角井陰邪的臉孔又出現了。

「我不要主君愛我！」阿妙似乎聽不懂似的。

「爲什麼？」

「只要我心愛的成瀨先生才會是我的丈夫，我決定了。」

「妳這個女孩眞是傻！等妳嫁給主君，得到榮華富貴以後，妳就會忘記成瀨了！」

「我忘不了，我一定忘不了。」

「妳這個女孩眞煩人，我口都講乾了，妳還聽不懂我的意思不成？難道妳願意爲了他，不管妳父親死活？」

想到愛人和父親，兩難兼顧，阿妙思緒紛亂得答不出話來。

角井在一旁，細細的打量阿妙的全身。

——這麼漂亮的臉蛋兒，這麼細嫩的皮膚，這麼苗條的身材，如果能……那不知道該有多好，成瀨這個臭小子，那裏走來的狗運，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女孩的感情？哼！與其當上成瀨的老婆，還不如當個主君的玩物。

看到阿妙痛苦思索的表情，角井不由得升起一股喜悅。

「仔細再想想看，如果當上四十萬石俸祿的使用人，那該有多好？這種機會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喔！」

「我不稀罕！」

試試看，試過了，妳就稀罕了。」

「我不稀罕！說不稀罕就不稀罕！」

「他媽的，臭娘兒們，嘴皮子眞硬得像鋼板一樣，好！既然妳不怕成瀨被命令切腹，也不怕妳父親被處罰，我這就去報告主君去！」

「不，等一下！」阿妙又緊張的喊住角井。

「怎麼？想開啦？」

但是阿妙聽了這句話，却又黯然的低下頭。

七

角井回著頭問：「答應了？」

阿妙搖搖頭。

角井到此，已經很不耐煩了，他生氣的說：「好啦！好啦！我沒時間跟妳窮磨菇我請主君再給妳一夜時限，讓妳好好考慮！」角井說完，砰！的一聲，把門關上。

阿妙沉沉的低著頭，淚珠兒滴落在襟上。主君那張圓肥的胖臉，那雙帶著淫蕩的眼睛，反覆不停的出現在阿妙的腦海裏。

——要救修次郎，唯一的辦法就是順從主君。

——不，不行，修次郎也不會希望我這麼做，他一定不希望心愛的人，做出這種事情，如果我眞的答應下來，他一定會瞧不起我的……。

——我該怎麼辦？

——父親如果知道主君的意思，一定非常樂意的答應，也不會責怪修次郎。但是，我……我不能……唉！天哪！我該怎麼辦？

良久，這個可憐的女孩作了決定了。

——我死了，什麼事也沒有了。主君他又能怎麼樣？她抬起頭，環顧一下四周圍。借著透進窗欄的一點光，她找到一只空箇。

解下腰帶，爬上空箇，把腰帶繫緊自己的脖子，另一端綁在窗欄上，然後用力一蹬，踢開了空箱。阿妙就打算這麼去了，她心裏，默默的向父親、母親、和心愛的成瀨修次郎告別。

突然間，她從繫著脖子的腰帶上，摔了下。來起先以爲是帶子斷了，定神一看，原來窗外蹲著一團黑影。

「阿妙小姐，不可輕生。」

「你是誰？」

「我曾受過成瀨先生的恩情。」

「哦！」

「我剛從他那兒過來，他爲了妳，很是擔心，所以妳萬萬不可尋短見。」

「可是，主君……」

「我知道，可是我會盡量想辦法救出你們兩個，只是妳，千萬不要自己斷送生命。

八

「成瀨先生現在怎麼樣了？」

「我也不知道上面會怎麼處置他，但是也絕不這麼簡單就要他切腹，如果他眞的受命切腹，我小豆丸拼了這一條命，也要救他出來。」

「啊！原來你是小豆丸先生！成瀨先生的事，就萬萬拜託你勞神了！」

「這個我知道，但現在是妳的事情比較嚴重，成瀨先生心急得很，妳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阿妙默然的點點頭。

「啊！有人來了，我先告辭！」小豆丸才說完，形影已經消失在窗邊了，月光又重新射進黑暗的屋子裏來。

——這個人身手眞是不凡，不知和那修次郎有什麼關係。

——對，我不能死，修次郎活著，我也要活著，修次郎死了，我才要死。

阿妙這麼一想，心情又恢復不少元氣，於是靠著牆，慢慢睡著了。

不知過了多久，房間又被打開，一個年約四十五歲的中年婦人走進來。

「跟著我到後宮去！」中年婦人進來，只說了這一句話。

阿妙也就靜靜的，跟著中年婦人進入後宮，被安置在一間房間裏。

「妳今天晚上，就在這裏休息吧！」中年婦人說完，就轉身出去。那態度雖然很親切，但是阿妙仍是無法安心，無法鎮靜。

這一個晚上，平安的度過。

第二天一早，中年婦人又來了。

「今天晚上，主君要妳陪他睡。」

「不要，我已經跟角井說過了。」

「主君向妳求愛，只准接受，不可拒絕。」

「我不能接受，我不能。」

中年婦人苦口婆心的勸了半天，但依然不能說服阿妙，只好搖搖頭，走出門去。

一天下來，並沒有發生什麼事，直到黃昏，中年婦人才又出現在阿妙面前。

這一次，中年婦人的表情，嚴酷得可怕。

「違拘主君的命令，妳被主君命令自殺！」

九

如果是個男人，這下子可就是要切腹了。

阿妙曾經想過，爲了修次郎，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易尋短見。但這是候，是主君所下的命令，一切一切，都沒有挽救的希望了。

「本來，是要將妳處斬的，可是主君寵妳，所以對妳特別待遇，妳應該欣然感謝主君的命令。

不但要被寃枉的處死，還要欣然接受？這是從何說起的道理？但是在當時，這是很自然的事情。阿妙到此，也無話可說，只有恭敬的順從了。

——修次郎，阿妙要先走一有，你自己保重吧！

「去準備準備吧！」

「沒什麼好準備的。」

「武士家的女孩，怎麼可以這樣說話？自殺之前，要全身潔淨，妳必須先去洗個澡。」

「是。」

「跟我來。」

阿妙被帶去洗澡，彷彿是要洗去一生所惹來的汚穢似的，全身上下，洗得乾乾淨淨。

洗好澡出來。

「穿上這一套衣服。」

那是一套純白綢料的衣服。

「這是……」

「自殺要穿白色衣服，這一點道理，妳都不懂嗎？」

「是。」

等阿妙穿好衣服。

「跟我來。」

阿妙心裏知道，這一去就是絕路了。所以她心情沉重得幾乎要窒息一般難受。修次郎的臉，一次一次的浮現在她腦海裏。

中年婦人在一間房門前停下，對門邊的侍女講了幾句話，而後，侍女打開房門，中年婦人領著阿妙走進去。接著，第二道房間門也打開了，裏面有四組屏風掩著。

阿妙向房間內左邊一看，啊！的一聲，驚叫出來。

原來，明成早已在牀上等著。

「這是什麼意思？你不是要我自殺嗎？」

十

阿妙拔起腿來，就往房門口跑去。但不料又被侍女逮住。

「既然妳已決心要死，那就讓過去的妳死去，從今天開始，新生的妳，要服侍在主君身旁。」中年婦人說話的聲音，壓得很低很低。

阿妙發了狂似的，對著明成破口大罵。

罵了一會兒，明成轉向中年婦人說：

「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說什麼也不肯服從我的命令，算了，把她帶過來，我就此地將她處斬！」

中年婦人趕緊補上一句：「妳看，主君生氣了，快去賠禮。」

「不，我願意死！」

阿妙扯開中年婦人的手，走進屏風內，站在明成面前。明成早已披上衣服，端坐在牀上。

「請主君斬我吧！」阿妙抬起頭，心中已有了萬全的準備。

「嗯！眞是可惡！」

明成雖然嘴裏這麼說，但心裏還是很捨不得的。

——這麼難得的美人胎，斬了多可惜？

明成嚥了嚥口水，一語既出，駟馬難追，已由不得他捨不得了。

「刀！」明成大喊一聲。

侍女趕忙把刀交在明成的左手，明成於是站起來，直挺挺的立在阿妙的面前。

「準備好了？」

「是。」

「轉過身去！」

阿妙於是背向明成，跪下來，伸出脖子，等待死亡的一刻。

明成正要劈刀下去，突然，屋頂上傳來一陣怪笑聲。

「呼呼呼！好可怕呀！好可怕！」

「什麼人？」明成抬起頭來，望著天花板，但什麼人也沒有。只聽那奇怪的聲音又說：

「會津若松，堂堂四十萬石的藩主，强姦未成，還要殺人，唉呀！這道理從何說起呢？」

「奸細！出來！」明成緊張的四處張望。

「別嚷嚷！你也是聰明人，自己所做的事情，自己的心裏有數，再說，江戶公儀不是瞎子，早就在注意你的所言所行了，如果你要再繼續無道用權，那後果，是不堪想像的。」

「什麼？你是江戶的密探？」

「不一定是。」

「出來！出來！密探！別讓他跑了！追呀！斬呀！」明成急得亂了分寸，發狂似的亂吼亂嚷。府中馬上引起一陣騷動。

手裡劍和槍

一

「老大，妳怎麼睡到這時候才起牀？」

在井邊洗臉的兵六，把阿紺從上到下，細細的打量一番。阿紺懶洋洋的伸著腰，嘴裏還不停的打著呵欠。

「唉！爬不起來，太累了！」

「太累？嘿嘿……」

「別笑成那副德性好不好？神經病！」

「幹麼發脾氣嘛！是不是……嘿嘿是不是很舒服？脾氣才這麼壞？」

「你在說些什麼呀？」

「我是說，昨天晚上，老大跟五百江在房間裏，嘿嘿……配合得不很成功？」

「我跟他沒怎麼樣呀！你這個鬼腦筋，想到那裏去了？」

「是，可是，老大，妳不是很愛他嗎？」

「對！愛他又怎麼樣？」

「既然愛他，當上夫妻不就結了，幹麼那麼客氣？」

「當夫妻也要男人主動呀！那個木頭人，只曉得貼著牆壁！」

「哼！」

「哼什麼？」

「妳不是脫了衣服睡的嗎？」

「是呀！我不是告訴你了，他是一個木頭人，沒有感覺。」

「嗯！不解風情，眞的很像一個木頭人。」

「兵六！」

「是。」

「他像不像個木頭人，也輪得到你說啊？我告訴你，我就是喜歡他那個木頭樣兒。」

「管妳去！」兵六無奈的聳了聳肩。

「兵六！你去城裏探一下風聲。」

「是呀！我不在你們中間當電燈炮，你們說話才方便呢！」兵六低聲的嘀咕著。

「你又在嘀咕什麼？」

「沒有。」

兵六一早出去，直到中午才回來。回來的時候，修太和阿紺正好在屋裏談話。

兵六把脖子探進房門裏，譏謔的笑道：

「我有事報告，會不會影響到你們？」

「豬！快進來！」

「是！」

兵六跳進屋裏，開頭就問修太：

「五百江先生？成瀨修次郎不是是你弟弟？」

二

「不錯，成瀨修次郎是我弟弟，怎麼？發生了什麼事？」

「聽說他在閉門中，把女孩帶進屋裏，犯了罪，現在正被關在監獄裏。」

「什麼修次郎把女孩帶進自己屋裏？不可能！我弟弟不是那種人。」

「這個女孩，聽說長得很漂亮，是成瀨家隔壁，內藤右京的女兒。他們好像已經來往很久了。」

——修次郎是曾經對我提過這個女孩，可是，把女孩帶進屋裏是絕不可能的事，這其中

必有蹊蹺。

「我雖然不了解事實眞相，但是我絕不相信！」修太的臉上，浮現出凝重的憂鬱之色。

「可能兵六漏掉很多線索，我親自去查查看。」阿紺說。

「萬事拜託，請妳查出眞相來。」

「簡單！」阿紺輕鬆的回了一句，敏捷的往門外衝去。

阿紺回來的時候，神色很不定。

「到底怎麼樣了？」修太緊張的問。

「修次郎的情況，的確不好。」

「這麼說，他是眞的被關起來了？」

「聽說那個叫阿妙的女孩也被關起來了。」

「眞是這樣？」

「還有更不好的消息！」

「什麼？」

「聽說成瀨先生會被命令切腹。」

曾經有一次被騙的經驗，修太很懷疑這句話的可信性。是不是那些惡徒，又要借此騙他離開藏身之所？

如果不相信這個消息，萬一這件事又是眞的，那又該怎麼辦呢？

「阿紺。」

「嗯？」

「我要離開這裏，謝謝妳這數日來的照顧。」

「你要去那兒？」

「要回我自己的家，我當時離開主水，並沒有向他告辭。」

「你想騙我？你根本不可能回家。」

「唉！」修太畢竟是個不善長說話的人：「我要設法救出修次郎才行。」

「成瀨被關在刑事組大牢房裏，你還是要去？」

「是的。」

三

「哼！好像送禮物似的，自投羅網！」

「我是那麼簡單就可以抓到的嗎？」

「可是你別忘了，對方用的是槍啊！」

「事非得已的時候，只有一死，但我絕不能眼睜睜的看著弟弟受難。」

「我知道啦！反正我阻止不了，要去就走嘛！」

「走吧？」

「走就走啊！有什麼好奇怪的。」

「妳也要去？」

「是啊！」阿紺充滿潤澤的臉上，綻出滿有自信的笑容。

「不行，太危險了。」

「我知道，你也知道啊！不是嗎？」

「我是爲了弟弟。」

「我是爲了愛人！」

「妳？」修太被嚇了一跳。從來，做夢也沒想到會有照代以外的女人愛上他，這突如其來的一句話，使修太當之爲開得太大的玩笑。

「阿紺，你曉得我最不會說笑話，不要作弄我好不好？」

「我沒有開玩笑，是眞的。」

「妳不要讓我難爲情，好嗎？」

「修太，我知你很愛你太太，但是，我不會向你提出什麼要求的，你儘管放心好了。只是，你偶而也應該疼疼我呀！」

「我沒辦法疼妳。」

「你可以啦！」

「不行！」

「一定可以！」

「不要跟我强辯！阿紺！」

「我就要跟你爭辯到底！修太！」

「不管如何，這是一賭生死的事情，妳去，會阻礙我辦事，一定不讓妳去。」

「你辦你的事，我可以自己保護自己，纏不到你。」

「嗯！那天晚上，妳靠近我的樣子，的確是女流之中，罕見的精明，妳學過武嗎？」

「我父親是教武藝的師父，但是我的武藝不算很精鍊，你要不要看看？」

阿紺說完，用右手摸了摸頭髮，才一剎那七間，七、八支針像流星一般，從阿紺手中飛出，整整齊齊的，在門上排成一列。

四

「嗯！很不錯啊！」修太看了阿紺的武技，很是讚賞：「這不是普通的手裏劍吧？阿紺，讓我看看好嗎？」

修太一看清楚，原來是三寸長的針，針頭成六角形。

「這很罕見哪？是什麼功夫？」

「沒什麼，我父親是根岸流的打根術高手，這功夫是他自創的。因爲我從小頑皮，求了好久，父親才肯教我。」

「哦！自創的？實在是高深莫測！」

阿紺被愛人誇了又誇，很害羞的紅起臉來，說道：

「這叫一氣五劍，一次呼吸中，打出五支劍，是很平常的發劍方法。」

「喔！所以才這麼快！」

「這和手裏劍不同，這種針可以因距離長短，控制發劍力量的强弱，過强的話，可以穿透人體，弱一點，可人嚇嚇敵人，使用起來，很靈活的。」

「阿紺。」

「嗯？」

「妳眞是女中奇傑！」

「過獎了。」

「沒有過獎，我現在對妳要重新估價了。」

「唉唷！」阿紺又紅起臉來了：「你是怎麼了嘛！」

這時，兵六正在隔壁偷看修太和阿紺談話的情形，一看到阿紺臉紅，兵六覺得非常異外：

「老大，眞想不到妳也會臉紅啊？呵呵……」

「兵六，你笑個什麼勁兒？今天晚上一去，生死尚未可知。去！去！去！燒洗澡水去，我跟修太要洗了澡才去。」

「是。」

一切都準備就緒時，已經是晚上十點。修太和阿紺雙雙離開阿彌陀寺。

「我呢？」兵六在一旁說。

「你去了，只會添麻煩，留在這兒！」

「早一點回來？」

「不一定回來。」

「不要開玩笑了，不回來……怎麼可以？」

「如果我沒有回來，你就……」阿紺靠近兵六的耳旁，輕聲交待了一些事情，或許也包括了約定見面的地方。

刑事組組長越村的住處，在北出丸的外濠附近。

修太來到此地，四處觀望了一下：

「阿紺，妳在這裏等我，我先進去。」

「等等！要去一起去，跟個女孩在一起，如果碰著了人，也比較好說話。」

「嗯！也對。」

於是，兩個人並肩走到越村住處的後院牆外。

五

這是一道土牆，修太一面貼著牆脚向前走，一面抬著頭往上看，看準了某個地點，修太突然停住脚，對阿紺說道：

「阿紺，妳就在這裏等我。」

修太一語才畢，早已躍上牆沿，又縱身跳進越村住處的後院裏。

修太的落點，是在一棵大樹邊。從這裏，看越村的宅屋，是一大片漆黑，沒有一絲燈光。監牢在那裏呢？修太在後院幾個林立的大樹中間，穿梭了良久時刻，仍無法找到修次郎被關的地方。

——到前面去找找看。

若想要繞到前院去，是一些要走出樹林的。一旦沒有樹木庇蔭，就很容易被守夜的人看到。

修太仔細看好四周環境，正要走出樹林的時候，有一個人在背後叫住了他。

「喂！」

修太猛一回頭，原來對方不是別人。

「修先生。」

「阿紺，妳怎麼也進來了？」

「爬牆啊！」阿紺輕鬆自然的回答：「監牢在東邊角落。」

「妳怎麼知道？」

「因爲啊！女人的眼睛是向貓借來的，專門在晚上看東西用。」阿紺笑笑，完全若無其事的口氣，使得修太爲她的膽量感到愕然。

「好，到東邊去吧！」

「喂！監牢前面，有兩個人在看守哩！」

「當然會有人看守，不要緊的，走吧！」

他們倆在房屋的轉角處，果然看到兩個人守在牢房前面。修太於是爬著過去，在那兩個人的背後，各賞了一刀。

修太解決了兩個看門的，就逕自跳進牢房。

「修次郎，修次郎。」修太輕聲的叫。

「大哥，我在這裏，你是怎麼進來的？」

「有話等會再說，我先幫你開鎖。」

修太轉身，在兩個倒在地上的人身上，拼命搜索。但是，鑰匙還未找到，已有一大羣的脚步聲漸走漸近。

「修次郎，鑰匙不在這兩個人的身上？」

「大哥，別管我了，快走！快走！」

「修次郎！」

「他們來了，快走！快走啊！大哥，快！」

這時候，已有十多個家士來到牢前，以半圓形包圍修太。

「奸細！奸細！」

「哦！原是你五百江修太？」

「好大的膽子，竟敢夜闖刑事組。」

修太眼看不能救出弟弟，心中一把怒火，燃燒成滿身沸騰的殺氣。

「好，今天晚上，我走，你們誰敢靠過來，誰就沒命！」

修太的手，緊緊扶住刀柄，每一個藩士，也都早已拔刀出來。修太每進一步，那些藩士們就退一步，彼此雙方，都不敢輕舉妄動。

「大哥，不要作無意義的殺生，快走！快走！」

「修次郎，你不要擔心，自己保重！」

「我不要緊，我不要緊，快走，大哥！快走！」

「修次郎，後會有期！」

向弟弟告辭的同時，也是向對方襲擊的吶喊。修太一舉刀，就向右手邊的一個家士，從頸臂到胸口，血淋淋的斬了一個之後，修太一拔腿就奔出監牢外。

「別讓他跑了，快追！」

修太才跑出牢房，眼看前方又來了一隊。修太這時被前後夾攻，危急萬分。

「好，斬你個寸草不留！」修太已準備好要大開一場殺戒：「來吧！不要命的！」

修太拔起刀來，第一刀往迎頭而來的人腹部砍去，第二刀斬下去左邊來人的手臂，第三刀、第四刀……一刀之下，必有一聲慘叫。

與妻別離日已積久的愛慾，以及無法救出弟弟的怒濤，完完全全集中在他手中的刀鋒上，使他成爲一個可怕的殺人魔王，借著殺，借著斬，來盡吐他心中的鬱悶。

不知打殺了多久時刻，修太已漸漸感到疲累，右脚不知何時被殺了一道傷口，正在泪泪的流著血。

修太稍一分神，險些被左右同時斬過來的雙刀劈成三半。一閃身眼看著另一刀就要插入

他的背部。

七

但在急急的瞬間，擧刀要往修太背後插入的那個人，突然僵直的站著，然後「啊！」的一聲，倒在地上。在他的頭頂，有支手裏劍不偏不斜的插著。

「奸細還有助手，快散開！」

圍攻修太的家士們，看此情形，早已迅速向四方散開。但是，仍有些不幸的替死鬼，耳上、頰上，中了手裏劍而倒下。

修太於是趁亂跳開。

「修先生，到這邊來。」一陣喊聲，把修太喊近了鄰近的樹林裏！「快：離開樹林！」

「阿紺，多謝妳搭救。」跳出樹林之後，修太與阿紺已出得墻外來。

「追呀！跑到外面去啦！」

「用槍！用槍！」

有一隊跟著跳出牆來，另有一隊打開大門追了出來，兩隊都帶有槍。

阿紺一面扶著修太跑，一面從右手中撒出許多手裏劍。

「豬！豬！一羣欠宰的豬！」阿紺尚有空檔破口大罵。

三、四個人中了阿紺的手裏劍，應聲倒下。

「修先生，向左邊。」阿紺才說完，砰！一聲槍響，擊中了修太的脚。

「嗯！我，中彈了，妳快走！」

「我怎麼能丟下你，自己走？」

「不，快走！」

「糟了，那邊又來一隊！」阿紺絕望的叫出來。

果然不錯，前面來了一隊，約莫二十個人。但那一隊，似乎沒有攻擊修太的姿勢。

「修太，你要不要緊？」對方的領袖大聲喊著。

修太定神一看，原來是自己的同僚們。

「哦！救兵來了！」

那些同僚靠近修太身邊。

「五百江，我聽說你潛進刑事組遇到困難，所以我們大夥兒就一齊來了。哦！他們來了，你們快走！我們來應付就好。」

八

把層出不窮的追兵交給了同僚，修太由阿紺攙扶著，一跌一跛的逃開，左腿被一槍打得

鮮血直流。

「修先生，等一下，我先替你止血。」阿紺撕下衣角，細緊修太脚上的傷口：「忍耐一下，馬上就可以脫險了。」

「不要緊。」

兩人來到郊外時，阿紺說：

「你在這裏等一下！」

然後，阿紺不知從何處牽來一匹馬，要修太上馬，自己也跟著跳上馬背，坐在修太後面。

「能有機會跟修先生一騎同馬，眞是榮興極了。」

阿紺開心的說了一句，而後快馬加鞭的往前奔去。修太對這條去路，毫無所知，不曉得阿紺到底要他到什麼地方去。

不久，馬停在一家老百姓的房子門口。

「老大！」兵六自屋裏走出來。

「兵六，修先生受傷了，快準備膏藥！」

「是。」

修太於是躺上榻榻米，接受阿紺爲他敷藥。

「老大，救兵到了沒有？」兵六說。

「你說什麼？救兵？你去叫的救兵？」

「是啊！我想五百江先生單獨打進刑事組，實在是太危險了，所以我去通知崛主水的衆家臣們來幫忙。」

「哦！你做得太好了，不然，我們恐怕回不來了。」

「嘿嘿！我兵六本來就很不簡單嘛！」

「哼！眞看不出來，你還有一點豬腦筋。」

「哼！我這個豬腦筋很有用喲！妳不要瞧不起我喲！」

「好啦！好啦！放你一天假，看你要到那裏尋樂子，自己去吧！」阿紺揮揮手，叫兵六走開然。後轉向修太問他說：「修先生，傷口很痛吧？」

「嗯！是有點痛，不過，不要緊的。」修太雖然嘴上這麼說，但傷口已痛得使他皺緊了眉頭。

「眞卑鄙，一羣欠宰的豬！他嗎的，我的手裏劍不能對付槍，眞不甘願！」阿紺很激動的說。

「五百江老大，你跟藩裏主君作對，像不像手裏劍跟槍作對？」兵六並未離開，趁機會插嘴說話。

「住口！我不是叫你自個兒尋樂子去嗎？在這裏幹什麼？豬！還不快滾！」阿紺大聲喊罵。

「唉唷，發那麼大脾氣幹什麼？」

「哼！藩裏的主君有什麼了不起，要是我向幕府多說兩句話，那頭死豬明成，也會變成沒有用的東西。」阿紺說。

君臣憎惡

一

明成知道五百江夜闖刑事組，殺死很多家士之後，如同一團燒得旺旺烈烈的火球，大發雷霆，指著刑事組組長越村破口大罵。

「這成何體統？那麼大的刑事組，連一個奸細都抓不到，你們是幹什麼的？全是一堆飯桶！一堆飯桶！」明成罵得額頭上的青筋，全都一條條的浮暴出來。

「越村！命你回去閉門！」明成大喊！

「是！」

越村早已嚇出一身冷汗，像隻烏龜似的伏在地上。

「右橋進左衞門！命你接任刑事組組長！」明成又喊。

「是。」

「馬上命令主水交出逃走的五百江！」

「是！」

崛主水聽到明成又下命令，要他交出五百江的消息，從鼻孔哼了一聲。

「五百江擅自出藩，行蹤不明，現在就是我要找他，都成了困難，恕無法奉命行事。」使者無法，只好回去據實相報。明成不信，又派石橋進左衞門再探虛實，果然又是相同的情形。

「五百江已從崛主水家中，不告而別了。」石橋向明成報告。

「這明明是五百江和崛主水串通好的，好，既然如此，就把那天晚上幫助五百江逃走的人，統統給我交出來！」

無論如何，這個要求實在太過於苛嚴了。

「那完全是五百江一個人的事情，那有什麼同伴？刑事組的人，是因爲抓不到五百江，臉上掛不住，才借這個理由掩飾他們的恥辱，眞是笑話！我的家臣，當天晚上都在自己屋裏，不信的話，可以查！」主水反抗的說。

以明成而言，事到如此，這口氣是非出不可。於是，召集了一些家老，例如加藤監物、明重、井上加之助、川合九郎兵衞等人，以及其他一些重臣。

「主水那種目中無主的傲慢態度，我已經忍無可忍了。現在，我決定命他切腹！」明成似乎已痛下決心的說：「監物！你去幕府報備一下！」

監物是明成的弟弟，一身是病，正在靜養，這一回，是爲了這件事，特別應明成的召見而來。

「這太莽撞，太衝動了，主君還是再三思吧！」

二

雖然監物希望明成再愼重的考慮，但明成仍是一語斷然，毫無改變的趨向。

「不必了，如果放任主水這種態度，那還有什麼主從之分？去！命他切腹！」

井上和川合兩個人，一言不發的站在一旁。不用再說，他們當然希望主水被解決掉。但如果加油添醋的，進言明成下命主水切腹，江戶幕府一旦知道，對他們也很不利。這不是，那也不是，只好靜靜的待在一旁，聽憑事情的自然發展。

「主君！」監物提出了一個妥協的辦法：「主君和主水之間，一定有些誤會。主水好歹是先主以來的功臣家老，怎會不爲藩中效力？我看這樣吧！我們把主水請出來，和主君當面談談，如何？」

「什麼？叫我跟主水談？」

「是呀！如果談了之後，主水仍不能一本忠君愛國的情操，與主君妥協，那到時候再作決定，也還不遲啊！」

這時候，井上加之助開口說話了。他說：

「主君，這一計策，倒還可行，不妨就照著監物先生的意思，試試看。」

川合也在一旁助陣的說：

「是的，暫時先這樣做，比較妥當。」

順著說話的當兒，川合拋給明成一個眼色，彷彿在暗示明成什麼似的，明成會意，點點頭。

「好！明令主水明天一早登殿來。」

決定以後，羣臣退出。川合又折了回來。

「主君，我有要事報告。」

「嗯！我正在等你呢！」

「監物先生所說的那一套辦法，是引出主水的最好辦法。主君只要等主水一上來，就破口大罵，那主水也一定會頂撞主君，這麼一來，他不就落個不敬之罪？到時候，主君要殺他，不也就是名正言順了嗎？」

「嗯！這話說的不錯。」

「我們可以事先派三、四十個人埋伏在他身邊，等到主君一聲令下，就把他包圍起來，斬！」

「好，你去負責！」

「是。」

正在這個時候，監物已經爲了促使主水與主君晤談之事，來到了主水的府邸。

三

主水這時已值五十八歲，的確是老了。回想在十八歲參加關谷原第一次戰役以來，又在大坂冬夏兩次戰役之中大顯身手，眞是無勇不戰，無戰不勇。

本來，他姓的是多賀井，因爲在大坂冬天那次戰役裏，他率兵追殺敵軍大將，直入崛中，斬其首級。大將軍秀忠很是誇讚，於是封他改姓爲崛。

在大坂夏天的戰役裏，他高超武藝的表現，更是出類拔萃，不但是秀忠大將軍讚不絕口，前藩主加藤嘉明即因此役，賞他一只采配，封爲首席家老。

這些過去以往所留下的赫赫功名，很使崛主水感到自豪。然而，他嚴正彈劾明成的錯誤，這種態度，也似乎並不合適。何況明成聽慣了阿諛諂媚，更是無法接納忠義耿直之士，處處唱其反調，與之作對。

以崛主水而言，那明成既然是個沒有武略見識的主君，其憎惡的態度日漸激烈，也是當然。最近，更是公然表現出他對明成的敵意，已連月不登府邸辦理公事了。

監物拖著既老又病的身體，來到主水府內，勸說一陣，希望主水爲了本藩在江戶的名聲，前往與主君晤談。

主水仍是頑固的一口回絕。監物費盡言舌，苦口婆心的勸了半天，好不容易，主水才說：

「好吧！監物先生既然有此用心，那我還是應該登城見見主君。」

顯然的，主水讓步了。

「啊？你要聽從我的勸言了？」監物非常高興。

但主水又說：「此趟登城與主君晤談，實是多餘，倒是我，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是應該把想說的話，一吐爲快才是。」

「這不妥啊！難道你是要去吵架的嗎？」

「監物先生，明成所作所爲，你也是有目共睹。你看他，棄文武之道不顧，整日沉迷酒色，大興土木，加重百姓課稅，嚴以刑法，這，這算什麼政治。」

主水此言，倒也屬實，監物一時無言以對。主水又繼續說：「我是承蒙先主君看得起我，封爲家老，爲了答謝先主厚恩，我不能靜坐在此，一任明成胡作妄爲。好，既然有機會讓我一吐心中之言，我定要好好把握。監物先生，你也是正直之臣，平時也常糾諫主君，我們一起進言好嗎？」

監物看著主水一臉激動的形態，心情沉重得不知該如何是好。

四

「明早登城！」

主水才下施命令，多賀井八郎、眞鍋小兵衞等等以下的主要家臣，都齊聲反對。

「主君正是氣在頭上的時候，你一去，很可能會被殺的，還是不要去吧！」

「管他是什麼居心，一旦監物先生親自到府內邀請，我如果不去，會被恥笑爲怕死的孬種！」

「逃避無益的災害，怎算是孬呢？」

「管他有什麼危險，我心意已定，非去不可！」

「既然如此，我們武裝隨行，萬一必要，可以直接向城方開戰，一顯我們崛氏一門的骨氣！」

「不，明天的事，完全由我一個人處理，不管主君使出什麼奇招，我都有應付他的辦法！」主水已胸有成竹似的，斷然拒絕各家臣的好意。

第二天早上，崛主水一行，總共才帶了三個人登殿。

——主水先生登城了。

城中每個人似乎都預感到，將要發生大事了。

「主水來了嗎？命他登城！」明成對川合作了個暗示。

於是，主水昂首挺胸，大步的跨進御殿，對身旁的衆人，完全不以正眼相看。直到明成最近的座位，端端的坐下來。

「主君，祝你康泰！」主水淡然一笑，含有輕視的敵意。

明成此時，又豈有誠意？衆家臣早已心中有數，看著兩方面的僵戰！

明成看到主水輕蔑的態度，幾乎忍不住。川合在旁輕咳了一聲，提醒明成鎭靜。

「主水，爲何久不登城辦事？」

「我已經請了病假。」

「你看起來，氣色很好，沒有病態。」

「昨天才痊癒。」

「噯？好奇怪的病。」

「是肚子不舒服的病。」

「噯？難道你懷孕了？」明成也以冷笑相對。

「很有可能，我懷著滿肚子的話，不能暢吐，所以肚子就一天一天的膨大起來。」

五

「噯？你也有不能暢吐心中之言的時候？」明成的口氣已轉爲激烈。

「是的，因爲我感覺到多言無用。」

「那麼，爲什麼在昨天痊癒了呢？」

「因爲我決定，今日登城，把全部的話一吐爲快，所以病就好了。」

「你要向誰一吐爲快？」

「向主君。」

「你想吠些什麼？」

「雖然，我明知多言無用，但是我還是要盡量的說近月以來，城中毫無警備，一如在睡眠狀態之中，而且，我聽說主君已久不到馬場習箭，也不看書進修，整日沉迷女色酒宴。我在養病期間，聽到民間無數怨言，早已瀰佈城裏。今日登殿一看，果然如此。這是成何體絲？與當年嘉明公在賤谷獄得到戰功以來……」

「住口！」

主永滔滔不絕的說了一半，被明成一聲呵住，也不甘示弱的，用扇子拍了一下大腿。

「我還沒說完，如何住口？家老的職責，就是糾正主君的錯誤。其他的家老，平日不曾

如此，我主水再不能跟著沉默！今天，我不說完我想說的話，是斷然不行的。」

「我不聽！你退下！」

「奇怪，既然不聽我主水進言，今日喚我登殿，所爲何事？」

「爲了要你以目中無主的罪名，切腹！」

「哈哈……命我切腹，並無不可，但是將要敗滅加藤藩的主君，活著也是多餘，一起來切腹謝罪吧！」

「你！大膽無禮，竟敢向主君……」

「丟下你這個昏昧的主君，我主水切腹，那萬一加藤藩敗滅了，我如何向先主交待？帶著主君一同打入陰府，還聊以謝罪於先君。」

「退去！無君臣之分的叛逆！」

「唉！我早知此趟登殿，是白費心機，好吧！先辭了！」主水站起了，堂堂的走出御殿，直向長廊走去。

明成抖著聲音，向川合作個暗示。川合即追著主水出去，大喊：

「主水先生，請留步！」

六

主水聞聲止步，回頭一看。

——臭頭兒！

川合用輕蔑的眼光，加上斬釘截鐵的叫聲，說：

「主水先生，主君的意思，要將你處斬！」

話雖如此，川合怎敢自己動手只見川合向四方一招手，不知從何處跳出一堆年輕的武士，同時拔出刀來，團團圍住主水。

主水見此情形，不慌不忙的從腰中摸出先主賜他的軍陣采配：

「你們這羣傻子！」主水也以可怕的聲音相同：「你們可認得這一口采配？這是臺德院賜予先君，先君又轉賜給我的東西。萬一天下發生大事，就以這個代表德院臺命令的東西，調配軍旅。前大將軍的意思，要動用會津藩軍隊的主權者，是我，而不是明成。你們是會津藩的藩士，敢動刀殺死拿采配的主水嗎？你們願意變成天下的叛逆嗎？你們這羣傻子！」

——天下的叛逆？

這些年輕的武士，嚇得一個個臉色全變。

雖然主君可怕，但江戶幕府的將軍家更可怕，主水就是以將軍家爲靠山，才有如此包天的膽量。

這些年輕武士，不知先代的軍事，聽了主水的話，個個勇氣全消，互相對視，既不敢

進，亦不敢退，主水看此情形，又補上一句，說：

「你們年輕，尙可作爲，我就當作沒有發生這件事，饒你們一次，退去吧！」主水說完，大搖大擺而去，年輕的武士們，沒有一個敢上前動刀。

主水去後，明成發出一聲歇斯的里的喊聲：

「你們這些飯桶！飯桶！竟然沒有一個有勇氣斬死那個老頭子？你們幹什麼吃我的米糧？氣死我！氣死我！你們這羣飯桶，全部停薪趕回去！」

川合看明成氣得如此模樣，趕緊上前安慰說：

「主君，主水拿了一只臺德院的采配，這些年輕武士怎能不怕？主君要忍耐息怒才是。」

七

明成在家臣面前，威嚴掃地，怒氣怎能因此消散？他踱著地板，轉向每個家臣大發其雷霆。

——馬上下令，收回先主交給他的采配！

但是，主水亦不甘示弱。

——采配是臺德院賜予先主，先君再轉賜予主水的東西，明成還不够資格有采配。

「可惡之至！可惡之至！」明成氣得臉色發青，兩腿不停顫抖。

井上加之助看此情形，於是向明成進言：「主君，主水是很愛面子的人，我倒有一良策……」然後，井上在明成耳邊低語一陣。

第二天，聽得城裏的孩子們都在唱著一首鄉謠：

——主水還氣眞不差，跌入崛裏得功名，能得采配（指揮）救一命，奉祿八千五百石，如何拾得？如何拾得？

這是井上的計策。

主水聽了這段鄉謠，果然逞一時之氣的說：

「哼！主水不是由於采配，才可以保住性命，看著好了！我赤裸一身，也可與他敵對！」

於是，主水把采配還給明成。明成馬上追下一道命令：

——任職態度不合我意，命主水閉門，並且免去家老職位！

主水得知命令，隨即集合崛政中所有的家臣，城中聞此風聲，以爲是戰事將臨，剎時，城中一片混亂。

——主水集兵了，好像要攻城！

——聽說主水要準備開戰了！

——主水曾是個勇有善戰的武士，這下子有好戲可看了。

——女子快點躲避啊！

——今晚是不是會夜戰？

——聽說城方派兵，準備燒掉主水的府邸。

——快逃才不會受難啊！

——快逃啊！

主水集兵的當兒，明成也命令所有藩士登城，緊守每一關卡。並命令放火燒掉主水府邸，但是遭到監物出面阻擋：

「在城裏興兵開戰，會引起江戶公儀責備，千萬不可莽撞！不可莽撞！」

八

主水向著集於一堂的家丁和家臣們，用悲壯而堅決的口氣說：

「明成免掉我的家老職位，又命我閉門。如果我崛主水有錯誤失職的地方，我願意接受這個懲罰，但是，事實不然，明成只爲了他的破綻被我視破，而逞一己之氣，責罰於我，我是萬萬不能接受的。君不君，則臣不臣，我決定，從今天開始，與明成切斷主從的關係，並且我要離開本藩，另找立足之地。想起過去爲先主赴湯蹈火，好不容易才立下功績，今日一見，全是泡影，怎不令人喟嘆，怎不令人惋惜？」

年輕的家士們，一聽主水慨然而言，也覺得非常憤恨！

「主君！既然是藩主無情，也怪不得我們無義，我們不如一舉攻進城方，讓他們知道崛主水一家的厲害。」

關於這一點，我也曾考慮過！以我而言，雖然鬢髮斑白，但是，武士之勇，絲毫無所虧損，如果眞要攻進城方，是絕對可以凱旋歸來。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加藤藩因此而滅亡了，我崛主水則無顏面對先主嘉明主君，所以，爲了顧全大局，無論如何必須忍下這口氣，唯一可行的路，就是離開本藩，各位有什麼意見嗎？」

家士們，很多人都因爲心有不甘，感而涕泣。

「離開本藩，並不就代表走向絕路。四處皆有陽光普照，只要我崛主水還有一口氣在，東山再起，捲土重來，當指日可待。但是，在目前是難逃流浪的命運。你們大家，如果願意隨我而來，則隨我而來，如果自有另外的打算，我祝福大家。」

既然崛主水已和明成完全決裂，作爲崛主水的手下，也不免受明成暗算。所以，在這個時候，最屬上策的，還是三十六計的第一計——逃！

「我們願隨主君離開本藩。」

「天涯海角，我們也願意跟隨而去。」

大家異口同聲，都願意追隨主水，主水看此情形，感慨的點點頭，說：

「既然如此，可見你們大家都很信賴我，很令我感動。好，大家要以備戰的心情，準備

明日一早，崛主水一家要堂然退去，而不是偷渡逃走，要是城方有攻擊的姿態出現，不必客氣！盡量予以痛擊，知道嗎？好，大家快去準備吧！

九

主水浩浩蕩蕩的離開鶴谷城，是萬衆有目共睹的。據長谷五兵衞的記錄，當時情形如下：

——主水先生是於已時出城（上午十點），隊伍前鋒，有領兵，隨後有荷物家卒。第二隊，帶有槍二十支，火繩以及點火器數枚。第三隊，騎兵十餘名。第四隊，乘轎的貴婦，及徒步的侍女。第五隊，多賀井又八郎一行家中重臣。第六隊，是主水，及隨行武士五、六十名，弓箭槍枝不下百餘支。第七隊，帶有金銀道具的馬匹二十匹。最後，又有一些帶着槍支火繩的小卒子。

如此，威風凜凜的，主從眷妾一共三百二十一個人，長驅無阻的離開加藤藩。城方雖然緊守城門，但却無人膽敢加以橫阻。

雖然，崛主水此行，是與明成翻臉無情的表現，但是，把兩個死敵分遠了不。也是件好事。監物暗自鬆了一口氣，井上和川合也覺得除去了一個死敵。

主水主從一行，向城南方，走到中野村時，主水命令全隊停止前進。

到了此地，追兵不會來了。大家安下心來，相互對望了一眼，以爲主水是讓大家在此地休息。但是誰知主水有另一項目的。

「槍！」

持槍的家士，一聽號令，隨即出列，排成一隊。

「爲了要表示崛主水和加藤明成的關係，到此完全斷絕，現在，向城方鳴槍！」

應和著主水的命令，一把把槍口迸出火花，火花震動附近的空氣，含著火藥氣息的空氣，傳滿了整個會津盆地。

「好，出發！」主水威嚴的發了一聲命令。

雖然已對城方鳴槍示威，主水滿腔鬱悶，仍然不得解脫。

行至倉川橋，又命令全隊停下。

「放火燒橋！」

主水看到橋上熊熊的火炬，似乎心情很好，命令隊伍繼續前進。

接下來，他們走到一個蘆野原的關所。關所的守衞看到主水一行，驚訝異常。

「雖然您是家老，但是沒有通行證，一樣是不能過關的。」

主水過關被阻，反而仰面哈哈大笑。

「我現在不是家老，是浪人啦！」

說完，便强行帶隊過關，進入白河藩領土。

「主君，這裏已是他人領土，不能帶著槍行走。」

眞鍋小兵衞說。主水於是把行列解散。

十

多賀井又八郎說：「這件事交給我來辦。」

於是，自行向白河城下奔馳而去，直到藩中丹羽氏的家老渡邊追兵衞府內。

「我們是流浪人，不需要這些槍械，你們要不要買？」原來他們之間，曾有過交情。

「聽說崛主水武藝很高，他的武器想必也很精良。」渡邊說：「但是向崛主水買武器，說不定會出事……這樣吧！就說是向城外遊動的武具商買的。

於是，渡邊拿了三千兩，買下了所有槍械。

交易談成，主水拿著三千兩向每個人說：

「這裏有三千兩錢，每個人可以分得十兩，大家就拿著錢，各別謀生去吧！我祝福各位很快找到職業，但願日後，我們還有再相聚的日子。好，我們就此地解散。」

有很多人願意繼續跟隨主水，但主水還是勸他們自行離去，只留下自己一門的從僕三十名。其中包括主水的妻子霜子和其他隨行的侍女，五百江修太的妻子照代，也在行列之中。

主從三十名一行，又越過了白河關，朝向目的地——相州鎌倉前進，那裏有主水的至朋好友。

主水遠去，在明成這一方面，陸續得到主水在中野開槍示威，「以及燒掉倉川橋的消息。

「崛主水一行燒掉倉川橋，擊破蘆野原關口，向白河方向去了。」

光天化日之下，萬目共睹之前，帶隊武裝離城，不但如此，向主君城方鳴槍示威，放火燒掉橋樑，又擊破關所，此等擧動，在在都是叛逆者的行爲。

「追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到主水處斬！萬殺不赦！」

明成如困獸一般咆哮著，立即要上馬親自出動，被井上和川合阻止。

「我們必定追回主水，將他處斬！」

井上和川合領著五百名兵力追殺主水。不用說，他們根本無心追殺主水，追到國境二肢山附近，便空手而回。

女人心

一

不但不能殺掉主水，反而被其侮弄。明成爲此，整日鬱鬱寡歡，滿心滿腹的怒氣，轉向家臣侍女們發作。

因此，城裏人心惶惶，整日爲了明成的臉色，而弄得鷄犬不寧。

有一天，明成突然想到了。

「那天那個女人呢？」明成問身邊的黑川伍動。

「啊？那一位？」

因爲明成後宮收留的女色衆多，黑川不知道明成指的是那一位。

「內藤的女兒啊！」

「喔，喔！您指的是阿妙小姐。」

「嗯！她，怎麼樣啦？」

「在月見樓！」

明成還記得，那天要斬死阿妙，突然出現密探的事。想起這些，明成怒火更旺了，因爲他發現，逐漸的，有很多人已不順從他的命令了。

「帶過來！」

「是。」

「還有，叫內藤也來。」

閉門中的內藤被叫出來，受命說服女兒服從主君，當然，他自己本身是絕對服從的。

「承蒙主君垂愛，眞是感激不盡。」

「你那個寶貝女兒性子强，說什麼都不肯順從我，她好像跟成瀨交往甚密，感情很好的樣子。」

「怎麼會有這種事？她怎麼會跟成瀨在一起？」

「難道還有其他人嗎？」

「哦，沒有，只是……」

「什麼只是？」

「川合先生的長公子八彌，曾經提過親。」

「什麼？川合的兒子？」

這時候，川合趕緊上前一步，說道：

「是的，我兒子八彌曾經很愛慕內藤小姐，但如果是主君的意思，這門親事就算啦！算啦！」

「嗯！說來說去，她還是爲了成瀨，」

「是。」

「既然這樣，把事情說給成瀨明白。」

修次郎被命切腹，顯然是一虛聞。他至今仍被關在牢裏，只是警備更加森嚴而已。

井上來到修次郎的牢籠外，說：

「成瀨，聽說你跟阿妙的感情，已經很好了？」

「是。」修次郎毫不忘諱的直言相答。

「井上又輕聲的說：「現在，你還是放棄阿妙，死了這條心吧！」

二

「嗯？」修次郎不解的抬起頭，看著井上。

「主君對阿妙很有心意呢？」

——啊？

修次郎暫時無話可說，只好咬緊嘴唇，壓抑內心的恨。

「阿妙怎麼回答？」

「唉！她眞倔，說什麼都不肯答應主君的要求，所以，你還是跟她切斷情份吧！」

「對不起，我辦不到。」

「胡說！只要是主君的意思，我們做家臣的，都應該順從。」

「我也很順從主君，若主君要我死，我可以死。但是要我把互相愛戀的情人送給主君，這要求太無禮了。」

「修次郎，你要是一定要反抗主君的意思，恐怕阿妙小姐要落得與閉門中男人私通的罪名，這個罪名不輕，你應該知道。」

「我知道，但這也是情非得已。」

——唉！這些年輕人眞是！被愛情一沖昏了頭，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井上無計可施，只好轉來，向明成報告。明成於是又催問川合。

「川合，阿妙那個女孩子怎麼說？」

川合也頗感頭痛的，從頭到尾，詳細向明成場告。

「阿妙堅稱她深愛修次郎，說什麼都不願順從主君。」川合說。

「成瀨也不肯答應。」井上說。

「嗯！成瀨修次郎跟他哥哥五百江修太一樣可惡！可惡！」

「特別是成瀨，曾受主君恩寵，却不知感恩圖報！」

明成這時候已喪失反省是非善惡的理性，對過去曾經寵愛過的修次郎，竟也燃起無名嫉火。

——修次郎的大哥修太，是引使崛主水擧家脫藩的導火線。這不是偶然的事情，明明是他們兄弟倆，合力來反抗我！

「把成瀨帶出來！」

修次郎被拖到庭中，伏在地上。

阿妙則被綁在走廊，可以看得見修次郎的地方。

明成咬著牙齒，使給井上一個眼色。於是井上大聲呵道：

「成瀨！」

那口氣，彷彿就要將修次郎吞入腹內似的。

修次郎抬起頭來，那臉頰已消瘦許多了。

三

「你知道家中男女風儀的規矩嗎？」

「知道。」

「長輩不承認的不義私通，是絕對禁止的，你爲什麼跟內藤的女兒私通？」

「沒有，我沒有跟她做出任何羞恥的事。」

「胡說！阿妙已招認你跟她已經發生過關係了。」

「我們曾經海誓山盟，但是絕對沒有不義的私通。」

「結婚是依照藩定手續道理，還必須由大人允准，再向刑事組申請，你向阿妙的父親提過親嗎？他是不是允准你跟阿妙結婚呢？」

「有些準備，但是時機還不合適，所以還沒提親。」

「哼！那就是不義私通。」

「如果我違背藩法，那就處罰我吧！」

「你還不認錯？」

「我沒有錯。」

「嗯？你該不會是遊戲阿妙的感情吧？」

「更不會有那種事。」

「你以爲你長得英俊，所以想要愚弄人家的女兒？是不是？老實招認！」

井上爲了盡量使明成滿意，故意强加罪名，誣害修次郎。

「你所說的，簡直不是人話。我成瀨修次郎絕不是那種無聊透頂的男人！」

「明明是你愚弄阿妙，還不肯從實招來，勇於認罪。好，我要問問你的皮肉！」

井上命令手下，脫去修次郎的上衣。

「你們太過分了！怎麼可以這樣侮辱一個武士？」

修次郎覺得受到羞辱，狠命的掙扎著，但是力不敵衆，還是被按住了。

「打！」

士卒手執青竹，使盡力氣，左右亂打，打在修次郎白淨的背上，留下一道一道的血痕。

修次郎散著頭髮，狂亂的嘶喊。

「命我切腹吧！斬掉我吧！我是個武士，你們不可以這樣對待一個武士！」

修次郎並不是不能忍受皮肉之苦，實在是無法忍受精神上的屈辱。

明成高坐在上，面有喜色。

「命我切腹吧！」修次郎不斷的哀求著。

四

在另一方，走廊的一角，阿妙手被反綁，嘴被塞住，眼看著心愛的修次郎正遭受鞭答凌辱，欲喊無聲，只有熱淚滾滾的掙扎著。

青竹打在修次郎背上，就像打在自己身上，痛得喘氣，痛得幾乎窒息，滾燙的淚水，一如斷了線的珍珠，頻頻不絕的滾落下來。

——修次郎，都是我害了你！爲了給你一封信而導致今天的下場，修次郎原諒我吧！都是我害了你。

這時候，阿妙多想咬舌自殺，但是，嘴被碎布塞住，她無法完成心願。

明成遠在一邊，看阿妙如此痛苦的神情，莫可奈何的嘆了一口氣。

——嗯！

修次郎喘了口氣，昏過去了。

「潑水！」井上命令。

被潑了水的修次郎，又在痛苦中醒過來。

「怎麼樣？還是好好招認了吧！」

「我沒有做的事情，叫我如何招認？家老，你就看在武士的情份上，殺死我吧！」

「你不承認，就不讓你死！來人呀！修修他那張小白臉吧！」

這回更狠，更殘酷了。一鞭一鞭打在頰上、眼睛、鼻子……弄得一臉是血之後，可憐的修次郎，再一次吐血昏厥。

阿妙在廊下看此情形，也跟著昏過去，被抬進臥房救醒過來。

川合坐在她身邊說：「如果妳想救修次郎，就乖乖的順從主君吧！」

「好個殘忍的主君，我如何能順從？你們也把我一同殺了吧！」

「怎麼？你還沒想通？好吧！再讓妳欣賞一下修次郎受人折磨的樣子吧！」

阿妙又被帶到廊上，才看到修次郎一瞬眼之間，又昏倒在地上。

原來，修次郎被倒掛在樹上。

「怎麼樣？只有妳才能救救成瀨啊！」

阿妙再醒來時，川合仍舊不停的說服她。

阿妙無力的睜開眼睛，微弱的說：

「我，願順從主君。」

五

修次郎終於被饒了一命，但是，在他被抬回房間的時候，已是遍體鱗傷，滿臉滿身都是血漬。

由於流血過多，修次郎一直昏迷不醒，全賴佣人左內延醫院治療，細心看護。

第二天，修次郎已漸漸恢復神智，但他却終日不語，只默默的躺著，左內問他話，他也不答。

到了夜半，大家都已入睡，他才支撐著痛苦的身體，坐正起來。在牀邊摸出一把大刀，摸摸肚皮，正要舉刀插入腹內的時候——

——啊！

修次郎受傷的臉頰上一被打了一記耳光，令他痛苦的叫了一聲。

「你在幹什麼？」

那聲音不是害怕，而是近乎生氣。

小豆丸不知什麼時候，穿著一身黑衣服，潛進修次郎的房內。

「小豆丸，不要阻止我！」

在燭光下，可看見修次郎一臉痛苦至極的精神。

「怎可如此輕生短見？就算你心有不甘，也不能這麼輕舉妄動呀！再說，五百江先生和阿妙小姐都還活著，你怎麼可以就這樣死去？」

「身爲武士，受到這種屈辱，叫我如何活得下去？」

「受到屈辱，就應該立志洗雪，這才是武士應該做的事情。」

「你別忘了，對方是主君啊！」

「主君也是人啊！做了背違情理的事情，即使是主君，也不可原諒。」

「難道，你要我報復主君？」

「是啊！你看主水先生，他就有辦法使主君氣極敗壞，你嘛！至小也可以吐他一口口水！」

「主君實在做得太過分。」

「只要我們離開這裏，就不必跟他講主從之義了，到時候，他這個主君，恐怕也要分文不值了。」

「我大哥呢？」

「他已經脫藩離城了，你呢？你有什麼打算？」

六

小豆丸苦勸修次郎脫藩離城，但修次郎却久久拿不定主意。雖然主君給了他難以忍受的屈辱，但是違背主君的事情，他還是認爲不是家臣所應該做的。對於這一次崛主水公然脫藩的行爲，他也曾批評過。在他的觀念裏，如果主君無道，家臣無繼續效力，唯一可行的途徑，就是切腹自盡。

現在，切腹的意念，是被小豆丸擋住了。但是要他違背主君，向主君報復，這些意圖，他尚還不敢妄想。

結果，在小豆丸第二天帶來的消息中，使他斷然的做了一個決定。

小豆丸面色沉痛的說：

「成瀨先生，有個不太好的消息，實在是不願意告訴你，可是……唉！不告訴你是不行。」

「事到如今，還有什麼怕我知道的事情？你儘管說吧！」

小豆丸又猶豫了很久，很痛苦的擠出幾個字來。

「成瀨先生，阿妙小姐……昨天晚上被主君要走了！」

「什麼？你說什麼？阿妙她……」

這消息，一如晴天霹靂，擊中了修次郎內心最痛處，這一擊，幾乎叫他招架不住。

「你之所以可以安然回來養傷，完全是阿妙小姐犧牲了自己，才救了你一命。」

修次郎的臉，因太過於緊張激動，一道道傷口又裂開流血。淒慘的雙眸，死死的瞪著蒼穹。

良久，修次郎咬緊牙齒，忿恨的說：

「無道的主君，毀了我心愛的女孩，我還要跟他講什麼君臣大義？我爲什麼還要爲他賣力工作？哼！從現在開始，我和明成切斷主從關係。」

「這麼說，你是決定離開間這裏嘍？」

「對！斷然切斷主從關係，我就不必留戀此地了，現在，我唯一能依賴的人，就只有大

哥一個人，我決定跟著大哥浪跡天下，大哥走到那裏，我就跟到那裏。」

「好，就這麼決定，可是你的傷勢還未復原，暫時還不能出發。十天之內，你安心養傷，等傷好了，我們再走。」

「好，麻煩你去通知我大哥。」

「嗯！」

小豆丸帶著成瀨的託咐，來到修太的藏身之處。不料，修太已離去多時。

「你不必躭心，你大哥很可能是著隨崛主水到鎌倉去了。」

小豆丸顯然知道崛主水的去處。

七

修次郎的傷勢，都只是皮肉之傷，不算嚴重。約莫十天的光景，已大致痊癒，唯獨光淨的額上，留有一道象徵慘痛的疤痕。

雖然這道疤痕破壞他英俊的臉龐，但以另一個角度看來，這道疤痕反有另一種勇武的男性美。至少，這是他由竟稚轉進爲成熟的有力標誌。

一切安排就緒，左內以下的佣人全部辭職。修次郎寫好一封斷絕主從關係的書信，派人交予明成之後，毅然決然，離開了會津城。

不用說，小豆丸自然是跟著修次郎出城。

「小豆丸，我看還是先到大哥先前的住處，去走一趟。」

「好。」

當晚，修次郎在城外鄉下一家農家寄宿，並繼續探聽大哥修太的下落。

果然，附近的百姓都說：曾看見一個受傷的年輕武士，一個長得絕頂漂亮的美女，和另一個瘦皮猴似的佣人，一夥兒住在山上。但這陣子，又不知到何處去了。

——跟大哥在一起的女人，必定是照代沒錯。

修次郎很自信的作此推測。

「奇怪，小豆丸，我大哥什麼時候遇到大嫂了？」

「這我也不清楚，當我得到情報趕來這裏時，五百江先生還在房裏睡覺，古井邊一個瘦皮猴兒似的佣人在打水洗米，我並沒有看見什麼美女。」

「不管怎麼樣，只要大哥能够跟大嫂在一起，我就很放心了，小豆丸，我們到鎌倉去吧！」

「好。」

從這裏到鎌倉有多遠呢？」

「嗯……從會津若松到江戶，有六十五公里，從江戶到鎌倉，有十三公里，總共七十八

公里，如果是我，三天就可以到達鎌倉。這樣吧！我們準備十二、的行程。」

「爲什麼要準備十天的行程？我走路也不慢啊！」

「不，你傷勢還未復原，不要走得太快。」

「鎌倉也不算是小地方，主水到底在鎌倉那個地方落脚呢？」

「詳細情形，我也還不知道。聽說鎌倉的扇谷，有座海藏寺，寺裏的住持，是主水的好友，主水很可能往那兒投靠去了。」

修次郎爲了避免想起阿妙，以及那一幕血淋淋的痛苦回憶，只好盡量努力的想想大哥，鎌倉……。

八

海藏寺，位在相州鎌倉郡扇谷村西邊，與淨智寺遙遙相對。開山祖師是源翁和尚。

此寺以門前無底深井，以及寺內十六口井稱名於世。

崛主水來到鎌倉，果然在海藏寺落脚。三百餘名家臣家士，自從出城以來，經過鶴谷，到達此地，已解散隊伍，只留得三十餘名，跟隨而來。然而，三十餘名人數，要全住進海藏寺，仍嫌太擠，於是，主水又解職一些人手，最後只賸下主水的妻妾、多賀井又八郎、眞鍋小兵衞、以及重要的侍女，總數不過十個人。修太的妻子照代，當然也包括在內。

主水將一切料理清楚之後，立卽前往江戶。在鎌倉與江戶之間，奔波來回，爲的就是尋找舊友，尋找謀生之路。

——崛主水是出了名的家老，一定有很多人等著錄用他。

話是不錯，但是主水奔波多日，尚無人接受他的要求。這些各藩大名或重臣，平時與主水來往，爲數不少，主水此趟來訪，也都受到款待。

「要不要採用主水？」提出這項意見的，也大有人在。

但由於他們還不明白主水和明成切斷主從關係的眞正原因，怕一旦採用主水，對明成無從交待。再說，各藩藩士並無缺額，就算有缺額，採用主水必要的八千石——至少五千石的俸祿，也非一筆小費，大多數藩裏，都沒有這個預算。所以，主水四處奔波的結果，也只落得空手而回。

主水日漸心急了。

——怎會有這種事？難道這些大名不知道我崛主水的身價？

每天，主水總是緊抿著嘴，危怒的眼，再加上憤憤不平的心情，和疲累不堪的身子，爬上龜谷的陡坡回到海藏寺。

眞鍋小兵衞看見主水回來，總是迎上前去：

「主君，您回來了？」

這個眞鍋小兵衞，和多賀井又八郎，都是崛主水同父異母的兄弟，也列於主水家臣之內，故尊主水爲「主君」。

九

「嗯！」主水每一回寺，臉上的表情總沒有喜悅過。

「主君，五百江的弟弟，從會津來到這裏了。」

「什麼？五百江的弟弟來了？」

「他就是明成手下的小姓（侍僮）組，成瀨修次郎，這回因故脫藩而來，是來找他大哥的。」

「嗯！快讓他來見我。」

於是，主水在會客室接見了修次郎。

修次郎並未提到阿妙的事，只說是因爲無法忍耐明成所作所爲，故而脫藩，切斷主從關係。

「果然如此，凡稍有骨氣的武士，都無法在明成手下工作。」主水很滿意的點了點頭。

修次郎抬起頭來，說：「我已經變成浪人，唯一的親人，就只有大哥修太了。

我這趟是爲找他而來的。可是聽說他還沒到這裏來？」

「嗯！五百江自從在會津失踪之後，就音無音訊，我也沒有他的消息。怎麼？他說過要來這裏嗎？」

「不，因爲我很久沒有看到他，而這一次崛先生脫藩也是因他而起，所以，我以爲他會跟來的。」

「五百江的妻子照代，是在我這裏，沒錯！」

「是，我剛剛聽眞鍋先生提起過。只是，大哥也應該會來這裏才對。」

「唉！誰曉得他到那去了？你如果沒有別的要事，就暫且住在這裏吧！說不定五百江過幾天就來了。」

「多謝崛先生。」

「小兵衞，你讓成瀨先生見過照代了嗎？」

「沒有，因爲主君不在，我不敢自作主張。」

「什麼？怎麼可以這樣呢？馬上讓他們叔嫂相見！」

小兵衞於是帶著修次郎進入山內，來到一間小屋門前停下。

照代和許多婦女，正忙著燒飯。一聽到修次郎來，又是驚，又是喜，像個小女孩兒似的跑出來。

「修次郎！」

「大嫂！」修次郎很高興的說：「妳有沒有大哥的消息？」

「沒有，自從我進入崛主水府內工作到現在，我還沒有見過他一面呢。」

——奇怪，跟大哥在一起的美女，不是照代？那會是誰呢？

修次郎心中懷疑，但這句話還是不提的好。

「大嫂不必躭心，說不定大哥過幾天就來了。」

十

兩人雙雙來到燈籠臺的臺座坐下，互相細述別離之後的各別遭遇。

「修次郎。」

談話中，照代好幾次偷看修次郎的臉，最後，好像再也忍不住話似的，問：

「你額頭上的疤痕，是怎麼來的？難道你會去跟人家打架嗎？」

「啊？這……」

阿妙的事，不能告訴主水，但是可以告訴大嫂。

照代也好似很疼心聆聽著。

「原來是這樣，阿妙小姐眞是可憐，你也吃了不少苦頭吧？」

「哦！反正過去了，我臉上留了一道疤痕，會不會很難看？」

「怎麼會？反而添了一股男子漢慨氣。」

「主水先生要我暫時住在這裏。」

「那好哇！我一個人在這裏，也挺無聊的，如果你也住在這裏，那我就有伴了。」

說到這裏，照代的臉紅了，如果這時有人問她爲什麼，恐怕她也答不出來，或者，她只能說：很高興。

過去在會津，小叔每一次來訪，她都很高興。

修次郎有一張很英俊的臉，沒有修太那種陰氣；年齡也與她相當，不像修太，簡直比她多活了一輩的時間。

照代的心裏深處，所戀所愛，不是丈夫，而是小叔，過去在會津，她就夢想與修次郎成爲夫妻。但是，到目前爲止，她尚未明白的表示過什麼。

更奇怪的，照代感覺自己對丈夫有畏懼感，但在年齡只比自己大兩歲的修次郎面前，她却覺得自己又年輕，又純眞。

現在，丈夫不在身邊，却能和修次郎朝暮相處，照代的芳心，已激出一輪微妙的漣漪了。

更何況，現在的修次郎更有一翻英武的風貌，男性的魅力，怎不令照代發出痴情的火焰？

修次郎當然完全不知內情，但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場上，照代的心意，已經表理得很明顯

了。

「照代好像對她的小叔很有意思。」崛主水家中的侍女們，早已在暗暗批評了。

旅途奇遇

一

在白河城六神町，一家名叫「關屋」的旅館裏，阿紺和兵六面對面的坐著。阿紺和往常一樣，脫下外衣，對著鏡子專心的化妝，兵六直瞪著雙眼，看獃了似的，幾乎要流出口水來。

「兵六！」

「是。」

「你明天回江戶去吧！」

一聽到阿紺的命令，兵六的三角眼圓了起來。

「爲什麼？我跟老大，好端端的待在這裏……」

「怎麼？你不去？」

「不，我不敢，可是，老大怎麼會突然想到要我回江戶去呢？妳不是過幾天也要回去

嗎？到時候再一齊走嘛！」

「我還沒有決定什麼時候回去。」

「爲什麼呢？」

「豬！又煩人來了！五百江先生的傷勢還沒有痊癒，我怎麼可以就這樣回江戶去？」

「喔！我知道了！」

「你又知道什麼？」

「知道老大的心。」

「什麼？我的心？我的心怎麼樣？」

「哼！妳想把我趕回江戶，妳才可以跟那個五百江……哼！我又不是三歲小孩子，那麼好騙啊？」

「豬！你不要亂講，我要跟五百江親熱的話，誰在乎你這個兵六？再十個兵六來，我也不怕，怎麼？不信？要不要我表演給你看？」

「唷？嚇死人了。」

「你想看嘛！就讓你看個够，我每天都跟五百江先生熱呼呢！」

「啊？我，我不敢聽下去了。」

「只不過啊！這個木頭人還沒開竅，總是不理我，豬！都是豬！」

「喔！這個我知道，我知道。」

「知道就好，廢話少說，明天你先回江戶去。」

「可是，我還是不懂爲什麼要我先去？」

「我要你帶信回四谷主君那兒。」

二

「哦？」

「前幾天，我派了個飛脚送去一封信，但是，現在我還有關於崛主水的重要情報，要詳細報告。」

「再派飛脚去道，不就成了？」

「不行！」

「爲什麼？」

「我沒有回去親自報告，會引起四谷主君懷疑，你先去，就說我病了。」

「我要告訴主君，說老大白天在看顧一個受傷良人，晚上就跟那個浪人……黑黑……」

「隨便你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我是開玩笑的啦！別生氣，我[illegible]

次日，兵六帶著阿紺的信，於過午時[illegible]

阿紺雖然言辭大方，但她畢竟是個女人，兵六陪在身旁，總是有很多不方便。現在兵六走了，她可以大膽的展開攻勢。

晚上，阿紺穿一件透明的睡衣，坐在修太面前。

「修先生。」

「嗯！」

「你知不知道，今天晚上，屋裏就只有我們兩個人？」

「兩個人又怎麼樣？」

「我呀！我要說服你……」

「唉！我說過多少遍了，我這個人最沒情趣，既不會講笑話，也不會聽笑話，妳別老是作弄我，好不好？」

「什麼作弄你？多難聽啊！人家我是眞心愛你，你知道嗎？」

「我這種人，怎麼會有人眞心愛我？」

「你太太呀！她不就是眞心愛你？」

「她？她特別。」

「什麼地方特別？」

「她是我的妻子，服侍我是應該的，說不定她根本就不愛我。」

「哼！她一定愛你，我知道。」

「我只知道我愛她，不知道她愛不愛我。」

「喂！她，很不錯吧？很會侍候你吧？」

「唉呀！妳又胡扯些什麼？」

「唉呀！唉呀！別那麼討厭我好不好？就算我們是萍水相逢，一次就好。」

「不行！」

「氣死我了！你眞那麼討厭我嗎？」

三

「沒有的事。」

「哼！我知道，我沒有你太太漂亮，又這麼三八。你當然看不在眼裏。」

「沒有的事。」

「我也不像你太太那麼年輕，哼！老阿婆嘛！你當然不喜歡。」

「沒有的事。」

「我凶巴巴的，一點也不溫柔。」

「沒有的事。」

「你是怎麼了嘛！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你到底爲什麼不肯疼疼我嘛！」

「唉！妳何必那麼辛苦，要說服我這個又醜又窮的武士？」

「我高興，我自由，我喜歡。」

「妳這個女孩，眞是奇怪。」

「是啊！很抱歉，我生來就這麼奇怪。」

「生氣啦？」

「哼！你又不痛不癢，我幹麼費那個勁兒？」

「沒有的事。」

「你到底把我當成什麼人？」

「我的救命恩人，我會感謝妳的！」

「我才不稀罕你感謝我。」

「喔？是嗎？」

「唉呀！你眞是個木頭人豬！今天晚上算我失敗了，不說服了。」阿紺生氣的嘟起小嘴。

「阿紺！」修太看見阿紺生氣，不得不找些話題來談：「聽說主水先生到江戶去了，很可能住在鎌倉，我想明天就起身到江戶去！」

「不行啦！你的傷還沒好呢！」

「不要緊的，我也不好老是麻煩妳呀，是不是？」

「不麻煩，這是我心甘情願的。」

「阿紺！」

「哼！你眞那麼死心的愛著你太太啊？」

「唉！這是不得已的。」

「我也是不得已的，反正我一定不放棄你！」

「妳剛剛不是說放棄了嗎？」

「我是說今天晚上，誰說要永遠放棄？你如果決定要去鬼門關，我也會跟去。」

四

因爲主水公然脫藩，而變成半神經分裂狀態的明成，轉而把阿妙當成玩物，才得消除他滿腹怒氣。

之後，一旦得知主水留下三十名家臣，在鎌倉落脚的消息，明成又隨集召見了井上加之

助、和川合九郎兵衛。

「主水這個死老頭兒，身邊的手下，已所剩無幾，趁這個時候，馬上派人追去斬掉這個畜生！」

「生水年紀雖老，但一身武藝非常高强，人手派少了，恐怕施不出效果來。」

「派多少人去都無所謂，只要能把這個畜生斬掉就行啦。」

「這不行啊，人手派多了，會引起公儀注意，也不甚妥當。依我之見，派五十個人手，分三隊出發，一隊大約十四、五個人，在江戶集合，再去鎌倉，主君意下何如？」

「就照著你的意思去辦，不過，一定要把那個叛逆的首級提回來才行。」

「是。」兩家老於是退下。

「事情愈變愈麻煩了。」

「是啊，不好好妥當安排的話，萬一被公儀知道，那我們還會有好下場嗎？」

「可是，不殺掉主水，主君每天情緒不穩，對我們也是一種威脅啊！」

「所以，還是趕快去找四、五十個藩中的年輕武士，分三批出發，在江戶那方面，就委任隅倉權右衛門照顧一下好了。」

兩人說罷，一同來到刑事組，與石橋進左衛門商談之後，決定召集四十五個藩士，分爲三批，每一批十五個人。

第一批，由岩村十藏領隊出發。

岩村年約四十多歲，原是大坂之役所留下的浪人，因爲一身武藝高强，所以被加藤家採用。現在，好不容易得到一個能够好好表現的機會，他感到非常榮耀，非常得意。

越過藩境，經白河、下野、到大田原。他們一行人，在鎭上一家名叫大玉子屋的旅館住下。

他們脫下草鞋，把兩間房間打通，圍坐在一起用餐。年輕武士聚在一起，當然是少不了好酒好菜的。殊不料三杯黃湯下肚，幾個武士便又開始滿嘴胡說起來，把行前被特別交待的密秘任務，也都拿出來當酒話一談。

五

在長廊對面的房間裏，住有一男一女，同時都尖著耳朵聆聽這些醉武士的談話。

一男一女對望了一眼，再更靠近紙門邊，仔細的聽。

「那是……」抬頭看著男人的女人，正是阿紺。

「嗯！」修太的神色，比平常更加嚴肅。

修太急著趕路，阿紺無法勸止，只好跟著。在這家旅館憩息，正好遇到這一羣武士。

在別人眼裏，修太和阿紺是一對戀人，甚至於是一對夫妻，但事實上，他們兩人之間，

並沒有一點微妙的關係。

「那又是加藤明成派來暗殺主水的人。」修太小聲的說。

「嗯！八九不離十。」阿紺也有同感。

修太退回到房裏，若有所思的看著阿紺，然後，似乎有了決定似的，對阿紺說：

「阿紺，我想明天跟妳在此分手。」

「爲什麼？」

「太危險了，我不想讓妳跟著我。」

「有什麼好危險的？那些人又不是衝著你來的，你只要裝作不知道，讓他們先走，不就好了？」

「不行！」修太說：「他們要殺主水，在我知道以前，我一定不能袖手旁觀。」

「你想怎麼樣？」

「我要阻止他們。」

「啊？你一個人？」

「不錯，我一個人。」

「唉唷！你別好笑了，雖然你劍法很好，可是你別忘了你現在的身體，還有，你看他們一共有多少人哪？」

「大概不出二十個人。」

「二十個人？既然被選出來，那一定是功夫不錯的，你別小看了敵人。」

「不要緊。」

「不行，我們大不了派個飛脚，傳口信給崛主水，讓他小心防範就是了。」

「我只知道主水去鎌倉，但不知道他在鎌倉什麼地方落脚，如何派人傳信？」

阿紺不知道主水寄宿海藏寺的情報，所以，聽修太一說，也只好啞口無言。

「不管怎麼樣，太危險了，算了，別管這檔子事了。」

「身爲一個武士，一個家臣，知道主君有難，怎麼可以裝作不知道？如果命運不放過我，我只有死，決沒有第二句話。」

「什麼武士，武士，你們武士就只有這麼一條神經嗎？好啦！要死去死，我不管你。」

六

岩村十藏帶著會津若松的藩士，翻過佐久山，往喜連川的休息處前進。

這些藩士已走了四公里半的路，汗流頰背的，正準備爬上那須郡和塩谷郡之間的藤坂坡。只要越過這一坡，就到喜連川了。

走在隊前的三、四個藩士，看見坡頂站著一個威風凜然的武士。

「那是誰？」其中一個人情不自禁的問了一句，聲音有些驚惶。

因爲那個武士，直挺挺的站在坡頂當中，好像有攔路打劫的惡圖。

「不像停脚休息的樣子。」

「怎麼會有這樣的怪人站在那兒？」

距離愈靠近，對方的身影也就愈明顯，唯獨臉部被竹笠遮住，看不清是何許人物。只見身材結實，瘦瘦高高，衣角被風飄起，顯得格外神秘。

十五個人終於走到這個神秘人物的面前了。按理說，對方應該靠邊讓路才是，但是，神秘人物動也不動，頗有挑戰尋釁的意味。

走在隊伍最前鋒的藩士，本來可以閃身而過。可是年輕人血氣太旺，總喜歡逞強。

「閃開！站在那兒幹什麼？這是天下公有的路！」

罵了半天，對方仍不應聲。

「聾子？啞子？」

「叫你閃開！聽到沒有！」另一個藩士，火冒三丈，幾乎衝了過去。

這時候，對方才慢斯條理的摘下竹笠，露出一張黝黑消瘦，而很面熟的臉。

藩士中，有一個人大叫：「五百江！」

「什麼？五百江？」岩村十藏一聽到是五百江，立即從隊伍中跳出。

修太把竹笠丟在路邊草地上，用很陰鬱低沉的聲音說：

「不錯，我是五百江修太。」

「眞不錯，能够在這裏多賺一個！先斬掉你！」十藏又慌又急，而修太連眉頭也沒皺一下。

七

「拔刀出來！」

十藏看到修太冷靜得出奇，更叫他恐慌無措。

「不要慌！」修太的眼光，帶有令人恐怖的殺氣：「你們要去那裏？」

「不必奉告！」

「是不是要去鎌倉，追殺主水？」

「是又怎麼樣？」

「本爺不准你們去。」

「他媽的！」十藏咬緊嘴唇：「你好大的膽子，敢阻止我們？」

「我膽子的確不小。」

「就你一個人嗎？」

「不錯，就只有我一個。」

「你是不是有神經病。」

「大概沒有。」

「你不要以爲你劍法高超，我們有十五個人呢！好！既然你活得不奈煩，我們就成全你吧！」

「那句話應該由我來說。」

「什麼？嗯！呀！」十藏拔起刀來，一步一步逼近修太。在剎那之間：

啊——

一聲淒烈的喊叫，十藏扶著右肩倒在地上，鮮血噴成一條血柱。

修太握緊血淋淋的刀，用那充滿陰氣的聲音說：

「只要是我五百江修太所在的範圍之內，任何人都不得向西走去。」

首領被一刀斬死，這可怕的戰績，使得一羣藩士，臉色全變。

但是，對方單槍匹馬。

或許，十藏是因爲一時失手，

排在前列的四、五個藩士，也都一齊拔刀出來。

「畜生！竟敢殺去我們的首領！」

「斬！」

四、五個藩士，想向前衝去，但是十藏的屍體，却成了他們的阻礙。如果蹲下去移屍，修太必趁機斬來。

修太也正在等待機會。

修太退後兩步，讓屍體與自己之間，留下一塊兩個人可以活動的空間。

藩士趁機跳過屍體，乘勢向修太進攻。

八

不料，修太的動作，快如閃電。一個進攻者，足未落地，腹部被砍上一刀，應聲倒下。

另一個進攻者，才舉刀準備砍下，同樣又是腹部受傷，疊在同伴的屍體上。

兩個進攻者，好像死不瞑目似的，眼睛瞪得好大，直視著天空。

其他藩士，才趁機移開十藏的屍體，誰知又多了兩具屍體，隔開修太。

修太再退兩步，等著下一位進攻者。但是一羣藩士，早已魂飛膽破，誰也不敢輕舉妄動。

山路兩旁是斷崖。

又有兩名藩士異想天開，想繞到修太背後，由其他人正面牽制。

修太仍然動也不動，刀口舉向前方，對繞到背後去的兩個人，好像完全不看在眼裏。突然，修太舉刀向後，插入由後方來襲的藩士腹部，再一轉身，劈準了由前方來襲的藩士頭部。

才短短數秒之間，地上多了兩具屍體，修太一仍平靜的面對其他藩士。眼看著這些藩士，一個個嚇得臉色鐵青，修太看準時機，突然一跳，躍過屍體，猛烈攻擊藩士羣體。

——啊！

一聲慘叫，二死一傷。

「加藤家四十萬石俸祿之下武士，不過如此而已嘛！」修太冷笑一聲。

藩士一個個呆若木鷄，突然有個人大喊：

「退！」

「逃！」

一羣藩士，抱頭鼠竄，殺那之間，都逃遠了，唯一留下的，正是方才受傷的藩士。修太將他一把抓起，扼住喉頭。

「喂！要殺主水的人，就你們這些沒用的東西嗎？」

「哦！啊！沒有了！」

「說！」

「我說，我說，拜託你把手放了，我們之後，還有兩批人……」

「好，去吧！再讓我碰到，絕不饒你！」

九

一羣藩士狼狽逃走之後，修太在山路當中，坐了下來。

「修先生。」阿紺不知從什麼地方鑽了出來：「你受傷沒有？」

「沒有。」

「修先生。」阿紺裝了個鬼臉。

「什麼事？幹麼裝出那個怪相？」

「咻！你不知道，我在一旁都快被你嚇死了。」

「爲什麼？」

「你好棒唷？好了不起唷！我更加愛你了！」

「胡說！」修太苦笑一聲：「要不是我傷勢還未完全復原，我可以再多斬四、五個人。」

「可是他們還是被你嚇跑了，我看，他們是沒膽子再來了。」

「不，還有兩批人。」

「啊？你還要……」

「對，一定要阻止他們。」

「你太狂了吧？」

「我知道不容易。」

「你擋得住二、三十個人？」

「我也沒有自信，反正死而後已。」

「幹麼呀？你以爲你是九命怪貓呀？」

「武士道精神，務必恪守。」

「這是什麼道理？我不懂。」

「女人家，當然不懂。」

「修先生。」

「嗯？」

『你只想到武士精神主從道義，你太太呢？如果你死了，她要怎麼辦？」

「顧不得那麼多。」

「那你太太不是很可憐嗎？」

「是很可憐，但是無法和武士精神相比。」

「唉！叫人嘆哪！」

「去嘆吧！」

以修太心愛的妻子作擋箭牌，仍不能阻止修太的決定。阿紺只好作罷。

「好，隨便你。」

「我不這麼做，是絕對不行的，妳自己先回江戶去吧！」

十

「不要。」

「嗯？」

「我要陪你。」

「妳想看我死嗎？也好，我死了，就麻煩妳替我跑一趟，把消息帶給主水。」

「我不要你死。」

「那不可能。」

「你等着瞧好了。」阿紺說完，才突然想到什麼似的說：「啊！我們不能一直待在這裏，走，快到喜連川去。」

「嗯。」

兩個人雙雙來到喜連川，住在一間名叫山田屋的旅館。旅館裏的小二，看他們兩人像是一對夫妻，所以只開了一間房間。修太起初想要抗議，但是沒說。臨睡時，自顧自的捲起棉被，靠着牆睡。

「修先生。」

「幹什麼？」

「旅館裏面的人，都以爲我們是夫妻耶。」

「爲什麼」

「因爲我一直痴痴的看着你。」

「誰叫妳看我？不看不就沒事了？」

「沒辦法，太愛你了。」

「我勸妳死心。」

「修先生，起碼在這段要到江戶的旅途上，你不要想太太，好生的愛我一回，好不好？」

「我辦不到。」

「你這個人眞怪！」

「是，我一向都很怪。」

「可是，你的主君還是比你太太重要嘛！」

「兩回事，扯不在一起。」

「可是，你爲了崛主水，可以不管太太啊！」

「情非得已。」

「那以後呢？」

「如果能活着到江戶，見到主君，我打算辭職。主君自己也沒有生計，多我一個人，反而加重負擔。到時候，我就會把照代帶在身邊。」

「那你就快去啊！」

「不行，現在仍是主君的家臣，爲主君效命，是義不容辭的，等爲主君解危過後，再作打算。」

一一

「好嚕嗦，一個武士爲什麼要有這麼多顧慮？」

「情非得已。」

「跟你這種人聊天，眞叫人發瘋，你跟你太太，也會聊這些道理嗎？」

「我與照代無話不談。」

「哼！酸死人了。」

「妳也不必吃醋，我這一趟，一定會與那些藩士拼死，我死了，就沒機會和照代見面了。」

「你這句話，好像全不把生命當成一回事。」

「唉！情非得已。」

「我弄不懂你的心理。」

兩人的談話，到此告一段落。

第二天，兩人繼續趕路。近晚時分，他們到達宇都宮，阿紺打算在一間名叫作田屋的旅舍休息。

修太說：「找一間小一點的旅舍住吧！」

「怎麼呢？我身上的旅費還够用啊！」

「怎麼好意思，老是用妳那麼多錢？」

「沒關係啦！跟我還客氣什麼？」

「我說要住小間旅舍，倒並不是爲了省錢。我想第二批如果也來到這裏，一定是住這家旅舍，到時候，我們跟他們都住在這裏，恐怕不好辦事。」

「喔！原來如此。」

於是，他們換了一家旅舍，開了一間靠近街路的二樓房間。

「我們輪流注意街道上的動靜。」

「你先去洗澡。」阿紺說完，便倚窗坐下。

「好，拜託妳了。」

修太洗好澡，回到房間，却不見阿紺的踪影。

——跑到那裏去了？

正在奇怪，阿紺自門外慌張的衝進來。

「來了！」阿紺一進門，就沒頭沒腦的說了一句。

「嗯？」

「他們來了二、三十個人，分爲兩組，一組住在作田屋，另一組住加賀屋。」

「來得好快！」

「是啊！我也覺得。」

「好！」

「修先生，你要……」

「殺！」

「在那兒動手？這裏？」

「嗯！先選這一家旅館動手。」

修太的口氣，雖無完全自信，但也沒有絲毫畏怯。

一二

「修先生，你行嗎？」

「試試看就知道了，應付十二、三個人，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可是兩家旅館的人手合併在一起，那就非同小可了呀！」

「戰到死！」

「喔！好吧！我不阻止你，讓你去殺個痛快。」

「嗯，妳這麼一說，使我勇氣倍增。」

「你要先向那一家旅舍動手？」

「離這條街較近的。」

「喔！加賀屋？」

「嗯！」

「如果我去了，大概會給添不少麻煩。」

「當然。」

「那我去雀宮等你。」

「妳現在就要去？」

「是呀！趁着天還沒黑。」

「也好。」

「那麼就說定嘍？雀宮見！」

「嗯！」

阿紺這一次，表現得很淡然，不似往前那樣，口口聲聲躭心修太的安危。修太雖覺得奇怪，但並未加以追究。

「這麼多日子以來，受妳百般照顧，我眞是不知如何言謝。如果後會無期，請妳自己要多保重。」

「誰說後會無期？我還在愛你，還想天天看到你哩！」阿紺瞟了修太一眼，嘴角一絲神秘的笑意。

阿紺出了旅舍，並未向雀宮方向前去，反而回到作田屋，自己開了一間房間。

「會津來了很多武士，沒有空房間了。」店東很抱歉的說。

「我沒地方住了，拜託你，隨便什麼地方都好，我只住一晚上。」

店東無法，只得清理出一間自家用的房間，讓阿紺住下。

阿紺洗好澡，又開始延用老套戰術——露出迷人的兩肩，對着鏡子化妝。

當然，向着走廊上的紙門是打開着的。

上鈎的魚兒來了，正好經過走廊的會津藩士，一眼就被阿紺獻出來的餌迷住。

「喂！你看！」

「哇！眞不錯。」

這時，阿紺回眸一笑，嬌艷倍至。反而使得年輕藩士害起羞來，趕緊回房去了。

「喂！走！我帶你們去看一個美女。」

「好細嫩的白膚，就像天鵝肉一樣。」

經過回房的藩士一陣宣傳，其他的藩士，個個蠢蠢欲動。

「在那？在那？」

「走，去飽飽眼福。」

「我也要去。」

一三

故意經過阿紺房門的年輕藩士，個個看得目瞪口呆。

「喂！」阿紺細嫩一聲輕叫：「你們在看什麼？有什麼事，進來說嘛，何必客氣呢？」

「哦！哦！沒，沒什麼事。」

「那你們那麼多人走來走去，幹什麼呀？」

「沒……小姐，妳好漂亮，好迷人喔！」

「唉唷！你們在挖苦我啊！」

「不，不，不，妳眞長得好美，好像仙女一樣。」

「眞的？嘻！多謝誇獎。」阿紺對於撒嬌拐誘，似乎很有一手：「嘻？你們是會津人？」

「是啊！小姐怎麼知道？」

「我有一個伯父住在會津，我也住過一陣子，那地方很好，我很喜歡，聽你們講話，有會津口音，我就有一種親切感。」

「啊？妳住過會津？這眞是奇遇啊！」

「是啊！就是說嘛！」

「那就跟我們一起吃晚飯好不好？我們好好聊聊會津的事。」

「好哇！反正我一個人也是挺無聊的。」

「喂！快去準備啊！」

年輕的會津藩士，怎會料到身負任務的旅途上，竟有如此艷遇？大家於是放鬆了防備，大吃大喝，非常痛快。

「能够有美女陪着一同喝美酒，啊！太棒了！」

「這種旅行，才有意思。」

「喝呀！痛快的喝！」阿紺拼命勸酒。

「妳也喝！」

「會啦！我不會客氣的。」

「哇哈！很談得來哩！」

「來，來唱歌。」

藩士邊喝邊唱，很是高興，許多人已有幾分酒意，仍繼續不停的喝！」

「酒！酒沒啦！」

「我去提！」阿紺站起身來。

「不，怎麼好意思勞駕我們的美女？」

「沒關係，小二忙着呢，我去提比較快。」阿紺輕步快速的，一瞬間，又提回來好幾瓶。

「我好像醉了？」

「今天的酒，後勁很强啊！」

「呀！有美女陪酒嘛，酒不醉人，人也會自己醉自己的，哈哈……」

「喂！」美人兒，怎麼妳一個婦道人家，單獨旅行？是不是有什麼困難？如果妳有困難，儘管說，我及川三郎兵衞一定一定會……幫……助……妳……」

「喔，好睏，我要睡了。」

藩士們，你一言，我一語，到最後，全都一個個醉倒了。

一四

在加賀屋最大的房間裏，另一批會津藩士喝完酒，正準備睡覺。

時間是晚上十一點。

「大家快睡吧！明天還要趕路呢！」

「說不定明天會碰到五百江。」

「碰不到，算他走運，碰到了，就殺！」

「你們不可大意，聽說他劍法很好。」

「線川，你就是膽子太小了，我們一共有二十四個人，就算他劍法好，他打得過二十四個人嗎？」

「話是不錯，但是一旦交戰，總是有死有傷，何必呢？我們的目的是主水，又不是五百江。」

「五百江是導火線，不殺不行的。」

「不知他人現在藏身何處。」

說完這句話的藩士，乍一抬頭，臉色全變。

原來，紙門外出現一個來踪不明的人影。

「誰！」

紙門被一脚踢開，站在門外的人踏進房間，用很低沉的聲音說：

「五百江修太在此，沒有藏身何處。」

——啊！

大夥兒驚叫一聲，紛紛散開。

第一個想拔刀攻擊的人，才低下頭來。

——啊！

一聲慘叫，滿臉是血的倒下。

接着，第二、第三……慘叫繼之而起，倒在地上的人，愈來愈多。

趁着其他藩士拔起刀來的剎那，修太已跳離走廊，刀鋒向前，對着受了驚慌的敵手說：

「要來殺人，結果却在這裏暢飲，眞不像話。」話中顯然是嘲笑，是愚弄。

「嗯——殺——」一位藩士正要斬去。

「別急，你刀子擧得太高，擋着門楣了。」

那位藩士在抬頭向上看的當兒，已被修太一刀插穿身體。

隔壁房間，這時又跑出來六個人，領頭的一個，莫明其妙的死在修太刀下，第二個人又上來補了修太刀下的缺。狹窄的廊上，一遍紛亂，有如死神降臨似的，令人惶恐不安。

不知什麼故作聰明的大喊一聲：

「把燈吹熄。」

修太一見把燈吹熄，不覺暗自好笑，因爲在黑暗中戰鬪，對修太是絕對有利。

一五

因爲黑暗中的戰鬪，十數名藩士的目標只有一個，在黑暗中容易找錯對象，而自相殘殺。但以修太的立場而言，只要是他手能及，刀能斬的，全是他的敵人。

「啊？你是井谷？」

「你是桑木！」

「五百江在那裏？」

愚蠢的藩士，在黑暗中分辨對方，很是困難，相對的，動作就無法靈活。所以，每一閃刀光之下，必有一個甚至於兩個寃死鬼。

「到庭院去！」又有人喊。

紙門被踢倒，一夥兒爭先恐後來到庭院，定神一看，只賸下五個人。

「用加藤戰法！」

「對！」

加藤戰法是前藩主加藤嘉明所設計，由五個人圍成圓陣，把敵人圍在圈內，再以同時平舉的五把刀，待機插入敵人胸膛。

修太被困在五人所圍成的圓陣當中，正如被困在死亡的欽栅之內。就算可以乘機再殺上一、兩個人，被殺的可能性仍是佔着絕大多數，這眞是九死一生的生死關頭。

然而，修太仍不慌張，算準時機，一蹴而起，兩個藩士的首級應聲落地，而修太的左腿也受了一記刀傷。

——呀！

一陣紛亂的廝殺喊聲，刀光劍影，織成一幕恐怖景象。修太左脚受傷，不易活動，於是打算向後門逃去。

「追！」

剩下的三個人，直逼近修太。其中一個人舉刀準備向修太的頭顱砍去，眼看修太就要被劈成兩半的時候——

——哇——呀——

對方手裏的刀飛出半空，雙手捂住眼睛，痛苦至極的慘叫。接着，又有第二個人掩住額頭，退了好幾步。

「怎麼啦？」

「我中了手裏劍。」

修太因而安然退出後門，正在這時候——

「修先生。」

「阿紺。」

修太再揮出一刀，斬向後方來襲的最後一個人。

「我不行了。」

「胡說，拿出元氣來，再撐一下。」

「作田屋的人如果一齊攻來，我就沒辦法應付了。」

「他們不會來了，他們哪，哼！正在休息呢！」

密探

一

——噓！

組頭小左衞門一聲暗號，庭院中跳出三個人影，他們分別是椋十、宇介、凡七。

川合九郎兵衞木然的站在廊上，以輕視的眼光看着伏在地上的四個密探。

「這三位是椋十、宇介、凡七。」小左衞門伏在地上說。

「嗯！你們對這一次任務，都明白了嗎？」川合視這羣密探爲無用的廢物，語氣相當冷淡。

「知道了。」

「要好好去做，事成之後，必有重賞。」

「是。」

川合冷冷的轉身進入房內。小左衞門帶着其他三個人走出川合府邸大門。

「老大！」

「什麼事？」

「就這麼一點？」

「什麼就這麼一點。」

「這一次任務非同小可啊！家老直接下達的命令，就值這麼一點酬勞啊？」

「你嫌少？能得到家老川合先生直接任命，單憑這一點，你就應該感到榮幸萬分啦！」

「我不以爲然。」

「什麼？」

「一個好色的家老有什麼好稀罕的？我的榮幸從何而來。」

「嘖！椋十！說話要有分寸，什麼好色的家老？」

「事實如此嘛！你也知道啊！」

「事實歸事實，能說不能說，還是要有分別。」

「好吧，不說就不說，他媽的！」

「是嘛！聰明人要識大體，好好去完成這一次任務，對你只有利，沒有弊！知道嗎？」

「任務當然會去完成，可是，這點錢？」

「嘖！你眞會計較啊！好吧！好吧！事成之後，再多賞你一點。」

「這才像話！沒有錢，我幹麼去賣命？」

「知道啦！別那麼多牢騷好不好？喂！宇介、凡七，拜託你們啦！」

「老大！話是不錯，我們可以多賣一點力，不過，沒有錢，眞的不好辦事，你說是不是？凡七！」宇介瞧了凡七一眼。

「是啊！拿多少錢辦多少事，這是當然的嘛！」凡七也說。

「好好好，先把事情辦成再說。」

二

椋十、宇介、凡七三個人，受到川合之命，會合先前派出的四十五名藩士，前去暗殺崛主水。那是川合與井上商議好的。

「派大隊人馬追殺主水，實在不好看，所以我派些密探，暗中解決這件事。」

而那三個人是組頭小左衞門挑選出來。他們接了命令，離開川合府邸，以驚人的快速前往宇都宮。

初要進入宇都宮城時。

「喂！你們看！」凡七指着前方說。

原來，在作田屋旅舍前，有二十多名武士，羣集在一起，好像正在談論什麼大事。

「那是不是會津的藩士？」

「是，一定是。」

「可是，如果是我們派出去的第三批人手，好像沒那麼多人，如果是第二批跟第三批合起來，好像……人數又太少了。」

「不太對勁！」

「我去問個究竟，你們在這裏等着。」

宇介跳出，消失在一羣面色不安的人羣裏。不久，宇介驚惶失色的回來。

「怎麼樣？宇介。」

「那些人是我們派出的人手沒錯，但是，三批人手就賸這麼一點了。」

「會不會是在旅舍裏面，沒有出來？」

「不，第一批賸四、五個人，第二批被殺了一半，第三批人才剛到，他們正忙着處理屍首，給受傷的人療傷。忙得很哪！」

「怎麼會被殺呢？難道是碰到主水埋伏的手下？」

「聽他們說，對方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

「是，那準是五百江修太沒錯。」

「唉！又是他！」

「嗯！眞是，成什麼體統？」

「正因爲如此，他們一個個怒氣沖天的。」

「五百江呢？」

「逃了，聽說身受重傷。」

「啊？」

三個人互相對望一眼。

三

「我們跟五百江，都有過結。」椋十咬緊牙根說。

「嗯！只要他落在我們手中，絕不讓他活着！」

「可是，我們的主要目標是主水。」

「那是當然，不過多賺一個也不壞。」

「還是不可輕舉妄動，他的功夫太好了。」

「不行，不出這口氣，我死也不甘。」

「聽說他受傷了，我們正好可以連合那些藩士，乘虛而入。」

「對！對！」

「可是五百江的人在那裏？」

「去找呀？找到再會合這些藩士。」

「好，就這麼決定，我們分頭去找。」

「聽第二批的人說，五百江昨天到加賀屋突擊，我們不妨先去打聽。」

三個人來到加賀屋一看，昨晚上打鬪的場地也被收拾乾淨，只留下一些些血跡，在榻榻米上。

屍體和傷者，也已被處理完畢。

凡七改裝成一個商人，四處收集情報。

「你打聽到什麼沒有？」

「聽說五百江單刀直入，殺了七、八個人之後，自己也負傷，向後門逃去，旅舍裏的人看到門外有個女孩在等他。」

「女孩？那一定作田屋，把第二批另外一半的人灌醉的那個女孩。」

「灌醉？」

「是啊，住在作田屋的藩士，就因爲被灌醉了，所以沒有前去加賀屋助陣。」

「眞是一羣廢物！」

「帶着女孩，又身負重傷，一定逃不了多遠，我們分頭聞一聞，一定可以聞到他們的踪跡。」

「不要兩個鐘點，一定可以聞到。」

四

密探　嗅覺很靈敏，直覺也很正確。

修太由阿紺扶着，的確不能逃得太遠，他們沿着城濠，從菱沼到地藏崛。這一帶，全是田地。

夜裏，阿紺扶着修太，在常念寺暫時棲身。第二天一早，便來到附近農家求助。阿紺好言好語求了半天，又拿了點錢出來，農家夫婦才肯收留阿紺和修太兩人。

「修先生，你要不要緊？傷口痛不痛？」阿紺關心的問。

「沒關係。」修太逞强，不露苦色，事實上小腿上的傷口，正在汩汩不停的流血。

「阿紺，妳是說要去雀宮？」

「我怎麼會丟下你不管，一個人到雀宮去？我很執着，說不會離開你，一定不會離開你。」

「作田屋的藩士怎麼樣了？」

「那些色狼，只要給他們吃一點甜頭，什麼事都忘了，哼！眞沒用！」

「哈哈！是啊！妳那迷人的身材，就是最好的武器。」

「什麼？你也會誇獎我的身材啊？哈！我一直以爲你是木頭人呢！」

「沒有的事。」

「當然啦！你除了你心愛的太太以外，是不會愛上其他的女人的。」

「那是因爲……」

「唉呀！何必臉紅嘛？如果你喜歡看我漂亮迷人的皮膚，那每晚都把衣服脫了，讓你看個够。」

「阿紺，說的什麼話？」

「哼！少裝正經！好啦好啦！你養你的傷，我一定等你把傷養好，到時候……」

「阿紺！」

「幹麼喚？」

「他們一定會追過來，妳跟我在一起，實在很危險，還是先回江戶去吧！」

五

阿紺對修太的話，充耳不聞。

「我跟這對農家夫婦，已經打好商量，我們可以在這裏住個四、五天，等你傷勢痊癒，再繼續趕路。」

阿紺這女孩子，怎麼也說不聽。修太只好由著她去。也許是因爲太累，修太一直睡到第二天傍晚。

趁著修太睡覺的時候，阿紺逕自來到鎭上打聽消息，回到農家時，修太已經醒了。

「哇，一夜之內，你就在這個鎭上成了名人了呀！到處都在談論昨天晚上的事情呢！聽說那些藩士氣死了。」

「他們如何打算？」

「可是……」阿紺不敢提起第三批人手到達的事，免得修太又想前去阻止：「他們好像要回會津。」

「阿紺。」

「嗯？」

「妳，騙我！」修太把每個字，都咬得清楚有力。

「沒有哇！」

「第三批人手都到了，怎麼會回會津？」

阿紺伸了伸舌頭：「唉，拿你眞沒辦法，好吧！我老實告訴你。」

「嗯！這還差不多。」

「聽說第三批人手剛到作田屋，火冒三丈，快氣炸了。」

「當然！」修太說著，便想起身，但是傷口太痛了，不由得又倒下。

「你要幹什麼？」

「我看我能不能應戰？」

「喂！你別開玩笑了，這種身體，怎麼應戰？不准你去！我會抱緊你的腿，說什麼也不准你去。」

「這身體的確無法應戰，可是，主君有難當前，身爲家臣，不能效一己之力，實在慚愧，也是恥辱。」

「又來了，又來了，什麼武士，什麼家臣，什麼主君，什麼道義，煩死人了，煩死人了！」

阿紺正要安撫修太睡下，修太突然推開阿紺，抓起枕邊的刀。

因爲動作過於激烈，傷口又裂開流血。

「修先生！」阿紺很躭心修太的傷勢。

「不要出聲。」修太小聲的說。

阿紺馬上料到發生了什麼事，尤其從修太的表情看來，事非小可。

從右邊的門縫看出去，農家夫婦正在吃飯。

不是在這一邊。

打開左邊的紙門看，也好像沒有什麼。

「趴下！」修太拉著阿紺伏在地上。

再向外看去。

草叢深處，好像有東西正在移動。阿紺迅速的從頭髮間，射出好幾枝手裏劍。

於是，一團黑影從草叢間，落入河裏，飄走了。

阿紺鬆了一口氣，拍拍胸口說：「是不是人哪？」

「好像是。」

「那會是什麼人？」

「不知道，弄不好，只是一條狗呢！」

「我看，是密探？」

「我在若松城的時候，常遭受到密探攻擊，吃了不少虧。我想，這第三批人手之中，一定有密探在內。」

「他們怎麼會找到這裏來？」

這些密探，都有一個像狗一樣靈敏的鼻力，他們可以聞著我們的味道找來。」

「那……我們住在這裏太危險了，快逃吧！」

「不。」

「又怎麼了嘛？你這個人眞是……」

「我不能將他們趕盡殺絕，早已深以爲憾，現在他們來了，正是求之不得，怎麼能逃呢？」

「用你這種身體？就想將他們趕盡殺絕？」

「我坐在牀上，可以殺掉四個。」

「然後呢？」

「死而後已。」

七

爲殺主水而派出的第三批會津藩士，在宇都宮的作田屋與前兩批藩士會合時，前兩批藩士已將死傷者分別處理完畢了，全部人數加起來，只剩得二十名。

這第三批藩士的首領，名叫岸井寬十郎。

「雖然，我們的主要任務，是到鎌倉殺掉主水，但是五百江這小子，也非要除去不可，慢一兩天到鎌倉沒關係，先把這件事幹了再說。」岸井很憤慨，其他人也一樣。所以大家一

呼四應，都讚成這個主意。

「但是，我們不曉得五百江在那裏。」

「我們可以分頭去找，這傢伙一定躲不遠。」

所有的藩士分成幾路，在附近各別找到黃昏，又會合一處。疲憊之餘，仍無人知道修太的下落。」

「這小子，死到那一殿去了？」

「那個女孩子也不知道是誰？到那裏去了？」

「嗯！那隻狐狸精眞是……」

「誰叫你禁不起誘惑！」

「是你被她迷住了，才到房間裏叫我們去看的。」

「別吵啦！她一定跟五百江在一起，只要找到五百江，還怕沒有機會修理她嗎？」

「對，把她那一身嫩肉，一塊一塊的割下來。」

「她那皮膚，眞是迷人，迷人得很哪？」

「你又來了，受到教訓還不够嗎？」

「好啦！你們有完沒完，讓岸井聽到了，看你們有好受的沒有。」

「咦？那是什麼？」有一名會津藩士，睜著大眼瞪向廊外說。

大夥兒回頭一看，看見一個年輕的男士在廊一向諸位微笑。」

「喂！你是誰？」藩士之中，有人開口問道。

年輕的男士，輕輕點個頭，笑著說：「怎麼？把我給忘啦？」

「嗯？好像曾經在若松城見過。」

「嘿嘿！我是小左衞門組下的人。」

「是密探？」

「不錯，我叫宇介。」

「是不是受了藩裏的命令而來？」

「不錯。」

「喔？」

「上面命令我來幫助你們完成任務。」

「幫忙？嘖！我們不需要幫忙。」

「是嗎？不見得吧！」

「你……」

「你們不是正在找五百江嗎？二十多個人，怎麼還沒找到人呢？」

「難道你知道五百江的下落？」

「當然。」

「你說！」

「我說嘛！沒有我幫忙，就憑你們？哼！光找個人都找不到，還想完成什麼大任務呢？」

八

平時，藩士們都把密探視爲低級人物，不看在眼裏。這一回反而要接受密探們幫忙，才能完成任務，雖然心有不甘，但是情也非得已。

「你能够把五百江的下落告訴我們嗎？」

「可以。」

「等一下，我去通知岸井。」

不久，岸井被喚來一處同坐。

「密探呢？」岸井坐下來，沒有看到密探。

「在那裏呢？」

岸井一看，在廊下站著三個人。

「咦？怎麼變成三個人了？」藩士們覺得很奇怪。

「我們本來就是三個人嘛？」凡七神秘一笑。

「幾個人都無所謂，五百江人到底在那，快說。」

「是。」

「在那兒，你快說呀！」

「在城南方地藏窟前，有一塊田地，他就住在那一帶田的農家裏。」

「好，今天晚上八點，我們逮人，你們帶路。」

「是。」

「請問你們三人的住處？」

「密探的住處，恕不能奉告。」

「是嗎？那麼你們一定要準時到。」

三個人同時點個頭，很神秘的消失在庭裏。

「奇怪。」

「主君不信任咱們，眞是太瞧不起咱們了。」

「當然，爲了一個五百江，到處鬧得鷄犬不寧，再不小心行事，如何可以？」

「好了，別說了，反正，今天晚上就是那五百江的死期。」

這時候，一名藩士詫異的說：「奇怪，怎麼又回來了？」

「什麼又回來了？」

大家往庭裏一看，又有一個男士。

「今天晚上八點？沒錯吧？」男士說。

「是啊！千萬不能忘了，這是大事。」

「噯！呵呵！我就是知道這是大事，所以特地回來證實一下，免得誤事，嘿嘿！失禮！失禮！告辭了！」

男士消失之後，藩士們一個個目瞪口呆的看著。

「奇怪，這一個跟剛剛那三個，好像不太一樣。」

「胡說，有什麼不一樣？」

「難道他們一夥兒一共四個人？」

「一個變三個，三個再變四個，好奇怪。」

「唉呀！密探就是這樣神秘兮兮的，沒什麼好奇怪的啦！」

「嗯？是嗎？」

九

最後出現在衆藩士面前的密探，順著豪溝到達城南方的地藏窟。

——嗯！大概是那間沒錯。

這個密探，像驚鴛一般，在田間飛躍，最後，停在一家農舍前。

「有人在嗎？」密探在門外喊。

一個女孩子出來開門，門才打開，手裏劍跟著飛出，密探翻了一滾，才躲開攻擊。

「哇！」好險！妳怎麼拿這種見面禮招待我呢？」密探搓搓鼻頭，說：「五百江先生住在家裏？」

「你是！」

「在下小豆丸，請多指教。」

小豆丸早已走近室內，坐在修太牀沿。

「他是誰？」阿紺問修太。

「我的朋友。」修太回答。

「跟剛剛那個密探……」

「不同，大不相同。」修太轉向小豆丸說：「小豆丸，你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

「這是我吃飯的本領，你忘啦？」

接下來，小豆丸說明送修次郎到鎌倉的經過，以及修次郎寄居海藏寺的情形。

小豆丸掩住受修次郎之託，尋找修太的事。

——當我打聽到喜連川的時候，見看許多藩士被斬得七零八落，並且聽說，對方只有單

槍匹馬一個人，一經判斷，我就知道，準是修太沒錯。我繼續到達宇都宮，又聽到同樣的風聲。於是我藉入作田屋，正好椋十、宇介、凡七三個人也在那兒，對那些藩士透露修太的下落。

「他們一夥兒二十多個人，加上三個密探，準備今天晚上攻到這裏來。」

「好，那就痛快一戰，戰到最後一口氣吧！」

「又來了！」阿紺嘟起嘴，很莫可奈何。

「不行。」小豆丸也說：「在這裏，跟他們作殊死戰，不如前往鎌倉通知主水。」

「這件事，我想麻煩你代勞。」

「不行，我不能答應。」

「爲什麼？」

「很簡單，我不是主水的家臣。」

「嗯，說的也是。」

「成瀨先生是我的恩人，他對我的託付，我一定要完成。這一回，他頻頻託我保護你，平安到達他的住處。」

「可是我打算對付那些會津藩士。」

「如果你戰死在此，誰去通報主水？」

「你不答應，我只好拜託阿紺。」

「我不要，你死了，我也不要活。」阿紺生氣的說。

「唉，怎麼？你們……」

「你自己想想，是殺死兩三個藩士重要？還是趕去通知主水重要？」

「這……」

「趁他們還沒來之前，趕快離開這裏吧！」

「我這種身體，如何能逃得了呢？」

「沒關係，我有辦法應付他們。」

「憑你一個人？」

「不錯！我不像你，只會硬拼到底，但是我有辦法阻止他們，你們快走。」

小豆丸和阿紺一番苦勸之後，固執的修太不得不順從了。

「小豆丸，萬事拜託你了！」

「請放心。」

二人出發之後，小豆丸拿些錢給農家夫婦。

「今天晚上，要麻煩你們暫住他處。」

農家夫婦也走了。小豆丸這才胸有成竹的開始工作。不多久，他似乎很滿意的

笑笑，然後前往常念寺。

一時辰之後，凡七果然帶著二十多名藩士包圍農舍。

「逃啦！」凡七在廊上大叫。

藩士們只好又集合起來。

「你看！」

農舍正門上，貼著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此處不便交戰，請到常念寺來。

「可惡！他是怎麼知道的？」

藩士們，戰志昂然的來到常念寺，跨進正堂一看，又有一張紙條，寫著：

——此處不便交戰，請到神明社來。」

「畜生！走吧！」

藩士們在半夜裏，來來去去，一共走了八個地方。

一一

阿紺讓修太搭轎，連夜向眞岡前進。

要往雀宮，應該是走保日光街道最近，但是他們繞道筑坡，然後經過石岡、土埔、牛久、松戶，才準備入江戶。

繞一大圈路的最主要原因，是爲了安全。

眞岡是白木棉的名產地，商店很多。

第三天，他們走出旅館，正準備搭轎離開時，有個戴著竹笠的商人走過來，脫下竹笠。

「五百江先生，你要不要緊？」

阿紺一看，驚喜的叫道：「啊！你是……」

「哈哈哈……我騙他們繞了好大一圈，現在恐怕還在喘氣呢，哈哈哈……」

不用說，這個神秘人物，正是小豆丸。

轎內的修太早已探頭出來說：「小豆丸，多謝你費心了。」

「這是小事，沒什麼。倒是你自己要多加注意凡七，椋十、宇介這三個人。」

「是，可是，防不勝防啊！」

「這樣吧！五百江先生，我在筑坡山中禪寺有個熟人，你不妨先住下，等傷勢痊癒之後，再繼續趕路。

「不行，我得立刻前往鎌倉。」

「我幫你通知主水先生，你不必親自趕去。」

「咦？你不是不肯嗎？」

「我不這麼說，你怎麼肯逃呢？」

「喔！原來如此。」

「筑坡山很安全，密探也不敢隨意侵入。」小豆丸說。

「你要先去鎌倉？」

「是的，我先去通報成瀨先生有關於你的情形。」

「我主君的事呢？」

「這件事，我會順便通知成瀨先生，再由成瀨先生去通知主水先生。」

「喔！這樣很妥當。」

「你還在猶豫什麼，天底下，誰像你這麼好運？有那麼多人照顧你，難道你還要辜負別人的好意嗎？」阿紺在一旁說。

一二

修太不得已，只好答應。

小豆丸於是帶著修太、阿紺，來到筑坡山中禪寺。此寺屬於知足院。

小豆丸到塔頂上，與和尚相託一陣，便留下阿紺和修太，準備回去鎌倉。

「凡七、椋十、宇介，很可能會聞著味道，到這裏來，你們要千萬小心才是。」

「你放心，雖然我傷勢未好，但是對付一兩個敵手，還不成問題。」修太說。

「還有我呢！」阿紺說。

「好，這我就放心了，二位告辭了！」小豆丸說完，便起身前去鎌倉。

阿紺很高興的對修太說：

「修先生，我們可以安心在此養病了。」

「開玩笑！」

「哼！你傷勢沒好之前，我一定不讓你動一下。」

「妳不去江戶，沒有關係嗎？」

「你怎麼老想趕我走，你眞那麼討厭我嗎？」

「沒有的事。」

「我一定要照顧你，到你傷勢完全好的時候……嘻……」

「我傷勢好了，妳要怎麼樣？」

「我要每天每天，脫光了衣服化妝，嘻！讓你看個夠！」

「妳……」修太面有窘態，一時不知如何開口。

「唉唷！裝那個什麼臉？難看死了，我是跟你說著玩的啦？可是……可是……」

「可是什麼？」

「我一定要讓你屈服！」

好奇怪的女孩，我眞不了解你。」

「是嘛！我生就這個怪性子。」

「妳可別生氣。」

「我才不會生氣呢！能够跟修先生同居　幽靜的山林寺廟之中。我高興都還來不及，怎麼會生氣呢？」

修太莫可奈何的搖搖頭，無言以對。

「修先生，小豆丸人很親切。」

「是啊！他是一個很講義氣的人，很難得。」

「他到底受了修次郎什麼恩惠？」

「好像是因爲……他在我裏工作，有一次犯了大錯，幾乎被藩主處死。當時，修次郎很受明成寵愛，於是，修次郎在藩主面前求情，救了小豆丸一命。」

「那爲什麼修次郎也有今天的下場？可見藩主多麼自私！」

「是，眞的！」

「其實，大部分的藩主都一樣，凡是對主君盡忠盡義的人，都是豬，不值得。」

「沒有的事，妳不可胡說。」「本來就這樣的！」阿紺很自信的說。

善變女人心

一

一連幾天都很熱。

艷陽高照，蟬鳴不止。

在海藏寺的古井邊，只有在太陽下山之後，才有一羣婦女圍著古井，一面洗衣，一面閒聊。

「喂！有一件事情很奇怪，妳們發現了沒有？」一個婦女說。

「什麼事情很奇怪？」

「那個成瀨先生啊！」

「喔！妳是說他跟照代的事情。」

「對啦！昨晚上，我看見他們兩個摟摟抱抱的走出寺門，今天晚上，照代又沒來洗衣服，又不知道跑到那裏去了，難道這還不奇怪？」

「準是跟成瀨先生出去了。」

「這也難怪，那個成瀨先生，長得可眞俊哪！嘻！」

「妳別胡說，他們兩個人是叔嫂關係，怎麼會？」

「大嫂小叔又不是血親，爲什麼不會？妳說是不是？」

「就是說嘛！時代不同嘍！什麼事都有的。」

「哼！倒胃口！」

「咦？妳倒什麼胃口？莫非妳對成瀨先生也有好感？嘻……」

「妳亂講！妳亂講！」

「哼！妳看！心事被我猜中了吧？」

「妳自己還不是一直在暗戀那個田原先生？」

「才沒有呢！他那種人好討厭！」

「妳撒謊！妳撒謊！妳看妳看，臉紅了！」

「妳亂講！看我打妳！」

「啊！救命哪！」

「喂！別打啦！水桶都給妳們打翻啦！」

「喂！妳們發現沒有，今天主君從江戶回來，臉色好難看喲！」

「對呀！好嚇人哦！」

「一定又是爲了做官的事情。」

「他做不成官，我們要怎麼辦啊？」

「被辭掉啊！怎麼辦？」

「辭掉也好，我想回會津去。」

「嗯！我知道，會津有個橋井在等妳！」

「妳！討厭！」

二

無風不起浪。

婦女們的閒談，是事實。

照代對於修次郎的感情，如一團火焰，正愈演愈熾，愈燒愈旺。

——好俊的小叔！

照代的暗戀，早已不是純情。她想得很遠，想得很多。

——唉！不要亂想。

儘管痛罵自己的非分之想，但仍是無法抹去感情的芽。

當年，不顧年紀差距，嫁給修太，完全是爲了尋找依靠，尋找避風港。當時，只想到可以不挨餓受凍就好，那顧得了其他？

可是，現在，她逐漸討厭修太對她的熱情和照顧。更因爲太過於照顧她，而不讓她外出一事，使她尤其不滿，再說，修太的收入微薄，也不敷她物質生活上的享用。

回想當她第一次看到修次郎的時候，修次郎年輕英俊的氣魄，就使她的心悸動。她想：他們兄弟倆，差得好多，如果可以和修次郎成爲夫妻，那不知該有多好！

她有好幾次，暗自作此空想，而紅起臉來。

夫妻分離三個月了，正爲肉體之愛感到乾渴的時候遇見修次郎，當然容易萌生異念。

爲了避人耳目，白天不便談話。她只有暗自思慕到黃昏，再把手邊的工作丟下，借著種種藉口叫出修次郎。到這種時候，她早已顧不得旁人的閒言閒語了。

「修次郎！」照代嬌滴滴的喊著小叔的名字。

他們倆靠得好近，近得可以碰到對方的衣服，然而修次郎却還不明白照代的心意。他總是認爲：照代因爲離開修太不久，心中不免寂寞，所以找他談談心。這不足爲怪啊！

再說，修次郎心中的倩影，僅只是一個阿妙而已。

自己所執愛的阿妙，被無道的明成主君污染，早已使他痛斷心腸，那會想到其他事情？

三

被照代叫了一聲，他停止思緒，站住脚。

本來，他想去找海藏寺的和尚聊天，不料在半路上遇見照代。

「大嫂！」

黑暗中，感覺照代白淨的臉，靠得好近。

「你要去那？有要緊的事要辦嗎？」

「沒有，想去找和尚聊天。」

「沒有的話……」

照代逕自的往前走，修次郎只好跟在背後。

照代離開寺門，朝山上樹林的密蔭處走去。

「大嫂，妳要去那？」

照代回眸一笑，百媚叢生。

「就在這裏好了。」

照代看見修次郎站得離自己很遠，便又走回來，站在修次郎面前，額前蓬鬆的頭髮，幾乎可以碰到修次郎。

「修次郎。」

「是。」

「小豆丸有沒有帶消息回來？」

「沒有。」

——大嫂可能正爲大哥的事情煩惱。

修次郎想。

「不過，大嫂不必躭心，大哥不會有事的，他那種神道流刀法，沒有幾個人贏得了他。」

「是這樣嗎？」

「小豆丸一定很快的就會找到大哥，大嫂安心的等吧！再不多久，就有好消息來了。」

照代好像並不需要修次郎的安慰話。相反的，修太不知去向很好，最好是死在半路，這樣，她才有機會親近修次郎。

「修次郎，我，好寂寞。」

「大哥也一定會很寂寞。」

修次郎這麼一說，照代反而很不高興的看著他。

這時候，有一隻螢火蟲帶著青光，穿過兩個人中間。

「那是螢火蟲！」

「是，這種螢火蟲，家鄉最多。」

「修次郎，我無法再忍耐下去了。」

「我知道，大嫂。」

「你知道什麼？我不是爲了修太。」

照代鼓足勇氣，決定說出心裏的話。

四

「大嫂，妳是說……」

「修次郎，你不明白。」

「我是不明白，妳不是爲了跟大哥離開，而感到寂寞，那麼妳又是爲了什麼事？」

「我的寂寞，早在會津若松就已經開始了。」

「跟大哥在一起，也是這樣？」

「嗯！修太待我像大人對孩子，他根本不當我是個女人！」

「沒有這種事，大哥一向很愛妳。」

「是很愛我，就像愛個孩子一樣。」

「那……」

事實如此，修次郎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

「年齡相差太遠，那個人的思想像個老人，我根本無法了解他。」

「這……」

「所以我一直很孤獨，寂寞，連個好伴兒也不准我交。」

「那……」

「如果說他很照顧我，這種照顧方法，叫人很忍受不住。」

「大嫂，我看妳跟大哥相處得很好，怎麼會是這種情形？」

「夫妻之間的事情，旁人是無法了解的。」

「我的確不能了解。」

「那時候，我唯一的快樂，就是等你來。」

「什麼？」修次郎嚇得倒退一步。

現在，修次郎已漸漸明白照代的心意了。

「修次郎，你可知道，當我看見妳的時候，那種心情有多麼高興。」

「大嫂。」

「修次郎，我早已經在暗戀著你，你知道嗎？」

「不行，妳不能……」

「不，我已經什麼都向你說了，這是事實，我一直到現在，還在思慕你。」照代已開始熱情的逼近修次郎。

「不行，不行，讓我大哥知道，不好……大哥，會很生氣的，大哥……，不會原諒我的……大嫂，求妳……」

修次郎如被大火燙到似的，拼命往後退開，但是照代却也使勁的抓住他，一步一步，向他逼近。

五

修次郎的心中，除了阿妙，是永遠容不下其他的女人。阿妙身上的味兒，他才覺得清香，照代身上的味兒，他覺得沖鼻。何況，對方是大哥的妻子啊！

「不行！不行！」修次郎紛亂的頭腦中，只能想到這一點。

然而，照代已經進入忘我的境界，瘋狂的逼近修次郎。修次郎只好向後退，退，退……突然，他背後靠住一棵大樹，照代便一把抱住他，緊緊偎著。

「修次郎，你看，我已經把最羞最羞的事都告訴你了，看你怎麼打算，你怎麼打算？」

「我大哥，我大哥……」

「拜託你！不要提到那個人好不好？我現在眼中只有你！你！哦！修次郎！」

照代墊起脚跟，想以嘴唇堵住修次郎的嘴唇。一陣溫熱的感覺，使修次郎狠狠的推開照代，繞到大樹背後。

——我已經做出對不起大哥的事，該怎麼辦？該怎麼辦？

修次郎既困惑，又懊惱。看著呼吸急促的照代，正用一雙亮如月光的眼睛盯著他看。

「修次郎，無論如何，我不會離開你，我不會放棄你，如果你討厭我，我就死給你看。」

「大嫂，妳不要胡說！」

「我說的是眞的，我要跳井自殺！我要死給你看。」

「大嫂！請妳冷靜！」修次郎驚惶的抓住照代。

如果照代眞的死了，一心愛戀照代的大哥，一定會發瘋的。修次郎不得不防，因爲他心中害怕。

「你要答應我的要求了？是不是？」

「那不行，大嫂！妳聽我說……」

「你不答應，我要去死！放開我！」

修次郎進退兩難，不知如何是好，想跑開，又被照代抓住衣袖，想勸解照代，照代却又一哭二鬧的喊著要死。兩個人正在糾扯不清的時候，附近突然有異樣的聲音出現。

「大嫂！有人來了。」修次郎說。

「修次郎，我們改天再見。」照代放開修次郎，直往寺門跑去。

修次郎冷靜下來，仔細看看發出聲音的地方，果然有一個他所認識的人站在那裏。

六

「啊？小豆丸！」

修次郎好像被識破陰私似的，狼狽的叫了一聲，頓時全身血液沸騰，窘得滿臉滿身發熱。

但是，小豆丸却很冷靜。

「我到你房間找不到你。」

「我……」修次郎急著想解釋方才所發生的事，然而小豆丸却好像完全若無其事。

「我已經探得五百江先生的下落了。」

「我大哥平安嗎？」

「不能說他平安，因爲他受了傷，目前正在筑坡山療養，但是沒有生命危險，你儘管放心。」

「在筑坡？」

「是的。」

小豆丸於是把修太所遭遇的事情，全部一五一十的說給修次郎聽，阿紺的事，却隻字不提。

「五百江先生一心只就心藩裏派人暗殺主水先生的事，他託我快些轉告於你，好讓你提醒主水先生提防。」

「嗯！這件事情，我會馬上告訴主水先生，我大哥什麼時候要到這裏來？」

「不知道，恐怕要靜養十多天以後。」

「那我去接他過來。」

「不！」

「爲什麼？」

小豆丸情急之下，說：「有個女孩子跟五百江先生在一起，你還是不去好些。」

「女孩子？是誰。」

「聽說在若松城外遇到的，詳細情形，我也不清楚。」

眞想不到，大哥竟然也會背著照代，和其他女人相處在一起。

想起自己的過失——其實是照代的不是。如此，更有話可辯解了。

小豆丸靜靜看著修次郎。

那一幕修次郎與照代糾扯不清的形影，事實上是留在他腦海中的。但是以片面的了解，他自然會認爲修次郎和照代是背著修太偷情。

——眞是個武士道精神沒落的時代。

雖然小豆丸覺得憤慨，但是，此事一旦被修太得知，修次郎會處於什麼立場呢？爲了大家相安無事，小豆丸決定，這一件事，還是暫時不讓修太知道。

七

修次郎當天晚上失眠了。

一方面，爲大嫂突如其來的苦訴驚心，再一方面，爲大哥意想不到的舉止訝異。

——照這樣下去，大哥和大嫂的婚姻是完了，大哥再不來的話，情形會更糟的。

——跟大哥在一起的那個女人是誰？大哥愛她甚過於大嫂嗎？眞想不到，大哥跟那個女人相處在一起，已經好長一段時間了。

修次郎不認識阿紺，當然也不能了解修太和阿紺之間的關係。

——雖然如此，還是必須把大嫂交給大哥，否則，不知大嫂會繼續打些什麼主意。

——說起來，大嫂也很可憐，要是大哥眞的移情別戀，那大嫂又該怎麼辦？

修次郎整夜輾轉難眠，思緒叢生，但是畢竟處事經驗太少，想了整夜，沒有結果。

夢中，修次郎不停的夢見被照代追逐，照代身上的薄衫……一早醒來，修次郎發現自己

滿身冷汗。

到井邊，用井水擦擦全身汗水，於是前往面見主水。

「大哥的下落已經知道了。」修次郎說。

而主水却漠不關心的點點頭，彷彿不把修太的安危放在眼裏。

「據大哥報告，會津主君派了很多藩士，準備暗殺主水先生。」修次郎又接著說。

主水這才略爲關心的坐正起來。

「喔？殺我？」

「是，前後分成三批人手，一共大約五十名。」

「嗯！」

「第一批人被大哥斬去一半，還剩下幾個受傷的。」

「嗯！」主水冷冷的應聲。

——一名家臣爲自己生命安危，出生入死，與敵方連作殊死戰，怎的一句安慰話也沒有？只爲自己的生命耽心？

「大哥可能再過十天，就會來這裏。但是十天之內，仍可能有刺客來此，請主水先生要多留意。」

八

「哼！刺客？」主水冷笑一聲：「我崛主水，豈是四十五個人，就能解決掉的人？」

「其中，也有密探在內。」

「眞是卑鄙！」

「請主水先生多爲保重自己。」

「不必躭心！」

修次郎也不再說什麼，他對於主水不把大哥苦心放在眼裏的態度，很有反感。既然主水胸有成竹，再多提什麼，也都是多餘的。

於是，修次郎欠身行禮，然後退去。

主水看修次郎已經退下，又叫多賀井又八郎，和眞鍋小兵衞前來自己身邊。

「明成派了不少人，要來殺我。」

「喔？」

「聽說一共有五十多個人，已經被五百江殺了十多個人。」

「五百江一個人，就幹掉十幾個啦？」

「嗯！那幫人之中，聽說有密探在內，江戶的會津藩邸，恐怕也派出不少人助陣。」

「如此看來，事非小可啊！」

「沒什麼大不了。」

「還是小心爲妙，從今天開始，主君還是不要隨意出入江戶。」

「嗯！我也不想去江戶了。」

爲了做官問題，前前後後不知跑了好幾趟江戶。但是每個藩主大名，都不願意招惹加藤藩，而不敢起用主水。主水也逐漸的，打消這個期望。

「哼！我崛主水不做官，一樣可以活得好好的，你們等著瞧好了！」

儘管再硬再强，貯存的錢總有用完的一天。到時候，不但供養不起十多名內侍，恐怕連自身也難保了。

屋漏偏逢連夜雨，愛妾霜子一病不起，尤其使他心情沉重。

原來，主水只把女人當成一種洩欲的工具，但是霜子一病，他也顯得落落寡歡，提不起勁兒。無論如何，心靈也好，肉體也好，霜子總是他的唯一安慰品。

「霜子的病情如何了？」

主水問端茶予他的照代，不意中，主水的視線，凝聚在照代白皙的頸子上。

九

自從在會津若松，修太把照代送進府來，主水一向把照代視爲平常的侍女，從未仔細注意過她。

但今日一見，似乎與平常不同，給了主水一種很特殊的感覺。

也許是因爲戀愛中的女人，都特有一種獨具的魅力。照代本來就很具姿色，最近又因爲戀慕修次郎，所以看上去，更加嬌豔動人。

——這個女人，的確漂亮。

主水非常感到意外，爲什麼他從來沒有發現照代的美？

照代端上茶，欠身行禮，準備退下。主水一時衝動，想喊住她，但話未出口，照代已退到廊下，轉身離去。主水端起茶碗，啜了口茶，靜靜凝視照代離去的背影。

好一會兒，主水才把視線轉向射進窗裏的太陽光。

——唉！

嘆一口氣，轉向書桌前，靜靜的磨墨、濡毫，揮筆成書。

這封信，準備寄給紀州和歌山的三浦長門守。

目前，長門守是紀州大納言賴宣的家老，擁有一萬石俸祿，很具聲名。過去，他曾經與主水，有過一段很親密的友情。

主水知道在江戶的舊知好友，都幫不上他的忙。於是轉向三浦長門守投訴自己的遭遇。

——如果被紀州家任用，明成則無話可說，因爲紀州家是御三家之一。

存著一分期待，把信寫好。好似又想起一些什麼，主水提筆再寫另外幾封信。

晚餐草草用過，又繼續寫了好一會兒。最後寫對方姓名：前田家的本多阿波、淺野家的山田盡物、藤堂家的藤堂宮內。

這些信，都不是爲了討論什麼，只是想把腹內的鬱悶一吐爲快。寫好信，主水並未通知任何人，逕自走出庭外。

出了寺門，主水抬頭望望夜空，然後向樹林間走去。

十

主水輕踱著脚步，不知走了多久，突然一怔，站住脚步。

他感覺好似有人埋伏在四周，如果說是修次郎告誡他，要他提防的刺客，似乎不可能來得這麼早；那麼，難道是密探先來探查動靜？如果是這樣，那就太不可思議了。

主水一手握緊刀柄，掩住自己的身體，而後慢慢向四周巡視。仔細一看，樹林中的人影不止一個。

再看清楚，主水好似鬆了一口氣，慢慢放下刀柄，靜靜看著樹林中一男一女的動靜。

——是不是家臣和侍女在此幽會？

——唉！刺客殺手隨時都在四周出沒無常，生命尚且不保，怎有閒情逸趣偷來幽會？眞是不知好歹，先看清楚是那兩個人，明天再作決定。

主水輕步的移近那兩個人影，一看！意外啊！

「不行！」男的大喊。

男的推開女的，女的又往前抱住男的，兩人正在拉拉扯扯，糾纏不清。

那女人白淨的臉，被月光一照。

——啊！照代！

「修次郎，求求你完成我的心願，求求你！」

照代哭喪著臉，苦苦哀求修次郎。

看到這一幕景，主水驚愕了好半天。修太一身武士硬骨，對於照代却是柔情似水，而照代也似乎很愛修太，怎麼會發生這樣出人意料之外的事？

——嫂！叔？會嗎？

主水一直未曾懷疑過修太夫妻的感情，黃昏時分，看到照代端茶時候，那一身妖豔迷人的氣質，主水也認定那是思戀丈夫的因素使然。誰知道，這女人戀愛的對象，竟然是小叔，而且態度表現得那麼積極，那麼熱烈。

主水有一種受騙的感覺，心裏莫明其妙的生起氣來。

「大嫂，原諒我！」

修次郎狠狠推開照代，向著主水藏身的方向跟來，不料一頭撞上主水。

一一

「啊！主水先生！」

修次郎的聲音，鯁在喉頭。

修次郎背後追來的照代，頭髮蓬亂，呼吸恐促。

主水一動也不動的看著前面這一男一女。

——年輕、英俊！好小子！

修次郎窘羞無措的紅著臉。

——這女人爲何如此癡狂？

照代烏溜溜的眼睛，直盯著主水，不像是害怕被主水責罷，而像是爲主水突如其來的打擾感到很生氣。

——這女人的膽量比男人還大，跟我平常看到的照代完全判若兩人，現在這模樣，更妖豔，更美，也更迷人。

「成瀨，你先回去，明天一早再說。」

修次郎點頭，然後離去。

照代想追上去，跟了兩三步，被主水一聲喊住。

「照代，跟我來。」

主水走在前頭，匆匆的回到房裏。

「坐下！」

一盞微弱的燈光，照著照代低下去的臉。

主水靜靜打量那白皙的頸子，豐滿的胸部，纖細的腰身……

「照代！」

「是。」

「妳是個有主的女人，對方男人又是妳的小叔，妳還膽敢向他求愛，眞叫人意外！」

「請主君處分我吧！」照代抬起頭說。

「你覺悟了嗎？」

主水在桌上的香煙盒裏，取出一支香煙，點燃之後，夾在手中。

「妳是五百江交待給我的，五百江不在，妳敢與小叔淫蕩，不處分妳是不行的。」

「是。」

「五百江一旦知道此事，妳想他會如何？」

「可能會殺掉我。」

「妳爲何明知故犯？」

「這……」

「我一直認爲妳跟修太是一對絕好的夫妻。」

「可是我並不愛修太。」

「喔？是眞的？眞叫人意外！」

「我心所愛的人，是修次郎。」

「放肆！這是人世間的倫理，違背丈夫和小叔私通，是萬萬不可的事情！」

一二

「是。」

「妳本身是無大要緊，但是修次郎以後，要拿什麼臉出來做事？關於這一點，妳可曾想過？」

如果修次郎爲了滿足她，而無法立身於衆人面前，她將非常痛苦。

「妳如果眞愛修次郎，這種事情，無論如何不得向外傳揚，妳說是不是？」

「是。」

「我打算讓修次郎明天一早，離開這裏。」

「啊？」

「不能破壞他美好的前途，是不是？」

「是。」

「好，就這麼說定，退下吧！」

第二天一早，主水把修次郎叫來跟前。

「成瀨，關於昨天晚上的事，你也不必辯解，那完全是照代一個人的意思，我知道你沒有錯。」

「太對不住主水先生和大哥了！」

「所以，從今天起，你不能繼續留在這裏，你走吧！」

「是。」

「我不會對修太洩露什麼。」

「謝謝主水先生。」

對於主水的處置，修次郎自當無話可說。現在，只要跟著小豆丸一起，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可以很快取得大哥的消息才是。

修次郎當天就離開鎌倉，要去那裏，他並沒有說，也沒有必要說。小豆丸也沒有抗辯，

默默跟著修次郎離去。

照代自此之後，終日閉於室內，足不出戶。

由於主水的命令，同時也是爲了避開衆人耳目，與修次郎別離，竟然一聲道別也沒來得及說。

熱情的火焰，恐怕就此熄滅了。但縱使熄滅，仍留有餘燼，照代想努力的把這一點餘燼，也完全消除，但是，她辦不到。

——既然從此以後見不到修次郎，一生一次的戀情，也告結束，以後，無論如何，也無所謂，不值得珍惜了。

——修太再過不久就要來鎌倉，雖然主水答應不提什麼，可是輾轉從旁人口中，修太一定會知道這件事情的。

——到時候，修太一定會殺掉我。

照代並不害怕，只是自暴自棄。

殺手

一

修次郎離開之後，第三天。

主水帶著眞鍋小兵衛和田原孫藏，來到與海藏寺正面相望的淨智寺，想找宗善和尙下圍棋。

到傍晚時分，下完棋局，主水一行離開淨智寺，準備回到海藏寺。在路經龜谷坡時，發現坡前站有六名蒙面男人，一回頭，背後也站著四名蒙面男子。

十對三。

殺手到了！

但是主水一點也不驚慌，舉刀正對著前面六個蒙面男子叫道：

「你們想必是明成派來的殺手？」

對方六名，一言不發的拔起刀來。

「小兵衞！」主水也不甘示弱。

「是。」

「後面四個交給你。」

「好，絕沒有問題！」

「田原！」

「是。」

「我們一開始交戰，你就跳開，回到海藏寺。」

「是。」

短短幾句話，就已完全佈署妥當。

還未等對方殺過來，主水已向前衝去。其體力充沛，戰志昂然，看來完全不像個五十八歲的人，這一身武功，眞不愧是沙場上的老將。

舉刀正面插入對方一人的內腹，轉身向身旁衝來的殺手一刀劈去，而後，跳開十尺，喘了一口氣。

這時，小兵衞正將一個人的頭部，一刀劈成兩半。

「怎麼樣？有種就來！」主水向正面四個殺手挑戰。

呀！

有兩個人，同時衝了過來。

主水閃過右邊，蹴地而起。

「田原！」

田原在主水的掩護之下，直往坡頂跳去。有一名追殺田原的殺手，被主水從背後一刀劈死。

多賀井又八郎接到田原的通報，立卽派出三名手下，趕到龜谷坡。這時候，殺手已被斬去一半，賸下的五個人看主水手下來援，毫不遲疑的拔腿就逃。

二

「主君受傷沒有？」

又八郎趕緊挨近主水身邊問。

「皮毛無損，毫髮不傷，哈哈……」

「主君好厲害的功夫，竟然可以以一敵六！」

撥開一名死者的覆面巾，一看，果然是加藤家人。

「他們來了。」

「小心防備！」

「是！」

回到海藏寺，主水立刻召集全部人手。

可以與敵迎戰的，有主水、又八郎、小兵衞、田原、安本、平岡六個人。其他的，是主水的妾霜子，又八郎的妻阿吉，又八郎的兒子十郎，小兵衞的妻阿謙，以及照代和三名侍女。

「從加藤家派出的殺手，一共有五、六十名。」

「我們只有六個人迎戰。」

「他們有礙於公儀耳目，不敢一舉前來，一次大約派十多個人，用各種不同的手段刺殺我們。」

「他們一定會埋伏在這四周圍附近。」

「寺內也不見得安全，聽說有密探夾在殺手羣中。」

討論之後，決定不准任何人隨意外出，並且，每天晚上派兩個男人輪流守夜。

妻妾侍女們，個個嚇得花容失色，驚慌不已。雖然明知道殺手不是衝著自己而來，但是那分安全感，自然而然的消失殆盡。

主水遭受第一次殺手攻擊之後，第四天。有一名婦女爲了嚐試湯味，而後腹痛不已。把湯倒給貓吃，沒幾分鐘，那隻貓七孔流血，慘死在地上。

什麼人在湯裏下毒？

——準是密探沒錯。

婦女們更加害怕了。

尤其密探的行動，不是平常一般人所能預知的。

主水和其他五名武士，鬪志昂然，但是婦女們恐怖的心情，却怎麼也無法鎭靜。

數日後，主水接到由紀州寄來的信件。

看完信件，主水臉上浮出難得一見的笑容，把所有人手集於一堂。

「紀州三浦長門守請我們到紀州去。」

「到紀州去！」

「好！到紀州去。」

三

「但是在前往紀州的旅途中，這些婦道人家們，要怎麼辦？」

「她們礙手礙脚，不便同行。」

「如果把她們留在寺中，一定會被殺手抓去充當人質。」

「嗯！」主水點點頭。

「我們先到紀州安頓一切，再回來接她們前去。但是，這其間，要把她們安置在什麼地方呢？」

「一定要找一個殺手找不到的地方才安全。」

「我知道。」

「有這種安全的地方嗎？」

「有，東慶寺。」

「哦！東慶寺？」

「東慶寺在山之內村，是一所尼姑庵，平常人稱之爲切綠寺。

元和元年，大坂之役以後，豐臣秀賴的女兒天秀進入本寺，就是現在本寺住持。凡是進入本寺祈求庇護的婦女，都可以得到最安全的保障。許久以來，寺本已被公認是一個任何人不得侵犯的地方。甚至於希望離婚，躲開丈夫糾纏的婦女，來到本寺，也可以得到保護。

主水拜託海藏寺主持智洗，前去向東慶寺主持說明一切，懇求天秀答應保護這些婦女。

天秀欣然答應。

除了三名侍女想回故鄉，主水各賞了一些旅費，打發她們走後。其他的婦女，例如臥病中的霜子，又八郎的妻子，和小兵衞的妻，一共四名，準備暫入東慶寺躲身。

「照代，妳也去東慶寺吧！」主水向照代說。

「這……」

「五百江一定會追隨我來，妳不要跟他見面，可能比較好。」

「是，可是……」

「怎麼？不想去東慶寺？」

「是。」

「爲什麼？」

「我不能習慣尼姑庵裏的生活。」

「哦？好，不勉强妳。」

照目前情況，東慶寺是最安全的藏身處所，不知照代因何反對。

四

「是不是想回去會津？或者妳有其他去處？」

「回到會津，大家都認識我是五百江的妻子，加藤家的人一定不會放過我。」

「說的也是，那麼妳有其他的去處嗎？」

「隨便那裏都可以去。」

照代原是個性情內向溫柔的女性，但是常常有出人意料之外的舉止。例如對修次郎求

愛，例如拒絕躲進安全的處所，這些，在在都不能使主水明白。

——這女人，性情眞難捉摸。

主水搖搖頭。

霜子和其他婦女，只好先行告別。

「請主君早日來接我們，我們等著你們來。」

「放心，只要去到紀州，時來運轉，不會讓妳們久等的。」

「是，請主君保重。」

四名婦女遂向東慶寺出發。

「我們明天早上六點出發，大家快去準備吧！」

「是。」

「殺手既然已潛入這附近來，卽使是最後一天晚上，也要小心防備，不得放鬆。」

「是。」

這天晚上，由田原、平岡守衞。

主水進入屋內，照代服侍他更衣。

「照代，妳爲何不去東慶寺？」

「這……」

「我們明天早上離開以後，妳要如何打算自己？」

「我想去江戶看看。」

「一個婦道人家，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是很吃苦的。」

「我知道。」

「妳不想等修太嗎？妳跟修次郎的事情，他不會知道的。」

「不，我沒辦法跟他繼續生存下去。」

「喔？妳眞奇怪！」

「過去的生活，我覺得索然無味，我要試試看從今以後的轉變。」

照代好像下了一樁賭注，而口氣却又是那麼堅決。

主水感覺在背後爲他更衣的照代，像一道彩虹，除了他先前所感覺的妖艷，還有其他更動人心扉的魅力。

也許是太久沒有接近霜子的身體，主水突然有一種衝動，促使他轉身抱住照代的肩膀。

「照代，妳今天晚上代替霜子，好嗎？」

五

主水說完，好像又被自己所說的話嚇住似的，表情頓然凝結起來。

而照代，更是被這一句話愣在原地，動也不動。

好一會兒，兩個人都才恢復神智。

「是。」

這一個字，輕輕溜出照代的小嘴唇。

主水躺在牀上，聽見脚邊有脫衣的聲音。

照代這個女人，眞不可思議。要解開這女人的謎，恐怕求遠是個不可知的期待。

照代穿好睡衣，躺在主水身邊。主水吹熄枕邊的燈火，緊緊摟住照代。

細嫩的皮膚，纖小的腰身，使他得到充分的滿足，也給他許多奇怪的問號。

突然，他一把推開照代，躍身而起。

「刺客！」

田原在庭中大喊。

方才消耗過精力的主水，抓起牀頭大刀，便急向門外衝去，其動作之敏捷，彷彿一隻野豹。

田原和平岡正向廊角追去，小兵衞則跑出大門外。

——拼了！

主水愕然倒退一步，大罵一聲：

「卑鄙！」

主水一閃身，躲過一支自廊下射出的刀尖。

刺客行刺不成，自牀下竄出，逃逸而去。

「刺客在此！刺客在此！」

主水大叫。

小兵衞立卽從門外跑回，追殺刺客而去。

田原、平岡也自廊角跑回。但是刺客速度快得驚人，早已不見踪影。

一會兒的功夫，寺內又恢復一片平靜。

六

「眞是，怎麼讓他給跑了？」小兵衞很不甘心的說。

「是密探嗎？」

「一定是。」

平岡、田原追不著刺客，也很不甘心的回來。

「我明明看他往庭裏跑，怎麼又會在這裏射出一支劍來？」

「密探特殊的身手，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要是再來一次，準不讓他跑了。」

「小兵衛，現在幾點？」

「大概是半夜三點左右。」

「喔？」

——跟照代做愛，有那麼長的時間？

主水不覺得苦笑一聲。

「我和安本來接班，你們休息去吧！」

小兵衛向田原、平岡說。

主水再一次叮嚀他們小心防備，然後轉身回房。

照代又穿好睡衣，坐在牀上。

「嚇著妳了？」

「嗯！」

照代眼裏，根本沒有受到驚嚇的神色，只是眼睜睜的看著主水。

「照代！」

「是！」

「跟我到紀州去吧！」

「這……」

「不肯？」

「我丈夫修太，會隨你而來，我……」

「我把修太辭了吧！」

這件事情，才剛剛打進主水腦海裏。

「這樣行了嗎？」

「行。」

「今晚上的事，以後還會有。」

「我知道。」

「妳願意嗎？」

「是。」

「那麼，妳就跟修太離婚吧？」

「是。」

「從此以後，妳就是我的妾。」

「是。」

「只要我能謀得一職，必能讓妳享盡榮華富貴。」

「是。」

「我說了半天，妳只回答我『是！』」

「我沒有其他話可講。」

「是嗎？」

五十八歲的主水，第一次體會到女人可愛的地方。於是欣然抱住照代躺下。

七

第二天一早，主水帶著多賀井又八郎、眞鍋小兵衞、田原、平岡、照代，一行七人，離開海藏寺，向西出發。

照代同行，主水自然必須向其他人說明。其他人對看了一眼，沒說什麼，也不能說什麼。

一般人走出江之島，都會到弁天社參拜。但主水一行，却無此興緻，只想早日到達紀州，一方面可免去受殺手殺生的威脅，一方面，希望能在紀州謀得一官半職。

「主君，三浦長門守可靠嗎？」

江之島，景色如畫，很多人稱它爲美麗之島。但是多賀井又八郎無心賞景。

「長門守是很正派的男人，是我從大坂之役以來，結交了六、七年的朋友。我想，他不會虧待我們的。」

「聽說主君在那一次戰役中救過他一命？」

「那不算什麼，只是長門守在鎭守平臼山的時候，有一次被敵兵圍困，不得與援兵聯絡，當時，是我助他一臂之力，讓他安然脫險，如此而已。」

主水一面回答，又一面想起當年往事。

大坂之役，算是主水這個男人一生最值得驕傲的事，所以主水常把這件當年勇事掛在嘴邊，百說不膩。每提一次，他就覺得自己更加年輕一些。

聽過主水口述大坂之役的人，不下少數，每一個人也都不知聽了多少次。到後來，聽膩了，主水再提的時候，他們只好頻頻點頭。

「紀州公賴宣，在那一次戰役中，只有十四歲，因年紀太小，被安排在後陣。賴宣就爲了不能參加攻城而痛哭流淚，松平正綱安慰他：『等你以後長大了，再參加攻城，不也一樣嗎？』那賴宣仍然非常生氣的問：『我可有第二個十四歲？』這一句話如雷震耳，使得大將軍非常感動，從此對他百般賞識。好快！賴宣現在已經四十出頭了。」

「紀州公是個名不虛傳的剛毅之人，無怪乎大將軍看重他。」

「所以，明成如果知道我在紀州，諒他也不敢出手。」

主水一提起明成，憤憤的吐了口口水。

八

主水一行，繼續走在藤澤、松原之間的砂石路上。

走了大約三十公尺，田原站住脚。

「主君！」

「什麼事？」

田原指向前方一點黑點，眞鍋小兵衞順著田原所指的方向看過去。

「那是……」

「他們來了。」

「一定是。」

在離主水一行大約六十公尺的地方，有一棵樹，松樹底下站著三個武士，另外又有好幾個，分別躲在其他樹蔭裏。

「這些不知死活的東西，斬他個落花流水！」

「嗯！」

「照代，妳延著松林，先到藤澤去，找一家旅館休息。」

「是。」

照代個自向松林間逃去，主水主從五個人，分別捲起衣袖，拔起腰刀。

果然有十四、五個以黑布蒙面的密探，從松林間各個角落裏出現。

「你們又是明成派來的人？」主水大聲怒斥。

但是，這些人與前一批人一樣，默然不語。

「閃開！天下浪人崛主水，要經過這一條天下大路，」

主水準備挺身而過的時候，十四、五個蒙面漢，都不約而同的拔起刀來。

「你們當眞不放過我這個崛主水？眞是叫人感嘆，好吧！要殺就殺，看看你我誰先入地獄！」主水冷笑一聲，隨卽擧刀砍去。

先是有人被削去肩膀，又是有人被砍去小腿。主水主從五人，配合得當，勢如破竹，一如五頭雄獅，打入狼羣，猛打猛攻，使得對方一連數人應聲倒下。

九

不一會兒的功夫，殺手一羣，少了一半。

「退！」喊聲大概是出自殺手羣的首領口中。

賸下的一半殺手，狼狽的逃往江之島的方向去了。

「眞鍋，不要追！」

主水喊住正要追去的眞鍋小兵衛。

「有人受傷嗎？」

除了主水和多賀井以外，大家都有點輕傷。

「可惡！」

「在這條前往紀州的旅途中，還不知道要碰到多少次呢！每個人都要特別保重自己，快去治傷吧！」

「鍊倉……一定被搗得亂七八糟的。」

平岡正在包糟安本左腕上的傷口。

「這些無法無天的惡徒，鐵是到東慶寺去了。」

「我也這麼想。」

「好啦！安本，瞧你年紀輕輕的，煩的東西還眞不少！」

眞鍋笑着說。

然而，安本所躭心的事情，並不多餘。

殺手分成兩隊，一隊到松原攻擊主水，另一隊則前去海藏寺。

得知主水家中的妻妾被送去東慶寺，這一隊馬上轉向，向東慶寺出發。

這一隊的首領，名叫彥根久助。他帶隊來到寺前，大敲其門。

「請馬上送出崛主水一家的妻妾！」

一尼姑自寺內走出。

「我不管你是誰，凡是進入本寺，請求庇護之婦女，任何人都不得與之見面，更遑論你們要傷害她們。」

「我們是主水舊主加藤家的手下，此次奉命前來貴寺，捉拿崛主水一家妻女。」

「本寺有所規定，恕不能照你們的意思做。」

「我們知道這裏的規定，想要離婚的女人，只要逃到這裏來，連丈夫也帶不走。但是，我們可沒聽說，妳們這些尼姑竟敢庇護反叛主君的家庭妻室。」

「我不跟你談大道理，這是本寺一向的規定，任何人不得破例，請你們速速離開，不准再來騷擾。」

「這……求妳行行好，帶她們出來，好不好？」

「不行。」

女尼理直氣壯，很有威嚴的拒絕彥根久助。

彥根久助無法進入東慶寺內，臉色逐漸歪邪難看，露出那張牙舞爪的凶惡面目。

「女人不知君臣之分，閃開，不拜託妳了，我們可以不請自入。」

「喂！你們要做什麼？不可無禮，這裏是男士禁地！喂！」

彥根久助帶著一羣藩士，推開阻路的尼姑，直入寺門，走到靠近倉庫的玄關內。

「去找妳們本寺的住持，如果不交出崛主水一家的妻女，我們就要踏平本寺，到時候，休怪我們翻臉無情。」

其他藩士，也跟著一齊起哄，不知輕重好歹的鬧了起來。

不久，從倉庫中走出一位年未二十歲的尼姑。

「我是本寺住持天秀。」

這位豐臣秀吉的直系孫女，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嚴，不由得令人肅然起敬。

彥根也情不自禁的改換語調。

「很抱歉，不得已打擾貴寺。聽說崛主水一家的妻女藏身於此，是否可以引見一下？……」

「你們是……」

「我們是會津若松藩，藩主加藤家的家臣。彥根久助，請多指教。」

「若無本寺特別允准，男士不得擅入本寺，這是嚴格的禁條，你們可知道？」

「這件事情，迫在眉稍，所以請開例一次。」

「如果日後寺社奉行責備下來，你們也以『迫在眉稍』爲理由嗎？」

「這……哦！我只要四個女人，如果寺社奉行眞的貴怪下來，我自會安排。」

「不行，我們自己無法向寺社奉行交待。」

「這麼說，妳們無論如何是堅持到底了？」

「是的。」

「啊？」

「崛主水先生一家的妻室，的確在這裏，一共四個。除非有公儀命令，否則，誰也帶不走。」

「眞的？」

「如果你眞要帶她們走，先從我下手！」

「這……」

彥根害怕日後被幕府方面怪罪，只好嘆息一聲，準備作罷。

「好吧！我去設法請公儀來此地拿人。」

「那是你個人的事情，我們無權過問。但是，今天你擅闖寺門，這要如何解說？」

彥根得由不得半刻猶豫，慌忙退下。

四谷主君

一

在筑坡山中的知足院塔頂。

修太和阿紺同住一房。阿紺依照慣例，脫下衣裳，對著鏡子化妝。

「嗨！修先生。」

「嗯？」

「你決定明天早上出發？」

「嗯！」

「何必急著走？你的傷勢還沒好，再靜養兩三天吧！」

「我決定明天走，要住，妳一個人住下來。」

「討厭！我一個人在這裏有什麼意思？無論去到那裏，我都要跟著你走。」

「我住在這裏有什麼用？」

「喲？你說什麼？如果不是這個安全寧靜的地方，你的傷勢，要到那裏去療養？」

「我不是這個意思，妳千萬不要生氣，這麼多日子以來，受妳百般照顧，我會永遠記得妳的恩情。」

「我不要你感謝，只要你多疼疼我就好。」

「妳？妳怎麼又提起這些話來了？」

「你這個人眞奇怪，有個女人自動送上門來，你反而無動於衷似的，奇怪！眞是奇怪。」

「世界這麼大，總該有我這種人吧？」

「我看只有你才是，煮熟的鴨子擺在面前，都不去嚐一口的笨男人。」

「是嗎？」

「修先生。」

「什麼事？」

「我看你那麼疼愛你太太照代，大概沒有毛病才是。」

「妳在說些什麼呀？」

「我是說，你既然生理正常，爲什麼？……唉！討厭！不跟你說了。」

「哦！這種事情，勉强不得。」

「我知道，你除了心愛的照代以外，其他女人，對你是絲毫沒有引誘力的，是不是？」

「嗯！」

「沒有用的男人！」

「或許。」

「唉！世界上怎麼會有你這種男人？」

「我就是其中之一。」

「哼！放心好了，我不會輕易放棄努力的。」

「我看，妳的努力是多餘的。」

「多餘也好，不多餘也好，我這種女人，想要的東西就非要到手不可，我一定要使你成爲我的。」

「好了，妳不要捉弄我。」

每一次談話，都只能得到這種結果。阿紺很懊惱的狠狠梳著頭髮。

二

修太意志已堅，無論任何人都不能留止他的決定，阿紺無奈，只好隨同修太向江戶出發。

從筑坡出發，出了石岡，經過水戶街道到土浦、牛久、取手、小金、松戶，再繼續南下，到千住。

這一條通往江戶的路途之中，住戶愈來愈多。

走到一條在文祿三年，由奈備前守所建造的大橋上，修太摘下竹笠，一邊扇風，一邊說：

「好熱。」

這時，從江戶準備回到會津的兩個侍女，也正好打從這條橋經過。

「啊！」

「五百江先生。」

兩個侍女停住脚步，看着修太。

修太想了好一會兒，才記起這兩個侍女是主水府內的人。

「喔！妳們是……」修太很親切的走近兩個侍女面前：「到底怎麼回事？妳們不是跟著主水先生去鎌倉嗎？」

「是呀！我們是跟著主君到鎌倉去了，但是，我們現在已經辭職，打算回會津去。」

「我們這樣的婦道人家，回到會津去，應該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兩個侍女分別這樣回答。

「那麼主君呢？」

「我們辭職的時候，主君尙還平安無事。」

「可是，就爲了無法再重新受其他大名（諸侯）並用的事，還有被明成所派出的殺手追殺的事，整天戰戰兢兢的過日子，好可怕喲！」

兩個侍女說著說著，不由得都皺起眉頭。

「看來，主君是很吃苦了，那麼照代呢？她還好吧？」

才淡淡的問一句話，修太黑青的臉頰上，不知不覺的浮現出血色。

「哦，呀！」

「聽說……」

兩個侍女打住口，不敢繼續說下去。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照代生病了？我弟弟修次郎呢？他也住在鎌倉，對吧？」

「哦……」

「這……」

「有什麼話，妳們儘管說吧！」

兩個侍女似乎不敢多言，彼此互相拋了個眼色。

三

「詳細情形，我們不清楚，可是有人說……」

「說什麼？」

「有人說，照代跟修次郎很要好。」

「哦！他們本來就很要好，在會津的時候，他們叔嫂兩個人，就已經相處得很融洽。」

——她們到底想說什麼？

修太苦笑一聲，搖搖頭。

但是，兩個侍女聽修太一說，却急著想辯解。

「才不是那種好，他們兩個人呀！每到黃昏，就雙雙對對走進樹林裏，到大半夜的，才回到屋裏來呢！」

「而且，聽說照代每一次回來，都披頭散髮，衣冠不整的。」

「他們的事情被主君看到了，所以成瀨先生就被趕出鎌倉。」

「這事發生在我們辭職的前一天。」

兩個侍女，你一言我一語的說了一大串，却未發現修太的表情已經變得非常難看。

「妳們說的話，可是眞的？照代跟修次郎私通了嗎？」

這聲音充滿令人恐懼的殺氣。

「只是風聲，風聲而已。」

侍女們這才看到修太恐怖的表情，和恐怕的說話聲，所以趕忙轉變口氣，以風聲掩飾方才所說的話。

「妳們是說，主君因此而趕走修次郎？」

「可，可能是。」

「照代呢？」

「我們正要離開的時候，她還在鎌倉，以後的事情，我們就不知道了。」

「照代跟修次郎……」

修太無論如何也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照代和修次郎私通？這是多麼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啊！

——也許只是女人口中的誤傳吧？

——不，雖然是同胞兄弟，但修次郎的確比自己俊得多，而且年輕，又是獨身，這種事情，還是有可能發生的。

——照代，修次郎……

修太心中的痛苦，一如利箭穿心，柔腸寸斷。

「五百江先生，如果沒什麼事的話，我們要走了？」

兩個侍女查覺情形不對，唯恐自己多嘴息事，慌慌張張的走遠去。

四

「修先生。」

修太彷彿沒有聽見阿紺的叫聲，只木然的看著河面，臉上不時的抽動著。

「修先生。」

阿紺拉拉修太的衣袖。

「不要煩我！」

修太甩開阿紺，仍然繼續看著河面。

「快走啦！人家都一直在看我們。」

——你這隻笨豬，把照代當成仙女一樣疼愛，結果呢？哼！女人都喜歡長得漂亮的男人，你又不漂亮，照代怎麼會喜歡你呢？奇怪的是，偏偏我就愛上你這個醜八怪，這樣也好，照代跟別人跑了，你也好專心愛愛我。

阿紺怎能了解修太此時的心情？

雖然這是個拉攏修太心思的最好機會，但是不可操之過急，免得招來修太生氣。

阿紺精心設計了一套巧妙的攻術。

「修先生。」

修太戴起竹笠，啓步向前走去。

阿紺看著修太陰沉的臉，說：

「女人的舌頭總是比較長，那些話，你還是不要相信的好。」

「喔？妳也這麼想？我也不信！」

來來往往的過客，全不在修太眼中。修太彷彿走在黑暗的夜路，一雙脚，是走路的機械。

「修先生，我勸你不要直接去鎌倉，你那種性子，一遇到照代，不知會暴發成什麼樣子，不如我先去探一下虛實再作決定，你認爲呢？」

——這話說得不錯，要是讓我遇到照代，說不定我會一把把她捏死。

「再說，主水先生既然趕走了你弟弟，想必也不會放過照代，說不定你到鎌倉去，照代也已經早被趕走了。」

——無論天涯海角，我一定要找到她對我說明白，這個畜生！畜生！

「還有，如果你弟弟眞被趕走了，你還有什麼臉見你主君？」

——這話更說的不錯，如果他們兩個人眞的做出這種事情，我那有臉與主君和同僚見面？

五

阿紺苦口婆心的勸了半天。

「這樣好了，先到我家住下，我到鎌倉走一趟。」

修太也只好暫時由著阿紺。否則，如此冒失的面見主君，身爲家臣，也實在恥辱。

——哈！沒問題了！修先生就快成爲我的人了。

阿紺內心揚起勝利的微笑，表面上却虛僞的同情修太。

不久，阿紺帶著修太來到赤坂金井街，自己的家中。這是在槍靶射擊練習場附近，一間名叫妙福寺旁邊的小屋子，非常寧靜。

「兵六！」

兵六聽到阿紺的聲音，打著赤膊，就從屋內跳了出來，一看自己的鍾馗露出來，又怕人看見，趕忙進屋披件外衣。

「老大，妳回來啦？」

本來是高高興興的一張臉，一看到修太也跟來，臉又拉得長長的。

——哼！又把這小子帶回來了。

「你那是什麼鬼臉？快去倒洗脚水來！」

好久沒有聽到阿紺厲聲的命令，兵六趕緊到後面，裝了盆水端來，絲毫不敢怠慢。

「替修先生洗脚。」

「叫我？」

「不叫你叫誰？怎麼？不肯？」

阿紺瞪了兵六一眼。

「哦！沒有啦！」

兵六心不甘，情不願的蹲在修太面前。

「不必了，我自己洗。」修太說。

「嘿！這樣好，我可以去洗老大的脚，嘿！嘿！」

兵六手脚靈活，動作迅速，不一會兒，又端來一盆水。

「老大，洗脚！」

阿紺坐在榻上，兩脚放進水裏。

「嘿嘿……」

「喂！洗脚有什麼好笑的？」

「沒啦！沒啦！嘿嘿……」

「討厭！癢死了！什麼嘛！好了！好了！擦乾！」

阿紺嚷嚷喊喊，爬上榻榻米。

「兵六，去打酒來！咦？你在做什麼？」

「我在洗脚。」

「你幹麼洗脚？」

「老大的洗脚水，倒掉太可惜了，我也順便洗洗脚嘛！嘿嘿嘿……」

六

「我眞拿你沒辦法，快去打酒，回來再去四谷府問候主君。」

「是。哼！」

「哼什麼？」

「沒啦！我就要去打酒了。」

——討厭！五百江這小子好像主人，我就要在大太陽底下跑來跑去，哼！眞不公平。

「你還不走，在嘀咕什麼？」阿紺在房中罵。

「要走了啦！要走了啦！」

兵六從四谷府回來，向阿紺說：

「明天傍晚，請妳走一趟。」

而後，默默的，嘟著嘴離開。

阿紺所說的四谷主君，正是阿部對馬守重次。他是在寬永十五年，登中家老中的席位。數年以前，阿紺曾在阿部家中爲妾，雖然時間短暫，但得受對馬守寵愛。只因爲阿紺不安於室，對這種侍奉主君的工作感到厭煩，最後才離開阿部家。

當然，原因不止於此。

對馬守不但了解阿紺野馬般的個性，也知道她有一手很好的手裏劍功夫。

——妳在什麼地方學得這種功夫？

曾有一次，對馬守看見阿紺投擲手裏劍的形態，像孩子在遊戲一般輕鬆自如，好奇的這麼問妳。

——我父親是武術指導老師。

美麗的容姿，加上絕好的功夫，使得阿紺這女孩子，更顯得出類拔萃，與衆不同。她曾經愛上一個江湖賣藝的浪人，因此而受嚴父趕出。之後，她便跟隨著這個浪人，浪跡天下。不幸，浪人早逝，她只好返鄉，不料，父親也已過世多時，後此，她變成天涯孤女，獨自四處奔走。當時，她決心要樂觀的向命運挑戰，所以也不感覺特別無助。只因生活困苦，不得不以服侍主君對馬守爲業，謀得一口飯吃。

因容貌俏麗，深受對馬守喜愛，因而入府爲妾。本來是一般女人最覬覦的榮華富貴，對阿紺而言，却輕如浮雲。身爲大名愛妾，阿紺全然不感到興趣。

對馬守看見此女不安於室，不守本分，所以不久之後，辭了她的職，另派她作密探的工作。條件，就是她的美貌，和她的手裏劍功夫。

擔任密探工作之後，阿紺不但可按月拿到相當數目的薪水，並且可以在外自由活動，不受拘束，所以阿紺很滿意這份工作，樂此不疲。

七

阿部對馬守重次，這時候四十四歲。

他原是出生爲次子，曾經一度受三浦監物招領爲養子。因親生大哥早死，不得已又回到阿部家，繼承父親職位。結果，他的俸祿高達九萬八千石。是德川家時代，百三河以來，最稱道的忠臣節士，爲國家策畫計謀，立下許多大功。

他最拿手的政策，就是密探政策。

寬永十年，駿河大納言忠長召回領國，寄身高崎城，後來不堪其辱而自殺的事件，也是對馬守的密探政策一手促成。

中年以後的他，變得圓滑、冷淡而世故。最後，家光將軍死後，他不顧衆人諫止，而隨將軍殉死。因爲，他知道多活幾年，不過徒然糟惹衆人的怨嫉以外，別無其他好處。

回到自己別墅裏閒家，不光只是爲了酒色消遣，他常坐在書房看書，或在院裏靜思。常常有一些不明來路的陌生客人與他談話，談些什麼，却沒有人知道。直到陌生客人出去，他又重新落入沉思。

今天，出現在對馬守面前的，是阿紺。

「主君，好久不見。」

對馬守抬起頭來，凝視阿紺美麗的臉孔。

「阿紺，一般的女人，從鄉下到江戶來，會變得比較漂亮，怎麼妳不同？從江戶到鄉下去，反而使妳看起來更迷人了？」

「主君，不來了，你又尋我開心？」

「是眞的啊！太久沒看到妳，眞想抱抱妳。」

「唉唷！別這樣嘛！」

阿紺瞟了對馬守一眼，馬上言歸正傳。

當然，阿紺還是出身於有教養的名流家室，很知道事情的重輕份量。

「關於會津的事，我寫信來過了。」

「我看過妳的信了，但是，我還想了解得更詳細一點。」

阿部對馬守嚴厲而又老成的臉，又重新浮現出來。

八

阿紺一本正經的開始說明：

「加藤明成視崛主水爲眼中釘，沒收了前將軍交給崛主水的采配。崛主水憤而離去，光天化日之下，帶著大批人馬，堂堂退出會津藩，並且向會津鳴槍示威，明成火上加油，正派殺手到處追殺崛主水。」

這些，對馬守早已得到情報，但是表面上佯若不知，仔細的傾聽著。他的原則，就是在同一地方派出許多密探，再把每一個密探所帶回來的消息，加以研究檢討，以求得最正確的結論。

「原來如此？」對馬守爲了要得到更多的資料，常有一些問題發問：「明成派出多少殺手追殺崛主水？」

「殺手分成三批，每一批大約十五個人，一共是四、五十個人左右，其中還有密探夾雜。不過，這些殺手，有一半以上被崛主水的家臣五百江修太斬死。」

「五百江一個人？」

「是，五百江這個人的刀法很好，眞是與世無雙。」

「妳怎麼知道是五百江一個人的成績？」

「因爲五百江曾經和會津藩士打鬪，被我撞見，我醫好他的傷勢之後，一直同行到江戶。在這途中，他有好幾次和刺客殺手交戰，身手非凡，刀法神妙，全是我親眼所見的。」

「這麼說，五百江現在也在江戶？」

「是的，他打算到鎌倉找崛主水。」

對馬守靜靜的觀看阿紺，靜靜聆聽阿紺每一句話。

「阿紺，在這到江戶的路途中，妳一直跟他同行？就你們兩個人？」

「是的。」

「喔！這路途不短喔！」

「是！尤其五百江受傷傷勢不輕，我還等他傷勢痊癒以後，才啓程趕路。」

「嗯！那我知道了。」

「主君，您知道什麼？」

「我知道妳爲什麼愈變愈迷人的理由了。」

「主君，您這話什麼意思？」

「妳呀！又使出妳的拿手功夫誘拐五百江了？」

被對馬守一語言中，阿紺不覺臉紅，但她生性坦白，也並未掩飾。

「主君好眼力，說得一點也不錯。」

九

也許曾和對馬守親近過，所以阿紺更坦白的反問一句：

「不好嗎？主君！」

「哈哈！好！好！這是妳的福氣，多加點油吧！啊？」

「可是，主君啊！我這回失敗了。」

「怎麼會呢？」

「我到這個時候還在鬧單相思呢！」

「什麼？被妳這種女人愛上了，還要讓妳單相思？那麼，這個男人分明是個木頭人嘛！」

「五百江一心一意只愛他的絕世嬌妻，我的拿手功夫，對他一點也不起作用。」

「那五百江的妻子，現在在那裏？」

「聽說跟著崛主水到鎌倉去了？」阿紺笑一笑，說：「這件事情，可眞有趣。」

「怎麼個有趣法？」

「聽說五百江那個被成瀨家收養的弟弟修次郎，去到鎌倉和五百江的太太有曖昧關係，五百江聽到這個消息，氣得像頭怒獅一樣，急得要馬上去了鎌倉。我阻止他別去，先到我家住下，我先爲他探個虛實再說。」

成瀨修次郎在閉門中，因與同藩內藤阿妙私通，因而阿妙成爲明成的小妾，修次郎離藩。這件事情，對馬守早已得知。唯獨鎌倉的事情，他還是第一次聽見。

「阿紺，妳就跟五百江一起到鎌倉去吧！」

不知爲什麼，對馬守突然發出這個命令。

「可是崛主水已經不在鎌倉了。」對馬守又說。

「嗯？」阿紺覺得驚訝。

「崛主水已經向西出發，妻室寄在東慶寺。有人來告訴我，明成的殺手已經追到東慶寺，妄想入寺拿人。」

「喔！崛主水已經不在鎌倉了？」

「嗯！不過，不必向五百江說明，僅管去就是了。」

「是。」

「無論如何，要把他留在妳身邊，別讓他離開妳。」

「嗯！這正如我願。」

「嘖！」對馬守苦笑一聲：「妳怎麼愛他都無關要緊，只要照著我的命令去做就行了。」

「主君還有什麼命令？」

十

「五百江知道崛主水不在鎌倉，想必也追往西邊去。」

「很有可能。」

「妳就跟五百江一起，跟踪崛主水。」

「是。」

「跟著心愛的男人一同旅行，滋味很不錯吧？」

「主君，你又來了！」

「嗯？妳不是挺高興的嗎？」

「你這個主君，好壞！」

「我壞？怎麼會？我是爲妳打算啊！」

對馬守說完，搖搖鈴，叫進來一名內侍。

「長谷，給阿紺路費！」對馬守又轉向阿紺說：「阿紺，這件事就麻煩妳了？」

「是。」

阿紺欣然離去。

對馬守見阿紺離去，又陷入沉思狀態。

這時，院內一棵樹上有一隻鳥，正發出奇怪的叫聲。

「進來。」

對馬守低聲說。

那棵樹搖了一下，一隻像鳥影一般迅速的黑影跳下，落在走廊上跪著。

「你什麼時候來的？」

「剛到。」

原來是小豆丸。

小豆丸早已受對馬守任用，爲對馬守工作，這次來報的消息，大致與阿紺所說的相同。

「阿紺剛剛才走。」

「我知道。」

「你遇到她了嗎？」

「沒有。」小豆丸笑笑，說：「我聞到女人的味道了，特別是她那種獨特的香味，再過半刻，也聞得出來。」

「喔！你的鼻子眞靈。」

「是。」

「聽阿紺說，五百江的弟弟修次郎，在鎌倉和五百江的妻子有曖昧關係？」

「阿紺說啦？」

爲什麼阿紺也知道這件事？小豆丸心中既奇怪又著急。

——糟了，既然阿紺知道，那麼修太也一定知道。

想起修次郎的一生，小豆丸很是爲他擔心。

「阿紺的消息可眞靈通啊！修次郎現在怎麼樣呢？」

「他被主水趕走，現在大概在江戶。」

「他要如何打算？」

「也不知道。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一一

「好，小豆丸，你想辦法讓修次郎回到會津去。」

對馬守又下了一個怪命令。

「回去會津？這不等於叫他去死嗎？」

「你不要管那麼多，儘管把他帶回會津就行啦！」

「是。」

「聽說修次郎有一個愛人，名叫阿妙，現在是明成的妾，是不是眞的？」

「是眞的。」

「你就以救阿妙出來爲理由，把修次郎帶回會津；再說，阿妙一定不肯就此留在明成身邊，也必須早點救她出火坑才是。」

——這項太危險了。

小豆丸幾乎沒有勇氣承諾。

「你就跟著修次郎回到會津，暗中探探明成的動靜。對於修次郎，你要盡力去幫助他。」

——修次郎回會津，當然要我陪著一道去，怎麼可以讓他單獨深入虎穴呢？

小豆丸思索清楚，於是向對馬守承諾：

「這事情我知道了，我會盡力去做。」

「嗯！聽說明成主持的加藤家，已是政治腐敗，生活萎靡，你務必調查清楚，回來報告，別忘了！這是你的第一使命。」

「是。」

「其次呢，明成爲了追殺主水，今後不知道會使出幾種陰險卑鄙的手段，你也要調查清楚，回來報告。」

「是。」

「盡可能把阿妙帶離明成身邊，連同修次郎一同帶來江戶，他們兩個是最好的證人。」

「是。」

「須不須要人手幫忙？還是你一個人行動？」

「我一個人行動，會比較方便一點。」

「嗯！你勇敢，大膽，永遠都叫我信任！」

「那麼我告辭了。」

小豆丸起身準備離去。

「等一下。」

對馬守搖搖鈴，方才那位內侍又走了出來。雖然看到全身黑衣裝束的小豆丸，離奇的不經大門進入院內，內侍也不感到奇怪，因爲這可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對馬守命令內侍取一些錢來。

「小豆丸，工作須要用錢，拿去吧！」

「那我就不客氣收下了，多謝主君！」

小豆丸恭恭敬敬，把錢接過手。

「主君，您看今晚上的月色不錯吧？」

小豆丸往天上一指，對馬守順著所指的方向看去，再回頭時，小豆丸已不知去向了。」

一二

阿紺出門之後，兵六向坐在床上的修太說：「五百江老大！」

「嗯？」

「嘿嘿嘿！有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你想說什麼？別客氣啊！」

「你是不是跟我們老大……嘿嘿嘿……」

「別胡思亂想，絕對沒有的事。」

「啊？眞的？眞多謝你了！」

「謝我？爲什麼？」

「哦！沒什麼啦！不過……有一點，我始終想不過哩！」

「什麼事情想不通？」

「五百江老大，我們老大那麼細白柔軟的皮膚擺在你眼前，你一點都不心動啊！嘿！奇怪！你這種怪人，我倒是第一次遇見。」

「是嗎？」

「喂！你是不是很討厭她？」

「她人很親切可愛，而且爽朗美麗，我怎麼會討厭她呢？」

「那你爲什麼要拒絕她？」

「難道我不去玷汚她，是錯了？」

「這話不是這樣說，我們男人嘛！總是需要……」

「我不需要！」

「啊？你？哦！也好，雖然有點奇怪，不過這樣可以使我安下不少心。」

看見修太和阿紺出雙入對的，兵六以爲他們早有不尋常的關係，心中正在納悶。這會兒聽到修太坦白說明，心中彷彿擱下了一塊石頭，興奮得忘了形，湊前去在修太臉頰上親一下。

——這五百江老大眞了不起，能够不被女色迷住。

兵六這下子，打從心底欽佩修太。

「到底是劍法高超的武士，就有與衆不同的地方，實在令人欽佩！欽佩！」

「兵六，你什麼時候也學會誇起我來了？」

「沒啦！我本來就很欽佩你，你的確與衆不同。」

「不，我是沒有用的男人，連妻子都敢違背我。」

「嗯！我聽說你太太，長得國色天香，漂亮得很呢！」

「嗯！太美了，我應該配不過她的。」

修太的聲音，好似從地底下發出來的，那麼陰沉，那麼黯然。使得兵六一時不知如何作答，只好四處看看，沉默不語。」

「兵六！我想出去走走。」修太站起身來，向門外走去。

一三

外面仍然很熱，修太走在廊下陰處，對江戶街道走去，熱鬧的情形，全然不感到興趣。他心裏，只想一件事情：

——照代，修次郎……會嗎？

很想打消這個無稽的念頭，但是又不能不懷疑，照代漂亮，修次郎英俊，他們有可能會彼此愛慕……不，他們都不是那種人，這一定是誤會，一定是。

同樣一個旋渦，在腦海中盤旋了好久好久，不知不覺的，已走了很遠的路。

午時漸漸過去，太陽緩緩移向西邊。

修太走到城的西方，在一個很大的池邊停下脚步。

——這就是溜池嗎？

突然，他看見一個年輕武士，從池邊走向幸御門。那背影雖然和自己隔有一段距離，但是，從小看到大的血親手足，即使沒看到臉，也能够認出來。

修太全身抽得好緊。

——修次郎！

修太奔過去，喊：「修次郎！」

「大哥！」

修次郎剎時回頭，臉上的表情好複雜，他雖然並未鑄下大錯，但內心却異常膽怯。面對這個日夜思念的大哥，在此一刻，他竟然沒勇氣有與大哥正面相對。

以修太而言，弟弟這張臉上的表情，正是內心愧疚的流露。

「修次郎，你……」

修太忿怒的火焰，已在臉上燃燒起來。修次郎看此情形，內心更加害怕。

是不是有人把照代的事情告訴大哥了？

——我又沒有做壞事，大哥不該只憑著一些片面之詞，就來懷疑我。而大嫂也是因爲離開大哥太久，內心寂寞，才導致這意外的行舉發生。無論如何，這場誤會一定要解開才行。

——可是，要怎麼樣向大哥說明呢！大哥現在，不知有多生氣啊！

一四

年輕少經驗的修次郎，對著大哥，不知從何說起。

「修次郎，你到底跟照代……」

修太勉强壓抑內心的衝動，好久才吐出這幾個字。

「我已經離開鎌倉，不知她最近的情形。」

「你爲什麼要離開鎌倉？」

「這……」

「是被主君趕走的？」

「是，但是……」

「跟照代私通被主君看見，所以被趕走了？」

「沒有，我沒有跟大嫂私通！」

「修次郎，你不曾對我撒過謊，是不是？說實話！」

「那完全是主水先生誤會我，我眞的沒有跟大嫂私通。」

「爲什麼主君爲誤解你？」

「因爲主水先生看到我跟大嫂，在廟後面的森林裏談話！所以……」

「你跟照代，都到森林裏去幹什麼，幽會？是不是？」

「不是幽會！只是……」

「只是什麼？」

「大嫂說，有話要問我，所以……」

「談話也要躲到森林裏去嗎？」

——到底應該如何回答大哥的問題？修次郎腦中一片混亂，眞想卽刻找個地洞鑽進去。

「怎麼樣？修次郎，爲什麼不敢看著大哥的臉說話？如果你沒有做錯事，應該會回答我的問題。」

「大嫂說，大哥不在，她很寂寞……我們又聊聊以前在會津的事。」

「修次郎……」

修太努力壓抑卽將爆發的憤怒。

「你以爲這種騙小孩的方法，可以騙得了你大哥嗎。」

「大哥，你不要生氣，大嫂說她愛我，可能是因爲太寂寞，所以一時糊塗，才……」

「照代對你怎麼樣？說！」

「大哥，不是，大嫂她，她只是……」

「哼！我知道了，照代愛上了你這個傻子，你也……」修太臉色發青，表情變得好可怕：

「你也跟照代，聯合起來違叛我，是不是？修次郎！」

一五

「不是，不是，絕對不是，我知道大嫂一時迷糊，所以我沒有把她的話當眞，我眞的沒有對大哥，大哥，你不要誤會我，求求你，大哥！」

修次郎努力辯解，但是修太已被猛毒的怨恨充斥著全身上下，聽不進修次郎的每一句話了。

「不必解釋了！修次郎，眞沒想到，你竟敢跟照代……」

世界上，最心愛的嬌妻，和最疼惜的小弟一起違背他，做出不義的事情，這是悲哀！何等痛心！修太再也聽不進修次郎任何辯解。

「修次郎，我要殺你！」

「不行，大哥，你不可以……」

修次郎拔腿就跑，修太緊追在背後。

「你不要跑！」修太正好伸手抓住修次郎背後的腰帶時，有個人插進他們兩個中間。

「等一下！五百江先生，你不可如此衝動！」

從四谷阿部對馬守底邸出來的小豆丸，正好路過這裏。

「放開！小豆丸，我要制裁這個不義者！」

「不行！」

小豆丸抱住修太，對修次郎說：「成瀨先生，這裡交給我處理，你快走！」

修次郎聽小豆丸一說，立卽頭也不回的跑開了。

「五百江先生，你生氣是當然的，可是也不能如此衝動啊！」

小豆丸雖然也懷疑修次郎和照代之間的關係，但是他庇護著修次郎的心理，還是比責怪修次郎的心理，强得很多。

「照代和修次郎，兩個人年紀都還很輕，難免有一時糊塗的時候，再說，修次郎現在已經反悔，離開照代來到江戶，你應該放寬度量，原諒他們才對呀！」

小豆丸努力幫著修次郎辯解，本想就此化開一場紛爭，殊不知却得到了反效果。

——原來小豆丸也知道他們的事，嗯——太可惡了，他們爲什麼都瞞著我？

修太的憤怒，有加無已。

「不可原諒，說什麼都不可原諒，小豆丸，你放開！」

「不！」

兩個人正在拉扯之間，修次郎已經逃得好遠去了。

——無論如何，要向小豆丸說明，以便於解開大哥的誤會。

修次郎停下脚來，靜靜的思索著。

高野騷動

一

紀州五十三萬五千石俸祿的德川賴宣，自從元和五年以來，所住和歌山上的白城，乃是在紀之川口左岸。在吹上峰上，有棟五層高的天守閣，巍然聳立。

自遠處看，峰形有如虎伏之勢，因此又名虎伏山。所建城閣，正好有如老虎伸出的前脚。山峰最高處，有如老虎擡頭，昂然的向南海咆哮。

賴宣原是家康第十子，生性豪爽、智仁勇皆全，是當時，被稱爲最好最偉的大名。

主水主從一行，來到和歌山下，已是秋風掃落葉的時節。

他們因爲路途中，接二連三的事故，所以延緩了到城日期。那些事故起因，正是明成所派來的殺手。

雖然每一次遇見殺手，皆能主從合心合力擊退對方。可是，主水一行，亦不無損傷。首先，是田原死在駿河河邊，其次，是安本在尾州受重傷。

爲了給安本療傷，他們曾在名古屋城裏逗留多時，待安本傷重不治死亡，他們再啓程前進。

進入伊勢路時，在一次相當大規模的攻擊中，眞鍋小兵衞受重傷。爲了等他痊癒，又躭擱多時。

好不容易，主水、多賀井、眞鍋、本岡，以及照代，一行五人，終於到達和歌山。

——終於到和歌山了。

主水主從一行，鬆了一古氣，欣賞一下初秋爽淨的天空，和屹立在山上的天守閣。

他們未稍停留，卽刻向長門守的府邸前進。

三浦長門守是國老之一，擁有一萬石的領俸，威風凜凜。

知道主水已到達府邸，欣然出迎，恭敬備主。

以主水而言，當年大坂之役，並沒有給長門守多大的幫助；但是以長門守而言，主水却是一救命大恩人。

「長門守先生，這次多蒙照顧，內心感濟萬分。」

無論如何，崛主水現在是個浪人，對於長門守雪中送炭的幫助，主水打自內心，有無限的感激。

「不必客氣，雖然我不能好好招待你，但至少你可以留住在此。關於你信上所提之事，

我去向主君請求，看是否能留你在此爲官。」

「萬事拜託你了。」

一切詳細情形，等待生活穩定之後再談。長門守吩咐手下，整理兩間空房，讓主水一行住下。

照代被認爲是主水愛妾，理當和主水同房；另外一房，則由多賀井、眞鍋、本岡三人同住。

二

三浦長門守一心希望能幫助主水再度爲官，但是，不幸的，紀州家其他家老一致反對。首先，是首席家老安藤帶刀提出異議，其次，水野出雲守、久野左門、彥板九郎兵衞、大崎玄藩掘頭……等人也陸續提出反對的理由。

「加藤崛主水，不是一、兩千石俸祿即能聘用的人，在今天這樣的太平昇世，誰又須要用高薪俸祿去聘用他呢？」

「本藩自藩主以下各主要家臣，都來自權現身邊要人物，自三河之役以來，各都有名有望，僅管崛主水武功很强，但將他引來本藩，必會使藩內衆人不滿。」

「加藤明成無法無天，無惡不作，是衆所周知的，如果聘用主水，恐怕會惹來一陣風波，雖然我們可借用御三家的威名，對加藤明成不理不睬，但是要是被說成利用御三家的名義擅用覇權，這將於我們紀州家，恐怕是有害無益。」

每個家臣都以維持大體上的和平爲理由，不讚成任用崛主水在紀州家爲官，長門守也不能堅持己見。

——糟了！

水野出雲守看見長門守面有難色，於是說：

「長門守先生，我看這樣吧！你不妨把崛主水安排到其他地方做官，你也就沒什麼責任了，你意下如何。」

「這倒是可行的辦法。」

「你可以向毛利、島津、或伊達方面去試試，他們是外樣荒武者，明成可能莫他們奈何，再說，我們也可以幫上一點忙。」

「這樣也好，我去向大坂屋各藩商量看看。」

長門守千里迢迢去到大坂各藩走動，但卻沒有帶回來好消息。

戰國荒武者的大名們，一如被拔了牙的大獅，與貓無異，誰都不願意本地起風波，自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加藤家早在江戶聲明過了，聘用崛主水之事，恕不能效力。」

「我們不能漠視加藤家的聲明，所以不能啓用崛主水在此爲官。」

「本藩藩士已够用了，並沒有缺額。」

雖然每個人都對長門守客氣，但是，關於崛主水之事，大家却都愛莫能助。長門守悵然而回，又不敢據實相報主水，正在困惑不已，不知如何是好。

三

主水自從到達和歌山，一直都很安逸的過日子。

爲官之事委託給長門守，身邊又有照代相陪，既不必躭心藩中政務，亦不必和明成怒目相對，眞是他有生以來，最屬愜意的日子。

「照代，聽說紀三井寺，乃是這和歌山附近，最稱名於世的勝地，我們不妨前去遊賞一番。」

「好的，我們一起去看看。」

照代低下頭，露出白皙的頸項，令人迷戀。

照代已不再爲了暗戀修次郎的事被阻，而怨恨主水了。她現在一心期待主水可早日爲官，使她榮華富貴，安逸自由的度日子。那就是被她端麗的外表所撫掩的俗念，也正是她與修太共同生活時，從來不敢奢想的慾望。現在，這俗念，這慾望，已逐日明顯。

主水帶著照代、多賀井、眞鍋、平岡，一行五人離開長門守府邸。

紀三井寺在名草山的山腰。

寶龜元年（七七〇年），有個叫爲光上人，在此地建造此寺。寺的正堂，以十一面觀音爲本尊。此寺在西邊三十三國之中，是排列第二的靈場。

走完熱鬧的街道，來到山脚下，從「不許葷酒入寺門」的碑石左邊，緣著石梯上山。石梯繞向左邊，又繞向左邊，迤迤曲折，令人遐思，到達正堂門前的廣場，再往山下眺望，一望和歌城的全景，眞是美不勝收。

主水一行望見寺門前的鐘樓多寶塔，不禁嘆讚：

「這景色太美了！」

「眞的！」

主水一行已渾然忘我，會津的景物早已拋置腦後，

「聽說紀三井寺的名字，是爲了和近江三井寺分明。」多賀井說。

「寺內有清淨水，楊柳水，吉祥水，這三種靈水，放名三井寺，後來爲了和近江三井寺區分，所以又改名紀三井寺。」眞鍋補充說。

「眞鍋，眞看不出你還懂得不少呢！」主水笑著說。

「不，我昨晚上才聽來的。」眞鍋老實的說。

五個人觀賞完畢，正準備走下石階時，照代不小心跌了一跤，輕叫了一聲。

四

「怎麼啦？」

主水回過頭，彎下上半身準備扶起照代。

這一彎身，救了主水一命。

一支箭正好插過主水肩頭，碰到石梯而折成二斷。

「啊！」

眞鍋撿起斷箭一看，原來是一尺長的短箭。

多賀井順著箭飛來的方向，走入灌木樹林間。

「啊！刺客！」

平岡看見石梯下方，有個人行動快速的向遠方跑去。平岡和看鍋立卽追去，但無法追上，只好空手而回。

「很可能是密探。」

「可惡！竟敢跟到這裏來攻擊我。」

一時打消了遊山玩水的興緻，主水一行戰戰兢兢的回到長門守府邸。

「主君，我看方才的事，還是別先告訴長門守先生。」

「當然。」

多賀井和主水走進府邸大門時，第二次可怕的攻擊又發生了。

那是好幾把手裏劍，在昏黃的夕日陽光中，連續向主水的胸部前射過來。

一向留意危險的主水，很敏捷的躲開了。

「散開！」

他們四處張望，除了正門，沒有可以隱蔽的場所，到底手裏劍是從那個方向射來的呢？

「多賀井，在牆上！」

伏下身體的主水，在說話的剎那間，一把手裏劍又飛過來，但仍未射著主水。

主水起身向前跑去，平岡，多賀井，平岡隨後跟著。

伏身在牆上的刺客，縱身一跳，消失在屋裏。

「在屋裏！刺客跑進屋裏去了。」

眞鍋大叫一聲，飛奔入屋，頓時，屋內興起一陣大騷動。

「走廊下，牀舖下，都要仔細的找！」主水指示大家行動。

於是有將近三十個人包圍牀舖。

當三十個人包圍的範圍愈縮愈小，並且大家都已拔出大刀，向牀下準備砍去時。

另一角。

——啊！

一聲尖叫之下，自牀下噴出濃濃白煙，白煙中，一團黑影擊破重圍而逃。

五

「刺客逃了！」

「追啊！」

刺客逃向院裏，躲在樹叢裏，又跳向牆外，消失了踪影。

瞬間，槍聲一響，另外一位刺客從牆上被擊斃，落在地上。

他的背部被擊中一槍。

多賀井剝下他的覆面巾。

「我曾經見過這個人！」

「我也見過，他就是會津藩的密探，叫做宇介。」平岡搶著說。

事發過後，紀州藩內各重臣，紛紛向長門守提出抗議。

「長門守先生，我們知道你對主水先生一番深重的友情，但是，把主水先生留在我們藩內，無異於留下一個禍根啊！」

「加藤藩主處心積慮要殺主水先生，我看既然追手已追到這裏，主水先生住在這裏也不見得安全，還是趁早離開吧！」

長門守自己，也感到很困惑。

每個人所說的話，都很實在，但是，要趕走主水，這話却不好說。

水野出雲守是聰明人，馬上爲長門守想到好計策。

「長門守先生，你可以勸主水先生去高野山，那裏是殺生禁地，明成恐怕也不敢入境殺生吧。」

到此地步，也無他法了。長門守只好勉爲其難的告訴主水。

好在主水是個明白人，對於長門守爲難之處，頗爲體諒他。

「我也不好在此地打擾太久，我會馬上到高野山去。」

「高野山文珠院和紀州家姻緣很深，我可先去拜託住持人智原。」

「那就麻煩你跑一趟。」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避風港，却又不能久留。

主水一行，很快的起程前往高野。

「主君，照代要怎麼辦？高野山不准女人入山的。」

聽多賀井一提醒，主水想了一會兒，然後說：

「還是帶她去。」

「啊？」

「不要緊，叫她女扮男裝，不就行了？」

主水是眞的離不開照代了。

照代改裝成小僕人，與平岡先走一步；主水和多賀井、眞鍋三個人，受紀州藩士護送到九度山口，才上高野山去。

六

主水一行到達高野山的第二天，有另外三個人也進入和歌山內。其中包括二男一女。這三個人造訪三浦長門守的府邸，領先進入府邸大門，是一個高而瘦的男人。

「聽說崛主水住在貴府，拜託你爲我傳話，就說他的家臣五百江修太來此地見他。」

修太、阿紺、兵六，一行三個人，終於追到和歌山來了。

他們進來的原因，是修太與修次郎見面之後，回到阿紺屋裏，無緣無故的鬧了一病，或許因爲長時間行走，得了暑氣；也或許是心理上的痛苦，因而致病。

以一個態度嚴正，不容稍許通融餘地的修太來說，怎能忍受弟弟與妻子違背他的打擊呢？因此，修太一度沉於精神萎靡不振的狀態之中，多賴阿紺細心照顧，才有些許恢復。

——嘖！嘖！老大很偏心！拿她對那小子的溫柔，百分之一給我，我就滿足了。」

兵六很嫉妒阿紺細心看顧修太的情形。

修太病好，卽起程到鎌倉。這是修太的意願，也是阿部對馬守授予阿紺的命令。

「好，修先生，咱們一起到鎌倉去。」

到達鎌倉海藏寺，主水已經起身前往紀州，所以修太一行立卽隨後追來到和歌山。

長門守的手下家臣，知道修太是主水的家臣，於是很客氣的告訴修太，主水已動身前往高野文珠院的消息。

離開長門院的府邸之後，修太說：

「阿紺，我要去高野！」

「好哇！」

「那麼，我們就在此分手，受妳百般照顧，及一切恩惠，我當沒齒難忘，來日再報。」

「管你有沒有牙齒，我不會離開你就是了。」

「這不可能，高野山是女人禁地。」

「我知道，不要你告訴我。」

「所以，我說我們就在此離別。」

「唉呀！你眞笨！我女扮男裝，不就可以入山了？」

「啊？」

「你不信？好！我馬上變裝給你看！」

七

「老大，不好啦！女扮男裝，萬一被發現了，很難爲情的。」

兵六在一旁插嘴說道。不料被阿紺一聲喝住：

「你少插嘴！我阿紺做事，什麼時候露過一點蛛絲馬跡？」

「可是……」

「煩死人了，又是可是可是，回江戶去，我的事不要你管！」

「不行啦！我是老大忠實的僕人兵六，怎麼可以把老大丟下不管，一個人回江戶去呢？」

「那就少廢話，少插嘴，猪！」

修太也力加阻止，但阿紺心意已定，任何人無法改變她。

不久，阿紺也打扮成僕人模樣，和修太、兵六，一同前往高野山的路途。

他們從紀伊街道，翻過九度山，渡過紀之川，到達慈尊院。從慈尊院到高野山，又經過町石道，每過一町，就有一路牌，整條路上，一共有一百八十支路牌。

這條道路兩旁，種有蒼勁的老樹，所以不被太陽晒到，給人一種秋氣涼冷的感覺。

前不遠處，有個十四、五歲的男童，背上背著一包野菜，肩上擔著一擔秋草，好像很重。

「你的野菜要拿去賣嗎？」兵六問。

「不，這是雜事登。」

「雜事登？什麼叫雜事登？」

在高野山麓，野菜叢生，拿這些野菜，配上一朵花到大師廟裏奉供，並送給最爲皈依的寺院，這就是雜事登。

孩童詳細說明之後，兵六感慨的說：

「那這些和尚，可有的享受了。」

來到矢立，遇到一些麻生津口的人。因爲有阿紺同行，修太一行不願和這些人搶路，默默跟在背後，慢慢爬上高野山。

爬到山頂大門時，已近黃昏。

寺內範圍，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廣濶，眞叫人意外，在海拔一千公尺的深山之內，怎麼有如此廣濶的空地呢？

雖然空大廣濶，但寺院的建築却很完整的利用這塊空地，沒有絲毫浪費。所有的堂塔伽藍、坊舍宿室，大小一共有好幾千間。

「哇！好大！」修太愕然。

「這麼大的地方，能找到文珠院嗎？」兵六很耽心的問。

八

樹間有薄霧瀰漫，寂靜之中，有隱隱約約的鐘聲，唸經聲傳出來。

「我們一直往前走，到金堂旁邊往左彎就是了。」

修太好像曾經來過似的，走在前頭頭路，但是每一間寺院的建築，各都大同小異，要找到文珠院，實在不容易。

「奇怪，會不會迷路了？」

三個人站在一棵蒼勁的老樹底下，一條石階的半途中，四處張望。

「你看那邊的白牆壁！」

大家順著阿紺所指的方向看去。

「啊！」

修太輕輕叫了一聲，用手勢指示阿紺和兵六躲進樹林間，修太則伏下身，往前爬去。

有十個人影圍著那一面白牆，指指點點，不知在計議一些什麼。

——奇怪。

修太借著樹幹掩身，一步步往前移，已經可以看到那些覆面的怪客。

猛然的，修太聽到。

——主水！

這是那些人在商議中，不小心露出的口聲，被修太聽到。

——他們竟敢追到文珠院來了？

——這裏是殺生禁地，他們想來破壞這一項戒條嗎？

——我不能眼睜睜的，看他們來殺我的主君。

修太拔出大刀，在那一羣刺客面前出現。

「你們是什麼人？」

這些覆面的怪客，被突如其來的聲音嚇得紛紛回過頭來。

其中一個，向修太前進一步，說道：

「不要多管閒事，當作視苦無睹，閃到一邊去。」

也許是因爲不想節外生枝，另起衝突，所以此人說話的聲音，相當穩當。

「你們報上名來，視苦無睹，也要看情況而定。」

「很抱歉！恕不能奉告我們的名字。」

「你們不說，我來替你們說。你們是會津加藤家的人，對不對？」

「什麼？你知道？」

這些覆面人，頓時殺氣騰騰，如臨大敵。

修太也滿身殺氣，不甘示弱的說：

「我是崛主水的家臣，五百江修太。」

九

「五百江？又是你！」

這些身負任務的蒙面客，作夢也沒想到修太會在這時候出現，個個都大吃一驚。

這時候，這一羣人的首領大喊一聲：

「殺！」

十數把大刀，一齊自腰中抽出，指向修太，殊不料修太動作更快，在右方一個人的肩已被斬下，哀號一聲，倒在地上。

一羣人倒退二、三步之後，又有第二個犧牲者，腹部被橫砍一刀，死去。

「來！」

修太振振刀上的血，凜然淒烈的高叫。

這個平日沉默寡語男人，一旦大刀出鞘，就豪氣爽然，只要被他的刀摸到，便是一條生命的喪失。這種氣魄，叫人無不爲之毛骨悚然。

「到他後面去。」對方的首領大叫。

於是，有三個人繞道修太右邊，打算攻擊修太背後。

修太突然蹴地而起，趁勢從一個人背後一刀劈去，落地時，已背靠白牆。

如此，瞬間功夫，已有三人淪爲修太的刀下鬼。

「來！」

修太眼中閃著自信和鬪志昂然的光茫。

——畜生！不跟你在此浪費時間。

對方首領，可能是在此一念，舉刀攻向修太。

鏘然一聲，刀鋒相對，修太一看對方的眼睛，驚奇的說道：

「啊！你是柳武兵衞。」

修太在會津，常和柳武兵衞照面，所以僅以一雙眼睛就能辨認。

此時的柳武兵衞，臉部隱藏在覆面巾下，顯然有了異樣的表情，兩眉不停的抽動，眼神逐漸木然，不一會兒，便僵直倒下，半邊臉上，染滿了血跡。

同在此刻，離開不遠的地方，有另一個人影出現在寺門。其模樣似乎才從屋裏探好消息而走出來的。

那個人影，看見修太阻擋了他們一行人的任務，便飛快的，用右才摸了摸懷中，投出數把十字型的手裏劍。

修太敏捷的伏下，手裏劍從他背後飛過，插在樹上。修太順才間，又砍中一個人的足踝。

十

手裏劍在空中飛過的聲音，停在一棵大樹上之後。修太回頭一看，牆上還有一個人影。

「卑鄙！」

修太躍身而起，向那個黑影跑過去。對方的行動，輕巧的像一隻貓，跳落在地上，又向林中跑去，借著樹幹，掩護身體，準備在暗處攻擊修太。

當這個人，以密探高敏捷度的身手在林間跑動時，突然尖叫一聲，倒在地上，爬起來，又尖叫一聲倒下。

剩下數名蒙面怪客逃走之後，修太跑近倒在地上的密探身邊，阿紺也跟跑過來。

「阿紺，是妳嗎？」

「是啊！」

「本事眞大！」

密探可能是疏忽於修太以外的攻擊，故而失手，雙眼被手裏劍刺穿，倒在地上，痛苦不已。

「看看這個人是誰。」

修太剝開這個人的覆面巾一看。

「又是你！打從會津開始，你就千方百計的暗算我。」

原來，這個兩眼被手裏劍刺穿的人，正是凡七。

「你眞傻！千里迢迢追隨你的主君，爲他出生入死，爲他忠實工作……」凡七痛苦的說。

修太一把推開凡七的頭，害得凡七發出痛苦的嘶叫。

「我五百江修太爲什麼是傻子？難道我不該這樣做？」

「哼！你尊敬主水，因爲他是你的主君，可是你知道？他他現在正用你的妻子作他的愛妾。」

「什麼？照代？」

修太如同被一棒當頭打中，剎時天昏地暗，天旋地轉。

「亂講！你再亂講，我要扭斷你的脖子！」

「我從鎌倉，就跟踪主水，一直到這裏來，怎麼會亂講？照代是在鎌倉成爲主水的愛

妾。」

「畜生！」

修太激動踢了凡七一脚，凡七一聲悲鳴，臉部朝下不久，靜靜流出一絲血脈，正凡七咬是舌而死的跡象。

「主君，和照代……」

修太茫然的沿著，酷似一樽痛苦的木偶。從透進樹縫的月光下一看，修太的臉，凄厲得像隻魔鬼。

一一

因爲寺內範圍太廣，所以牆外爭鬪廝殺的聲音，傳不進牆內。

主水主從一行，安然的進行晚餐。

這時，有一個小和尙，匆忙的跑進來。

「主水先生，有個名叫五百江修太的人說要見您，好像幽靈一樣，好可怕的臉喲！」

打扮成僕人模樣的照代，比誰都害怕。筷子早已拿不稽手，而落在地上。

主水一時也不知該如何是好。

多賀井和眞鍋，則同時站起身來。

「交給我們去處理吧！」

兩個人於是並肩走出，到玄關大門站著。

修太果眞一如小和尙所說，一張酷似幽靈的臉，木然的站在式臺前。

「喔！五百江嗎？好久不見，主君去大坦，不在這裏了。」

兩個人很和氣的對修太說。

修太一動也不動，用一種陰氣凝，如同發自地獄的聲音說：

「不要騙我，一羣會津藩士才剛剛要來暗殺主君，怎麼會不在呢？」

「哦？哦！我說主君不在，就是不在。」

「好，主君不在，把照代帶出來。」

「照代？哈！女人不能上高野山，你又不是不知道。」

「多賀井，你還能算是一個武士嗎？」

「什麼？你說話得小心些，不可無禮！」

「如果你是武士，就不要向我撒謊，乖乖把照代帶出來。」

「她不在這裏。」

「你不帶她出來，我自己進去找。」

「五百江！不可亂來！」

「閃開！」

修太扶住刀柄，與多賀井，眞鍋怒目相對。多賀井和眞鍋，也準備拔刀。

「五百江，你瘋了？」

「我沒有瘋，眞鍋，我問你，主君收照代爲妾，這件事情可是眞的？」

「這……」

「是不是眞的？」

「照代和你弟弟修次郎私通，理當要斬，還是主君網開一面放了她，才收她爲妾的。」

「嗯？又是修次郎？」

「是呀！跟你弟弟私通的妻子，你還想要嗎？忘了吧！」

「那是我的事情，不要你管！今天，我要在此申明我和主水的主從關係，從此一刀兩斷！」

（上册完）

浪人・美女・劍

柴田錬三郎著
黎光譯

出版者：金蘭文化出版社
社址：臺北市汀州路四九九號之四
電話：3219274・3951723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一〇三一四九號
戶名：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〇八九一號

發行人：許素蘭
監印人：張耀先
印刷者：四維印刷廠有限公司
電話：九五一八九一四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上册）新台幣柒拾元
港幣拾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